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8nB203

雲峨喜禪師語錄

清 喜說　智恒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破山明題辭
    - 嚴大參序
  - 目次
  - 住霍丘大別山普濟禪寺語錄
  - 住河南光山縣普福禪院語錄
  - 住羅山縣國祥山龍池禪寺語錄
  - 住湖廣隨州法興寺語錄
  - 住河南汝州風穴禪寺語錄
  - 住陝西長安大興善寺語錄
  - 住風穴後錄
  - 問荅入室機緣
  - 拈古
  - 頌古
  - 讚偈
    - 大悲觀世音讚
    - 紫竹觀音
    - 過海觀音
    - 達磨
    - 布袋和尚
    - 幻有老和尚
    - 密雲老和尚
    - 林野老和尚
    - 送海峰侍者
    - 參禪偈
    - 華山寺次大州趙內閣壁間韻
    - 崇禎庚辰春江安次破山老人題蟠龍寺韻
    - 次本師天台山居韻
    - 正陽題觀音閣贈冉次齋
    - 贈別悅可兄住廣化
    - 春日感懷
    - 白兔亭和劉明府韻

- 荅用梅郭公遊風穴題大悲泉原韻兼呈刺史金翁
- 次復伊陽孫邑侯原韻
- 棲真留別諸兄
- 宿盛澤圓明寺
- 秀水歲暮述懷
- 初春天台送別雲將兄
- 登白楓山觀海
- 遊天台石梁橋
- 順治戊戌春同侍御直愚李公太史蕙巢張公二居士
- 壽金刺史五鍾翁
- 秋日和原韻贈送孫明府南歸
- 次原韻賀定州王刺史
- 遲司馬拉阮葉二邑侯以詩見訪次原韻奉賀
- 壽西安楊府尊
- 次復羅山尚居士原韻
- 復長安黃文學韻
- 盤龍寺步友人韻
- 送別雨堂
- 棲真歲暮述懷
- 過六合臥佛寺
- 荅馬雲孫居士原韻
- 中秋贈吉甫丁文學得嗣
- 謝凌司李過訪
- 金粟車水
- 送雲將兄歸里山居
- 焦山
- 巫山十二峰
- 天童客堂偶成
- 送凌司李歸粵
- 滁州示我空我靜二禪人
- 平行者求偈懺罪
- 示光州黃侯長
- 示五峰闇專使
- 寄五峰參眾
- 寄大興善寺易庵禪師
- 寄正法師
- 示文明禪人
- 題秋林禪悅圖

- 寤寐一如
- 寓滁州龍華寺有感
- 秋日客陽山寺
- 夏日初晴懷天台舊遊
- 送無礙兄
- 示惺知藏
- 浴堂
- 天童募緣疏
- 題風穴八景
- 錦屏風
  - 珍珠簾
  - 吳公洞
  - 仙人橋
  - 大慈泉
  - 翫月臺
  - 望州亭
  - 翠嵐亭
- 採花吟
- 寄茶芽鑑長老
- 示超玄郭恒輝
- 贈淵僧正生辰
- 示僧遊臺
- 寄朗上人關中
- 示鄖陽南明上人
- 示僧遊臺
- 寄興善林我鑑都寺
- 示交口玄宗上人
- 孫文學求偈保嗣
- 示曇晟禪人
- 過海
- 法洏
- 聯芳偈
  - 潼川斌雅鑑首座
  - 六安玄印恒侍者
  - 金堂彝峰一首座
  - 溧陽絳山莘知藏
  - 金堂斷峰真西堂
  - 南部雪兆性書記

        - 蓬溪含白徹書記
        - 太湖竺文憲侍者
    - 佛事
        - 為惺渠宗知客起龕
        - 為朗書記舉火
        - 為慧生侍者舉火
        - 為還真舉火
        - 為修明舉火
        - 為荷潔舉火
        - 為衡岳舉火
        - 為不二舉火
    - 雜著
        - 住鄧州慶祥寺安禪接眾引
        - 化浴室引
        - 齋榜
        - 茶榜
        - 入室規約
    - 行實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語錄題辭

雲峨喜公，蜀人也，始從老僧棒頭喝下深中此毒，自覺與眾不群，買艸鞋行腳，至吳越參諸方，眼高一世、道逗群機，毒氣一時陡發，幸吾弟林野劈頭痛與一劑消道解毒湯，渴可解、毒可散，自毒既瘥，即能毒人，但著毒者直教命根頓斷，不復更轉別症，返陰復陽，雜毒入心者也。老僧因讀其語錄，義不容默，乃書片言以冠其首。深愧鈍根不文，直向佛頭著糞，一任罵我否、笑我否，更誦一偈。

東家中毒西家發，豈料西家毒更深？自此吞雲并吐霧，相將賣弄老婆心。

時大清康熙貳年仲冬，寓金城醉佛樓，嗣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代破山明老僧書。

序

原夫五燈並照，單傳獨盛濟家，一葉分榮，正令全提，密室欲觀撐天拄地之作略，須憑超情絕識之體裁，慨今鸚舌蛙聲盡陳雜調，淺知薄解淆亂師承，惟有風穴堂上雲峨和尚，太白擎峰、中流砥柱，宗壇銕漢，風規丕著，於諸方汝海獰龍骨格迥超乎群趣，扶起當年剎竿，直使歷代祖師口啞；全提斬新條令，從教天下衲僧耳聾。參叩有神天，奔趨多龍象，鉗錘惡辣，不假薪傳，玅用縱橫，打開正眼，將見兒孫遍大地，何嘗佛法作人情？立謨範於萬仞之巔，振頹風於千秋之日鐘，鳴樹裏疑他清韻，出山來鼓響煙橫，幻似雷音驚夢起，十方坐斷，千里同風，說法深藏陷虎機，研窮須具金剛眼。

時大清康熙癸卯年季秋，七十四歲，同宗法弟[車*度]轢嚴大參合十謹題。

雲峨喜禪師語錄目次

序文
卷上
住霍丘大別山普濟禪寺語錄
住汝寧光山縣普福禪院語錄
住羅山國祥山龍池禪寺語錄
住湖廣隨州落黃法興寺語錄
住河南府汝州風穴禪寺語錄

卷下
住陝西長安大興善寺語錄
再住風穴禪寺語錄
問荅入室機緣
拈古
頌古
讚偈
佛事
雜著
行實

目錄終
雲峨喜禪師語錄卷上

嗣法門人智恒等編

住霍丘大別山普濟禪寺語錄

師在陽山受請，於順治七年庚寅十月八日進院。至山門。以拄杖指云：「我此法門廣大甚深，不入而入，水赴雲奔，且道：向上關捩子在甚麼處？」拽拄杖便入。
佛殿。云：「三身、四智、八解、六通，若喚作佛，笑殺渠儂，畢竟如何？」撒開坐具，云：「若向這裏親薦得，佛功德海讚無窮。」大展三拜。
方丈。據座，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提國，抱薪救焚。維摩杜口於毘耶離城，喫鹽止渴。新普濟這裏平如鏡面、峻若嶮崖，顧杼停機、欄腮劈脊，且道：為人在甚麼處？」喝一喝，卓一卓，便起。
即日，霍丘、固始兩郡緇素檀那請開堂。拈疏，云：「靈山奧旨，少室真宗，一一顯露，分明須知，盡從這裏流出。如其會得，不消重說偈言；脫或未委，輒煩表白，重為宣讀。」宣畢，指法座，云：「此名寶華王座，先聖據之說黃道白、指東畫西，惑亂人未有了日。即今變作一塊良田，喜上座便乃披毛戴角、拖犁拽耙，於中耕雲種月去也。還見麼？」便陞，拈香，云：「此一瓣香，端為支那帝主、北闕至尊，爇向爐中，祝延聖躬萬安，恭願心燈了了而常光佛日，慧炬煌煌而永燭堯天。」次拈云：「此一瓣香，奉為滿朝文武、天下官僚，伏願永作皇家之柱石，恒為佛法之金湯，并及當山請主、護法檀那、列剎耆舊、現前大眾，世世不忘般若之真因，生生徹證金剛之種智。」又拈云：「此一瓣香，混融三際、含裹十

虛，二十年撥艸瞻風，後到天台峰頂禮見箇不近人情老尊宿，直與一鎚擊碎，因茲痛恨難忘，今對人天眾前拈出，奉為現住浙江寧波府天童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代本師林野大和尚，爇向爐中，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陽山慧大師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單提向上巴鼻，凡聖莫測其源，而況第一義空向甚麼處著眼？如有解觀者，不妨眨上眉毛，出來相見。」

問：「世尊陞座，文殊白椎，世尊下座，未審說何法？」師云：「普濟岩前奔大壑，安陽頂上翫長空。」進云：「祖師西來，當為何事？」師云：「只為汝鼻孔不正。」進云：「來後如何？」師打云：「向這裏薦取。」進云：「和尚在這裏作麼生？」師云：「當面蹉過。」

問：「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如何是普濟正令？」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恁麼四大部洲皆仰望，十方圍繞法中王。」師云：「少汝一箇不得。」僧禮拜，師便打。

前僧復問：「大海有珠，誰人取得？」師云：「問了話又問話。」進云：「一切諸法本來是有，那箇是無？」師豎起拄杖，云：「且道：這是有？是無？」僧便喝，師便打。進云：「明眼人難瞞。」師云：「瞎。」進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瞎，瞎。」乃云：「萬里晴空，一天杲日，在處漁樵鼓舞，隨方物類欣歡，正是般若流通之際、舉揚正法之時。就裏四句百非當頭坐斷、迥絕淆訛，正眼洞明、十方寥廓，淨裸裸脫情塵、赤灑灑無向背，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天高群象正；恁麼不恁麼總得，海闊百川朝。然雖如是，且今日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真俗和同，主賓契合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云：「還委悉麼？兩輪日月光昭遠，萬古乾坤覆載隆。」(謝詞不錄)

復舉：「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恁麼為人，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歸方丈。」師云：「這二大老，一挨、一拶，一抑、一揚，可謂揭示當人正法眼藏，發揮從上佛祖家風。若或放過，則彼此作家；簡點將來，猶欠一著。山僧今日開堂，或有推出一僧，便乃一并打出法堂，不惟使他直下知恩，貴與人天作箇眼目。」卓拄杖一下，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當晚小參。驀拈拄杖，卓一卓，云：「無孔鐵鎚覿面拋，神驚魔伏鬼哮啕，庭前露柱纔偷覷，萬象森羅已痛遭。所以道：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俱未免喪身失命。雖然如是，且轉身吐氣一句又作麼生道？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開爐，小參。「結卻袋口，收拾闌殘，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不容學道，豈許參禪？饑餐渴飲、閒坐困眠，風頭稍硬，爐火禦寒，隨

緣自在，放曠翛然。是即是。」驀豎拂子，云：「秖如這箇，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觸、不背，畢竟喚作甚麼？」良久，云：「覿面相呈如不會，且從放待冷來看。」擲拂子，下座。

開爐，上堂。「寒則普天匝地寒，熱則普天匝地熱，雖則寒暑遷流，當體本無生滅。是以丹霞燒木佛，燎卻院主鬚眉，移花兼蝶至；百丈躬身撥火，突出溈山眼睛，買石得雲饒。山僧今將盡十方世界為一火爐，以四聖六凡作柴炭。」遂拈拂子，吹一吹，云：「秖憑這星子，三昧火猛發，烈焰亙天，不容進前退後、卓立躊躇，汝等諸人作麼生得箇出身之路？」以左手拍禪床。復舉：「趙州示眾云：『我向南方行腳，火爐頭有箇無賓主句，直至如今無人舉著。』」師乃召大眾，云：「還會麼？若會得，趙州老漢無地容身；其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腳。『我向行腳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句』，也是貧兒思舊債；『直至如今無人舉著』，切忌揚聲止響。普濟恁麼批判，還有為趙州作主底麼？」

晚參。「加工益行，枉興兔角之樊籠；絕學無為，徒解龜毛之繫縛。赤身擔荷，早涉程途；脫體承當，翻成鈍置。大別山高、芙蓉山低，猶落時人窠臼；直須放出溈山水牯，觸殺臨濟瞎驢，方能經天緯地，玉轉珠回。何故？無滯自然隨水去，有聲多為不平來。」示眾。舉：「趙州云：『若從南方來者，我這裏為伊下載；若從北方來者，我這裏為伊上載。』」師云：「山僧即不然，若從南方來者，普濟為伊上載；若從北方來者，普濟為伊下載。因甚如此？不見道『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

上堂。舉：「忠國師因丹霞來參，纔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霞退後三步，國師云：『如是，如是。』霞進前三步，國師云：『不是，不是。』霞繞禪床一匝出去，國師云：『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求箇漢也難得。』」師云：「諸方盡謂此二老有六韜三略之才、具武緯文經之作，仔細簡點將來，總沒交涉。殊不知，丹霞被國師舌頭謾，國師隨丹霞腳跟轉。若到普濟這裏，各與三十拄杖。何故？蚌鷸相持，俱落漁人之手。」

上堂。「破簑箕，禿苕帚，臥月眠雲；乾屎橛，死貓頭，超今越古。恁麼舉唱，是汝諸人還簡點得出麼？如簡點得出，山僧生陷無間地獄；脫或未然，雪峰輥毬，玄沙汝虎。」復舉：「修山主云：『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師云：「釣魚放生。」下座。

師一日牽一頭驢上堂，示眾云：「即今有箇現成公案，拈來問汝諸人，若道得一轉語與山僧相契，拄杖、拂子兩手分付。」遂抬腳，云：「我腳何似驢腳？」復舉手，云：「我手何似佛手？」又云：「人人有箇生緣，上座生緣在甚麼處？」眾下語皆不契。師代「我

腳何似驢腳」處云：「但禮拜。」師代「我手何似佛手」處：「但禮拜。」師代「上座生緣在甚麼」處：「便騎驢去喫艸。更與頌出，頌云：我手何似佛手，展縮拈提本有，庭前露柱呵呵，蟭螟吞卻北斗。我腳何似驢腳，玄沙嶺頭築著，纔方擬議思量，鷂子新羅已過。人人有箇生緣，晨昏舉止茫然，不是將心特地，秖因要喫要穿。」復云：「錯，錯。」

冬至，小參。云：「日往月來，光陰何倏忽？炎涼寒暑，節令不相饒。時逢道啟元陽、景開南路，魯臺書五雲之篆、漢殿添一線之長，石霜揭榜文，於堂上爻象分明；洞山掇果桌，於筵中爻辭難決。普濟也要應箇時節。」以拂子作圓相，復擊禪床，云：「將楊岐金剛圈、栗棘蓬一并拈出，汝諸人還吞跳得麼？若吞跳得，不妨群陰剝盡；若吞跳不得，依舊一陽復生。」乃舉：「僧問古德：『如何是冬來意？』德云：『京師出大黃。』」師云：「古德雖有風馳電卷之威、石裂岩崩之作，要且不能使這僧點首。今夜或有問：『如何是冬來意？』山僧只向伊道：『印破虛空千丈月，洗清天地一林霜。』」

晚參。僧問：「普濟家風即不問，如何是春來景？」師云：「沙暖睡鴛鴦。」進云：「恁麼則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去也。」師云：「非公境界。」乃舉：「大慈示眾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甚麼路？』洛浦云：『行說俱到即本分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分事在。』」師拈云：「這幾尊宿，雖則各明本地風光，共指當人要路；若據本分事，俱未夢見在。普濟見處也要諸人共知，饑時餐、渴時飲、閒時坐、困時眠，且道是何意旨？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

佛成道日，上堂。拈拄杖，云：「釋迦世尊睹明星而悟，只悟得這箇。」復卓一卓，云：「眾生處塵勞而迷，只迷得這箇。拈卻迷悟兩頭，坐斷凡聖窠臼，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淨裸裸、赤灑灑，無得、無失，無是、無非。」驀呈拄杖，云：「且道：這箇是甚麼？有時閒把出門去，扶我歸來靠壁東。」下座。

晚參。舉：「黃檗禪師一日在鹽官佛殿上禮拜次，時唐宣宗為沙彌，乃問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檗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云：『用禮何為？』檗便掌，彌云：『大麤生。』檗云：『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復掌，沙彌便走。」師拈云：「黃檗禪師雖則臨機大用現前，覿面全提迥絕，且不知鼻孔落在大唐天子手裏。何故聱？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

示眾。「吾遠祖會和尚初住楊岐，老屋敗椽僅蔽風雨，適臨冬莫，雪霰滿床，居處不遑，衲子投誠，願充修造。會祖卻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減劫，高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汝輩出家學道整頓，手腳未穩已是四、五十歲矣，詎有閒工夫事豐屋耶？』竟不從。翌日上堂，云：『楊岐乍住屋壁疏，滿床盡撒雪珍珠，縮卻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先德恁麼可謂不以飽煖適意，切將此道為尊。山僧方住普濟破院，料理未妥，夜來遭一陣猛風盡底掀翻，亦成一偈，拈來普示大眾。」乃云：「別山方住半餘年，收拾茅廬尚未安，忽被狂風俱捲卻，禪床欹枕見青天，寬著肚謾，隨緣逆順，安危總一般。」

上堂。舉：「玄沙示眾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且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椎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當時，地藏出云：『某甲有眼、耳，和尚作麼生接？』沙云：『慚愧。』便歸方丈。後有僧請益雲門，門云：『汝禮拜著。』僧拜起，門以拄杖挃之，僧乃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纔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門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啞。』其僧有省。」師拈云：「玄沙夜半潑墨，地藏日午挑燈，雲門好肉上剜瘡，三人各自擔板。山僧今日露箇消息，也要諸人檢責。」遂豎起拂子，云：「若向這裏薦得，即瞎卻你眼。」復擊禪床，云：「若向這裏薦得，即聾卻你耳。若道總不恁麼，即啞卻你口。到這裏，也須眼裏有筋、皮下有血始得。還會麼？鶯囀上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艸侵天。」下座。

晚參。舉：「座主問白馬曇禪師：『祖意、教意，是同？是別？』曇云：『如車二輪，如鳥兩翼。』主云：『將謂禪門有奇特，元來不出教乘。』遂回。後聞夾山盛化，遣小師馳問前語，夾山曰：『鏤冰無琢玉之談，結艸乖道人之意。』小師回，舉似主，主乃讚嘆，遙禮曰：『將謂禪門與教意不殊，元來有奇特事。』」師召大眾，云：「二老恁麼荅話，且道是同？是別？若同，鏤冰無琢玉之談；若別，結艸乖道人之意。畢竟如何？」乃豎拂子，云：「還會麼？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

化城菴見堂怨禪德病，請上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你似一頭驢。」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騎佛殿出山門。」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不奪？」師云：「片雲橫谷口，歸鳥悉迷巢。」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且緩緩著。」僧便喝，師便打。僧禮拜，師驀拈拄

杖，云：「提起金剛寶劍，直下不徇人情。」遂卓一卓，云：「劈破三玄三要，放出無位真人，便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欣欣然而說偈曰：『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無極，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消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遂召大眾，云：「且道是那一句？還會麼？庭前之古柏微微濕露，嶺上之白雲澹澹拖風。若向這裏薦得，不妨蹋破化城，親登實所；脫或未然，當堂無影跡，遍界不曾藏。」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復舉：「僧問曹山：『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山云：『不醫。』僧云：『為甚麼不醫？』山云：『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師云：「這僧正患入髓之沉痾，若不遇曹山老漢，殆乎危矣，何足救哉？雖然如是，曹山只具診候之手，而無瘥病之方。即今忽有問山僧：『學人通身有病，請師醫。』山僧劈脊便棒。何謂如此？不見道：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下座。

上元，立春，解制，上堂。「十五日以前，人人頭上頂青天；十五日以後，目前法法皆仍舊。正當十五日，夜月燈光燦虛碧，鑼聲戛戛鼓喧騰，村歌社舞快無極，風流公子可憐生，翫賞佳人多啞啞，張公醉倒在街頭，元是李公貪酒喫，林下道人復若何？摩訶般若波羅蜜。普濟恁麼告報，鼓動僧堂裏憍陳如尊者邀劉郎先生倒騎石虎，向四大部洲共賞元宵，一匝歸來，手舞足蹈，打箇觔斗，走入三艸二木去也。」乃召大眾，云：「且道：他二人有甚麼長處，得恁麼無礙自在？還會麼？」驀豎拂子，云：「慇懃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

佛誕日，上堂。「性海汪洋，眾德以茲繫廣；真空窅寞，多門由是圓融。契凡聖於一源，本非得失；了死生之莫二，何妨去來？故我大覺世尊證寂滅體，開方便門，愍炎宅之既焚，傷欲流之永騖，遂爾離諸兜率，誕跡迦維，運無作之神通，度有情之含識，正所謂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雖然如是，且道：釋迦老子即今在甚麼處？」驀拈拄杖，云：「來也，來也，向山僧拄杖頭上誕生現瑞，是汝諸人還見麼？」復卓一卓，云：「將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秘密法門直截吐露了也。還聞麼？如其見處分明、聞處透脫，便能塞乎天地、耀古騰今；脫或未然。」乃擲下拄杖，云：「大眾普同到佛殿上香念誦。」

中秋日，過霍丘福昌寺，眾請陞座。「平白地上拈起一絲毫頭，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未審利害在甚麼處？眾中莫有知委者麼？不妨出來道看。」僧問：「日往月來即不問，中秋佳節時如何？」師云：「當軒月正圓。」進云：「恁麼則人人且慶中秋節，家家齊唱太平歌。」師云：「切忌瞻望。」僧擬議，師云：「這鈍漢。」僧禮拜，師乃云：「秋風清，秋月明，秋雲淡蕩，秋水澄渟，歷祖示為

向上巴鼻，諸佛演作妙淨明心，山僧直截指似，未審諸人惺不惺？急薦取，莫沉吟，庭前秋色數株翠，額上眉毛八字橫。」復舉：「僧問雲門禪師云：『樹彫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師云：「雲門老漢雖則手親眼辨，善赴來機；仔細簡點將來，猶欠一著在。山僧今日忽有問：『樹彫葉落時如何？』只向伊道：『且隨老木同寒瘠，將逐春風入燒瘢。』此語有兩負門，具眼者試辨看。」擊拂子，下座。

福昌大眾請師開示。「若論斯事，人人具足、箇箇圓明，本無遮障之緣，豈假開示之說？蓋為多生以來不覺一念妄動，逐於諸塵蕩而忘返，故有生死苦海輪迴不息耳。即今也無別等玄妙奇特所示，只要汝諸人向二六時中、四威儀處回光返照，於一念未生已前忽然知歸，方解念起而無所起、眼見而無所見、耳聞而無所聞、心思而無所思，便爾頭頭不昧、剎剎圓融。山僧如此告報，是汝諸人直下還會麼？若不會，歸堂喫茶處薦得，方信不吾欺也。」

晚參。舉：「南泉示眾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谿東牧，未免犯他國王水艸；擬向谿西牧，亦未免犯他國王水艸。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云：「南泉老漢大似掩鼻偷香，不顧傍觀者哂。何故噇？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無處避殘紅。」

上堂。「當頭拈出，充塞十虛；直下知歸，了無一事。即此打破生死牢關，隨緣得用；掀翻識情窠臼，徹見根源。不唯歷歷明明，更是綿綿密密。所以道：乾坤廓落無邊表，杲日當天宇宙明。」

赴光山請，謝別眾緇素，上堂。「玄機普應，妙密無方，充滿十虛，貫通三際。所以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然則衲僧境界，信意安排，是處家山而元無彼此，隨緣自在而何妨去來？客秋到此，高桂缽囊，揭下笠子，今朝依舊橫擔拄杖，緊峭艸鞋，行藏離合既各有時，用舍窮通俱皆分定，向蒙一方緇素盛德資培，今者暫應他緣，特為登堂致謝。然雖如是，且接物利生一句作麼生道？大別山頭雲出岫，為霖蘇亢本無心。」下座。

普濟禪寺語錄終

雲峨禪師住河南光山縣普福禪院語錄

師於順治辛卯中秋二日進院，至山門，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但能足下無私，便可當陽直入。」喝一喝。

佛殿。云：「三二一，一二三，文殊淈[泳-永+盾]，普賢顓頊，釋迦鼻孔皆相似，信把檀香一串穿。」遂上香，大展三拜。

據室。云：「從上祖師向這裏說心說性，天下老和尚向這裏舉古舉今，新普福又且不然，一任佛來、祖來、凡來、聖來，各與三十白棒趁出。何故？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即日，陳衡山、杜弼直二居士率闔邑檀那請就當山開堂。至法座，云：「此座高廣嚴飾，不假燈王借來，任從上通有頂，盡在山僧腳下。」便陞座。拈香祝聖畢，又拈云：「此瓣香，前在大別山道破，次第二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天童堂上本師林野老和尚，用酬法乳。」遂就座。維那白椎竟，師驀拈拄杖，云：「一竿一笠一輕舟，為覓金鱗四海游，今到中州垂一釣，有能負命快吞鉤。」以拄杖作釣魚勢，云：「有麼？有麼？試出來[跳-兆+孛]跳看。」僧問：「選佛場開，高賢聚會即不問，如何得人人悟毘盧性海？」師云：「腳不離地走。」進云：「如何得箇箇入普賢行門？」師云：「文殊與吾攜水去，普賢猶未摘花來。」進云：「未涉樵子徑，已到葛洪家。」師便打，僧禮拜，師云：「香已拈了，問荅已畢，肯向就中省事，各宜珍重而歸；脫或未然，不免再打葛藤一上，謾汝諸人去也。」乃云：「格外絕纖塵，正體不昧；當機無朕跡，法爾如然。非心非佛而耀古騰今，即色即聲而超情離見。到這裏，一任孤峰絕頂，嘯月吟風，鬧市紅塵，和光混俗，便乃放行時把住，趁起溈山水牯牛；把住時放行，拽迴玄沙箇汝虎。雖然，秖如是非泯盡、隱顯全該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謝詞不錄)復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興化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師云：「諸仁者！還知二老落處麼？一人手長腳短，一人面瘦耳肥。若有辨別得出，正好喫山僧手中痛棒；若辨別不出，長連床上有粥有飯。」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檀越建方丈畢，請師上堂。僧問：「寶鏡當臺即不問，斬新條令事若何？」師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進云：「恁麼則普福堂前添意氣，不風光處也風光。」師云：「誰人不瞻仰？」進云：「大地盡沾恩。」師云：「杲日當空照。」進云：「謝和尚慈悲。」便禮拜，師便打。問：「昔日長者布金造精藍於祇園，現前施主捐貲創方丈於普福，且道：古今是同？是別？」師云：「箇箇皆登寶所。」進云：「恁麼則財法二施原非二，福慧雙修始是修。」師云：「三輪空寂。」進云：「不言福樹花開早，更有心空及第歸。」師云：「你未識山僧話頭在。」乃以拂子劃○相，云：「大道本虛玄，行藏絕對待[中-口+○]，坐斷古毘耶，縱橫得自在[○@∴]。若向箇裏親薦得分明去，猶未是作家行履處；更須知有轉身一路格外提撕，然後可以深居丈室、高踞猊床，昂藏鼻孔、擘開面門，放出三頭六臂、示現無量神通，提向上鉗鎚煆凡

煉聖、秉金剛王寶劍殺活自由，拈頭掇尾，舉一明三。恁麼，恁麼，流通正眼；不恁麼，不恁麼，把斷要津；恁麼、不恁麼暗裏抽橫骨；不恁麼、卻恁麼，明中坐舌頭。然雖如是，忽遇著箇驚天動地作略奇人來，又作麼生管待？」驀豎拂子，云：「駕與青龍騎出洞，十方剎海任翻騰。」進方丈，據座，示眾。舉：「慈明禪師尋常方丈內安一盆水，上箚劍一口，下面著艸鞋一緉，纔有進門者便指，擬議便打。」師云：「慈明遠祖雖則闡揚諸佛正宗，力提祖師巴鼻；仔細檢點將來，明眼人前一場笑具。山僧亦無如許伎倆，惟拈一條黑漆拄杖，道得、道不得，俱與本分艸料。何謂如此？寰中天子敕，閫外將軍令。」遂喝一喝。

開爐，小參。問：「爐韛弘開，學人上來請師相見。」師云：「性命也不顧。」進云：「爭奈腳蹋實地。」師云：「於戲尚饗。」僧便喝，師便打。問：「本來一精明，如何好底好、醜底醜？」師云：「庭前翠竹凝霜薄。」進云：「一切眾生現成是佛，因甚入驢胎馬腹？」師云：「屋外黃花帶露寒。」進云：「出驢胎馬腹又作麼生？」師云：「待你出來向你道。」僧擬議，師云：「驢年出。」乃舉：「雪峰示眾云：『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雲門云：『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師云：「雪峰雖則直截指陳，未免畫蛇添足。雲門固爾冰寒於水，也是承虛接響。普福今日開爐，亦不鑿穿常住地，亦不過費檀越炭，秖教冷清清處卻要溫和、寒威威時休嫌寂寞。若能如是體貼，不惟免致挑灰弄火，且無佛見、法見可起。」以拂子劃一劃，下座。

開爐，結制，上堂。問：「尋常拈香擇火而頭頭總現，運水搬柴而物物全彰，為甚麼九旬禁足，三月安居？」師云：「為你不薦。」進云：「畢竟以何方便接待？」師云：「腦後與三椎。」進云：「設有純鋼打就、生銕鑄成底到來，又作麼生？」師云：「也要過山僧銕門關。」進云：「謝師慈悲。」遂禮拜，師云：「切忌撞頭磕額。」問：「千聖不傳之旨早向鉗鎚邊漏洩，諸祖密印之機已從鐘鼓裏說破，今日和尚重登寶座，諸人領略箇甚麼？」師云：「狗走抖擻口，猴愁摟搜頭。」進云：「恁麼則隨緣消歲月，任運著衣裳。」師云：「未信你在。」進云：「頂門擊碎金剛眼，簸破諸方銕面門。」師打云：「須是山僧打你始得。」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畢竟如何是無為？」師豎拂子，云：「會麼？」進云：「恁麼縱橫無不是。」師云：「汝向甚麼處見得？」進云：「覿面薦取。」師云：「莫亂道。」問：「佛祖未出世時如何？」師云：「漏逗不少。」進云：「出世後如何？」師云：「把住了也。」進云：「只如今時又如何？」師云：「適纔向汝道、荅汝話。」乃云：「威音王以前有箇無賓主句，縱饒十方諸佛出世橫說

豎說，極盡神通，總道他一字不著；歷代祖師出來全提半提，博施伎倆，也動他些子不得。山僧尋常據箇木上座，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亦無奈他何。誰知？今朝被弼直杜文學不費纖毫力將觀世音菩薩放下手來底饅頭一并拈來，供養普福一會聖眾，諸人見這等奇特因緣，便乃歡喜領受，細嚼橫吞，飽足高眠。大眾！喫既喫了，且道：還知滋味麼？若知滋味，始信一飽忘百饑；苟或未然，各歸衣缽下、火爐邊，朝三暮四著力回首覷捕看，忽爾覷著，方信道嗄元來麥裏有麵。」下座。

小參。「當陽一路，智者猶迷；公案現成，漆桶不會。看箇話頭取證，猶如掘地覓天；打屏妄想發明，大似棄波求水。即真即妄而張網捕風，非異非如而掉棒打月，直下即是，打折驢腰，撩起便行，必死之疾。且道：如何得恰好去？」驀拈拄杖，云：「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應須暗裏驚。」

晚參。舉：「法眼禪師一日因僧來參次，乃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捲簾，眼云：『一得一失。』」師云：「這公案拈提者甚多，錯判者不少。有者道：『法眼向是非海裏接人，二僧於得失坑中活葬。』或曰：『不然，法眼如虫禦木，二僧偶爾成文。』恁麼見解，總未夢見在。殊不知，法眼舌頭無骨，二僧眼裏有觔。既然如此，因甚道『一得一失』？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因雪，胡逸吾領眾請上堂。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那一箇心可得？」師云：「無孔銕錘當面擲。」進云：「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那裏？」師云：「且過一邊著。」進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打云：「且道：是箇甚麼？」乃云：「匝地漫天鼓黑風，六花撩亂下長空，燈籠露柱冷相覷，無位真人笑展容。山僧乃問無位真人云：『你笑箇甚麼？』他便稽首於前，合掌而白言：『我見人人本有天真佛性，原來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故，二六時中應緣之際，逆之則怒、順之則歡、愛之則來、憎之則往，然而喜怒哀樂、憎愛取捨，變化窮通，週而復始，動他當人本體一些兒不著。所以道：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然自性天真佛，五蘊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是以哂之。』道了，纔禮拜，山僧劈脊便棒。」遂召云：「大眾！且道：是賞伊？罰伊？具眼者試辨看。」

復舉：「龐居士一日石頭和尚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云：『若問日用事，則無啟口處。』乃呈偈云：『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偕，頭頭非取捨，處處莫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師云：「龐公恁

麼道，可謂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拍禪床。
冬至，小參。「乾坤有象，化育無私，晷運推移，榮枯自在。若能於斯薦得，方知箇裏非動、非靜，不變、不遷，無去、無來，有準、有的，直得風清月皎、水冷雲寒，絕見絕聞、不知不覺。然雖如是，猶有向上事在。且道：如何是向上事？」良久，云：「還會麼？五九盡日又逢春。」復舉：「雲蓋問石霜云：『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蓋半年方道得，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則太煞道，只道得八成。』蓋云：『和尚作麼生？』霜云：『無人識得渠。』蓋於言下契悟。」師云：「且道：接得與識得，還有優劣也無？若有優劣，佛法卻成兩般；若無優劣，因甚麼雲蓋悟去？若緇素不出，更與一頌：豁開門戶達蒼穹，接得何如識得中？萬象森羅無忌諱，一天明月照東風。」喝一喝，下座。
晚參。舉：「良遂初參麻谷，谷見來，將鋤頭去鋤艸。遂到鋤艸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卻門。遂次日復去，谷又閉卻門。遂便敲門，谷云：『阿誰？』遂云：『良遂。』纔稱名，忽爾大悟，乃云：『和尚莫瞞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遂歸講肆，謂眾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師云：「良遂箇漢，秖知洎被經論賺過一生，殊不知卻被麻谷賺到驢年，具眼者試檢點看。」
佛成道日，上堂。問：「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又出頭來做甚麼？」師云：「利動君子。」進云：「既是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夜睹明星又悟箇甚麼？」師云：「腰纏十萬貫，跨鶴上楊州。」進云：「幾番揭露揚家醜，爭奈時人認不真。」師云：「闍黎還夢見麼？」僧禮拜云：「這一拜也少他不得。」師打云：「放過則不可。」乃云：「妙智圓明，即纖毫而觀性海；真機朗現，因群象以眺全身。若能直下承當，一際了無前後。所以道：昧之則念念輪迴，遺失真性；照之則心心寂滅，圓證菩提。故吾佛世尊始於正覺山前，臘月八日，忽睹明星出現，乃云：『奇哉，奇哉！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驀豎拂子，云：「這箇是普福拂子，那箇是智慧德相？」復擊禪床，云：「這箇是智慧德相，那箇是普福拂子？智慧德相與普福拂子，且道：是一耶？二耶？一二之義，其意云何？」擲下拂子，云：「匝座霜風輕[颱-台+弗][颱-台+弗]，麗天杲日照無寥。」
除夜，小參。云：「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十二箇時辰，七十二候，六十甲子，從年頭一挨挨到今宵年尾。」驀拈拄杖，云：「忽與山僧木上座驀面相逢，便乃生擒活捉至普福堂前，直得進退無

門，藏身無計。」遂召大眾，云：「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合殺？」卓一卓，云：「大膽駕頭沖突過，小膽哀鳴告所由。」復卓拄杖，下座。

解制，小參。拈拄杖，敲禪床，云：「打破生死牢關，掀翻佛祖窠臼，遍界已絕形蹤，通身了無蓋覆。背手摸著枕子，夜半天光如晝，翻身抹過太虛，面南好看北斗。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且道：格外一句作麼生道？」乃橫按拄杖，云：「生涯只在釣竿上，明月扁舟泛五湖。」

上堂。問：「把拄牢關，一任針鋒箚不入；放開一路，縱橫遍界豈能藏？把拄放行俱不問，收因結果事如何？」師云：「普天和煦，匝地春風。」進云：「家家共樂堯天日，處處人仰舜日明。」師云：「頭上漫漫，腳下漫漫。」進云：「蹋著乾坤無別路，一輪明月杖頭圓。」師云：「惱亂春風卒未休。」僧喝，師便打。乃云：「始自十月十五日，若凡、若聖，若智、若愚，若老、若幼，都盧放下腰包，眉毛厮結，於九旬之內，行住坐臥處、千思萬想時，一一如片雪點紅爐，真金烹大冶。正當此時，且道：功成果滿，佛事週圓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云：「解開布袋乾坤闊，放出金毛獅子兒。」喝一喝，下座。

雲峨禪師住羅山縣國祥山龍池禪寺語錄

順治九年，歲在壬辰，春王月，羅山闔邑緇素檀那請師就本寺，開堂陞座，拈香祝聖罷，復拈云：「此一瓣香得來久矣，幾欲收藏，不敢埋沒，今次第三回拈出，奉為天童堂上本師林野大和尚，爇向爐中，用酬法乳。」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竟，師云：「橫按莫邪，斬釘截鐵，全提正令，電卷星馳，低頭瞥爾沉思，早是白雲萬里，如有不顧危亡者，何妨赤身挨拶？」僧問：「千峰疊翠，萬壑爭雄，虎嘯龍吟即不問，象嶺橫煙意若何？」師云：「寒山拾得笑呵呵。」進云：「高山流水談真諦，箇中音韻許誰聞？」師云：「多少知音者。」問：「海眾欽從，慈霖普澍，驅雷掣電即不問，濟物利生時如何？」師云：「腳跟下痛與一頓。」進云：「恁麼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也。」師云：「你即今在甚麼處？」僧便喝，師便打。乃云：「若據此事，妙嚴渾莫測，綿密不通風，了無名相之端，即色聲而顯煥，迥絕是非之表，同美惡以全彰，任是通身手眼也則緇素他不出。直饒三世諸佛降生，廣設方便，極盡言詮談說，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仔細檢點將來，大似持蠡酌海；歷代祖師間出，皆備肘後靈符，揭示向上巴鼻，棒喝交馳，全提正令，縱橫施設，千七百則公案如將螢火爇須彌；天下老和尚或擎杈舞笏、搬土

輥毬，或敲床豎拂、舉古明今，也是隔靴抓癢；即今或有箇擎頭戴角，氣宇昂藏的漢，有轉天覆地之能、具懸河倒海之辯，到這裏亦未免斂手，目瞪口呿而退。既然如是，且道：今日羅山闔郡緇素請山僧陞於此座，為眾舉揚，又作麼生折合？」驀拈拄杖，左右顧視，云：「還委悉麼？人人鼻孔下頭大，箇箇眉毛額上橫。」劃此  相，擲拄杖，下座。

師誕日，眾檀越請上堂。問：「世尊初生時見箇甚麼便能指天指地？」師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進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為甚又道『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師云：「仁者自生分別。」進云：「雲門一棒打殺，過在甚麼處？」師云：「歸有地。」乃云：「自來魯鈍懶磨礱，四十餘年頃刻中，悔誤踏翻滄海月，只贏饒得一身窮。」拈拄杖，云：「然雖如是，山僧始從出世以來，全憑這箇淨裸裸、赤條條，顛拈倒弄，拄地撐天，隨緣立業成家，在處匡徒領眾，列列挈挈，當陽顯示千差，昂昂藏藏，直下收歸一致，拖泥帶水而知儉知豐，東擲西拋而毋意毋必，勦除是非窠臼，[利-禾+婁]碎生死根源，揮開佛祖頂[寧*頁]，流通正法眼藏。」遂召大眾，云：「且道：他利害在甚麼處？」卓拄杖，云：「金雞唱曉瓊樓夢，玉樹花開浩劫春。」下座。

觀音誕辰，會首陳國美、姜明甫領眾請上堂。云：「三春雨過，萬彙滋榮，蝶舞芳蔡，鶯啼柳陌，綠水溪邊漁人鼓棹，白雲堆裏樵父謳歌，花下啕啕翫賞佳人，市中隊隊風流公子。正當恁麼時，普天匝地，盡界含生，一一顯發南海普陀大士三十二應之身，談說十四無畏之法。若能於此薦得，便見慈風廣被而熱惱清涼，願海弘深而拔苦與樂，塵塵獨露，剎剎圓通；脫或未然，國祥更向第二頭破二作三去也。」遂豎拂子，召眾云：「還會麼？妙湛明心，即諸緣而見，超色像之表；真空覺性，會群響以聽，絕聲聞之塵。動靜本乎一源，體用元非二致，無在、不在，神機豁爾，世、出世間，智鑒洞然。所以，雲門大師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卻是饅頭。』雲門老漢雖則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仔細檢點將來，也是平地裏大驚小怪。且道：國祥又作麼生？」乃揮拂子，云：「風力扶帆行不棹，笛聲喚月下滄洲。」

天童林野老和尚小祥，師拈香指真云：「只這老尊慈，生緣何殫述？示現比丘身，無意無必固。五坐大名藍，於吳東浙西，十載據猊床，而訶佛罵祖，斷衲子之命根兮虎驟龍驤，起濟宗之頹綱兮風

飛雷怒。不肖當年遭毒手，而今合笑寧堪哭。何以故？冷水浸冬瓜，秤錘蘸生醋。」

浴佛，上堂。僧問：「冒雨衝風去，披星戴月回，佛法在甚麼處？」師云：「有勞闍黎。」進云：「忽遇冰清水冷時如何？」師云：「通身骨毛寒。」進云：「恁麼則百艸頭邊西來意，紅塵堆裏佛家風。」師云：「眼睛突出。」乃云：「即心即佛，牛皮鞔露柱；非心非佛，銕錘被蟲蛀；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醋煮須彌山。透熟此箇話端，遺來多少時也。自古至今，縱具銅頭銕額、天眼龍睛的，并無一人奈何他，今被山僧一一分明花判了也。汝等諸人還會麼？若能于此會得，始知大道虛玄，真機朗映，縱橫自在，隱顯優游。所以，世尊初生下時便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週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來雲門大師云：『我當時若在，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了，貴圖天下太平。』世尊大似激濁揚清，不覺通身泥水；雲門雖與指蹤諱跡，那知滿面埃塵？且道：國祥今日又作麼生鄭？下座，煩大眾各與當頭一杓湯，直教光前絕後，耀古騰今去也。」喝一喝，下座。

結制，示眾。「參禪徒妄想，打坐屈身勞，性海微風作，覺浪拍天高。止息重增病，縱之轉飄颻，須彌入芥子，瓦解與冰消。這裏薦得，且居門外，止宿艸菴；若要入室陞堂，國祥未敢相許。何也？靈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不存知解。」驀拈拄杖，卓一卓，云：「國祥拄杖子聞之，忍俊不禁，[跳-兆+孛]跳入諸人八萬四千毛孔裏去也，觸著五臟神惡發，把毘富那山劈面一摑，殃及溈山水牯牛，痛徹不已，急向新羅國裏藏身，進退逡巡，欲隱彌露。當恁麼時，上天無計，入地無門。因甚如此？鼻頭繩索盡在山僧手裏。」復卓一卓，下座。

結制，上堂。「三春已過，九夏方新，聖制既爾時臨，豈可違條越例？直得四來禪眾於國祥山中龍池寺裏，腰包丟向一邊，芒鞋脫擲門外，高掛缽囊，拗折拄杖，將盡十方剎海收入一毛頭許；只這一毛頭許，也須及盡了不可得，促百千萬劫於一念頃；只這一念頃，本自無生，然後據一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於中行但行、坐但坐，機來喫飯、倦來打眠，語默動靜、折旋俯仰，隨緣自在、任運騰騰，直教箇箇作一員脫灑衲僧，豈不暢快生平者哉？」遂驀豎拂子，云：「雖然，這箇喚作拂子，則頭上安頭；不喚作拂子，即斬頭覓活。得失是非一齊拈卻，汝等諸人又作麼生會？」良久，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擊拂子，下座。

示眾。「真機絕對待，蓋色騎聲；大道體周圓，隨緣隱顯。利似太阿鋒，明於秋空月，當陽辨的而玉轉珠回，句外明宗而經天緯地，淨裸裸絕承當，赤灑灑無向背，直饒恁麼，更須坐斷毘盧頂[寧*

頁]，放出衲僧巴鼻，卷舒自在，殺活縱橫，電光石火猶為鈍滯，德山臨濟倒退三千。與麼即且置，秪如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拽取東洋大海與國祥山鬥額又作麼生道？待伊心肯處，是我命通時。」舉：「修山主示眾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師拈云：「修山主雖善作家，大似拔貧作富，補短裁長。國祥即不然，若凡、若聖，若知、不知，若會、不會。」驀拈拄杖，劃一劃，云：「盡向這裏百雜碎了也。試問諸人：還有修山主說話分也無？」良久，云：「參差杉檜煙凝薄，重疊峰巒月映微。咄！莫動著，動著則打折你驢腰。」

秀水樓真汶和尚至，上堂。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擊碎蟠桃核，得見箇中人。箇中人既已見了，更復將何話會？昨夜南山虎咬大蟲，今朝燈籠吞卻露柱，頭頭體用全彰，處處了無回互，腳踏須彌，眼觀四海，手提南北，意在東西，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主歷然，通同合轍。弟應兄呼，藕穿平地為荷葉；瞻前顧後，筍過西家作竹林。然雖如是，且道：主賓契合一句作麼生道？漆桶相楷成底事，空噇空即飽膨脝。」便下座。

端午，示眾。「天中節屆，夷風從艾虎而飄香；地臘時臨，靉靆起槐龍而清暑。當此之際，世上君子切菖蒲以泛酒，片片皆金；林下道人解黍粽以喫茶，顆顆是玉。貴乎信手拈來，大都受用不盡。所以文殊一日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遍觀，無不是藥，卻來白文殊云：『無不是藥者。』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拈一莖艸度與文殊，殊提起示眾，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文殊直截指陳，善財當陽拋出，可謂收放縱橫、與奪自在。如其會得，則千妖百怪不遣自化，赤口白舌不除自消；倘或未然，國祥劃一道靈符，念一道真言去也。」遂以拂子劃此



相，云：「[口*菴][口*迷]嘛耶悉唎莎訶。」復卓拄杖，云：「急急如律令敕。」

因事上堂。「金烏東上月西沉，寒暑遷流四序更，箇事現成如未瞥，可憐虛喪好光陰。」遂召眾云：「諸禪德！秪如沒溺生死之巨海、平陷是非之窠臼不得出頭的，過在甚麼處？奈緣真心忽昧，妄

見俄興妙覺，因斯而迷淪塵緣，由是而日習，致使匍匐三界之長途、輪迴四生之大苦者，蓋為此耳。豈不痛哉？豈不究哉？故永嘉云：『嗟末法，惡時世，眾生福薄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強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且道：如何是正法輪？」驀豎拂子，云：「還會麼？若道這箇是有則為增謗，若道是無則為減謗，若道非有非無則為戲論謗，若道亦有亦無則成相違謗，畢竟如何得恰好去？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

晚參。舉：「南泉示眾云：『法身還具四大否？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褌。』道吾云：『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泉不違前語，與褌一腰。」師云：「南泉不違前語，秖見錐頭利；道吾贏得一腰褌，不見鑿頭方。既然與麼，且道：法身還具四大否？」乃撫掌呵呵大笑，云：「侍者記取這話，三十年後大行。」

修路，小參。「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東西南北，元來四闢六通；曲直低昂，竟絕纖塵隔礙。不假修證，本自圓成，其奈祖庭秋晚，法社凌夷，心徑荒唐，人天迴阻，致使平地孤堆嵯峨萬仞，從來家業覿面千山，因斯各請直下回光，何妨親自出手？向無方便中屈施方便、沒功勳處權立功勳。就下平高，是處通途合轍；摧邪輔正，貴乎實地工夫，始見大道坦然，靈機豁爾，不勞動步，達本還鄉。與麼，與麼，即心於境頭頭妙；不與麼，不與麼，了境唯心法法同。與麼不與麼、不與麼卻與麼則且置，秖如掀翻四路葛藤，直截當陽一句又作麼生道？」驀拈拄杖，劃一劃，云：「一條界破青山色，左右逢原得自由。」

解制，小參。「至理非理，無在不在，推倒界墻，踢翻牢寨，表裏一如，動止何礙？類絕比倫，古今超邁。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乃豎拂子，云：「國祥山下清溪水，流入龍池聲一泒。」復喝一喝。

解制，上堂。「湛寂虛玄，蟭螟眼裏橫安大千沙界；廓爾無跡，蚊蠓睫上倒卓百億須彌。一毫穿眾穴，以無餘剎海入微塵而不礙。隨緣不變，刀斧斫不開；不變隨緣，冰生於滴水。以此安居結夏，露柱燈籠咸成正覺；如此禁足護生，蝦蟆蚯蚓悉證圓通。便乃高超十地，不歷僧祇，物我一如，身心平等。直饒與麼，若據衲僧分上，國祥山未肯點首在。何謂？不見道：寒木在握兮全機可笑，秋水橫按兮半提可滅，使八極頂目者不自爭衡，見斯人兮駕御昂蹩。」

 復說偈云：「三月護生今已滿，一群水牯樂真機，打開欄圈無拘束，四野山田飽復歸。」下座。

上元日，眾請上堂。僧問：「質稟陰陽造化成，而今覺得亦非真，不知末後何歸也，請問吾師作麼生？」師云：「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都。」進云：「恁麼則幾度白雲空聚散，依前皓月復重圓。」師云：「未是你安身處。」進云：「早被學人看破了也。」師云：「眼在甚麼處？」僧便喝，師便打。乃云：「把住驢腮不敢聲，恐將佛法作人情，誰知日月燈明佛，倒腹傾腸說與君。」遂拈拄杖，卓一卓，左右顧視，云：「見不見？聞不聞？一溪流水帶天沉。」拋下拄杖。復舉：「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搥，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拈云：「世尊當道掘井，用意不臧；文殊臨崄推人，隨邪逐惡。且道：世尊便下座，又明甚麼邊事？」良久，云：「昨夜東君潛布令，黃鶯啼出綠楊春。」喝一喝，下座。

師誕辰，玄章領眾請上堂。問：「寶蓋天垂籠法座，金蓮地湧捧獅猊，且道：是何祥瑞？」師云：「須彌頂上擊金鐘。」進云：「紅桃鶴頂盤庭柏，紫蕊鹿啣遶殿松，請問和尚：今朝是甚麼日期？」師云：「海闊百川潮。」問：「青松翠竹真如境，鬱鬱黃花古佛心，既是古佛心，和尚今日說箇甚麼？」師云：「許多人向這裏著倒。」僧便喝，師便打。敖居士問：「擊鼓上堂，未審說何法？」師云：「道人元是箇俗漢。」進云：「只如眾禪師又作麼生？」師云：「僧家本是出頭人。」進云：「勿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如何是一重關？」師云：「待汝出來即向你道。」士禮拜，師乃云：「春風浩蕩，化日篩雲，景物蕭然，時清道泰，燕語鶯啼而深談實相，花開柳綻而畢露真機。是處文殊、普賢渾身賣俏，迥絕離微；隨方釋迦、彌勒脫體風流，踏翻光彩。若隱若顯非向背，蓋天蓋地絕遮欄，但能眼底無私，縱橫得大自在。正所謂：一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寔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卻身。若向這裏見箇落處，便見一切眾生本命元辰落處；見得一切眾生本命元辰落處，便見歷代祖師本命元辰落處；見得歷代祖師本命元辰落處，便見三世諸佛本命元辰落處；見得三世諸佛本命元辰落處，便見汝諸人箇箇自己本命元辰落處；見得汝諸人自己本命元辰落處，便見山僧本命元辰落處；見得山僧本命元辰落處，方知在聖不增、在凡不減，非彼非此，無滅無生，一念平等，頓超十地，便乃隨處作主，遇緣即宗，亙古亙今，若出若沒，要且動他當人本體一些兒不得。然雖如是，秖如即境明心一句又作麼生道？」驀豎拂子，云：「還會麼？八方寧謐歸吾道，萬古乾坤化育中。」下座。

天童林老和尚大祥，上堂。「多子塔前親分付，罕遇知音；麟湖岸上絕承當，難瞞明眼。欲其正脈流通，貴在源頭清楚，所以巴陵三轉語足可報德酬恩，興化一爐香便見披肝瀝膽。山僧今朝一一對眾拈出，以作天童先師忌齋，也不是將今視古，蓋為坐斷天下人舌頭。且道：以何為證據？」乃躬身作梵云：「戒香、定香、慧香、解脫解、脫知見香。」便下座。

佛誕日，值雨，上堂。云：「驟地慈雲飛不斷，潑天風雨甚稀奇，普令四海生欣悅，正是如來出世時。」下座。

結夏，小參。「真機不動，感而遂通，至體虛玄，緣乎則鑑，應時昭然，絕待在處，了境唯心，湛湛如也。豁爾圓明，由是搬磚弄瓦，漏泄本地風光；擔水和泥，顯揚衲僧巴鼻。正所謂：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於此薦得，無禪可參、無道可學，無生死可了、無涅槃可證，腳跟下脫脫灑灑、眼界中空空蕩蕩，隨緣自在，任運騰騰，還知落處麼？」驀拈拄杖，劃一劃，云：「翡翠踏翻荷葉雨，鷺鷥翀斷竹林煙。」

晚參。「珍重諸人聽指麾，古今一字兩頭垂，山青水綠啼狂鳥，擬議不來苦怨誰？」復舉：「古德云：『結制得半箇月日已，水牯牛作麼生？』又道：『結制得半箇月日已，本分事作麼生？』」師云：「古德恁麼提唱，大似此地無金二兩。國祥則不然，結制得半箇月日已，粥足飯足睡亦足，四威儀中絕回互。且道：明甚麼邊事？」驀豎拂子，云：「露。」擲下拂子，歸方丈。

小參。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為甚麼不得成佛道？」師云：「溝壑易填，人心難滿。」乃云：「時當五月中旬，晝長夜短殊分，屋外鴉鳴鵲噪，寥寥山色溪聲，杏熟桃甜李赤，田父耕種薅耘，安貧快樂無及，輸我林下道人，若行、若坐、若臥，半睡、半醒、半昏，革蚤通身搜索，虱乃暗地瞧人，蚊子唼入骨髓，臭蟲一飽膨脖。咄哉！國祥瞎禿地獄，不知淺深，卻把現成公案拈來白當人情，這等闡提罪業，驢年方得超昇，諸人急作方便，救他速出苦輪。」遂就禪床偃臥，云：「啊唧啊唧，相救，相救。」時斌雅云：「蒼天，蒼天。」師云：「因甚救不得？」雅呵呵大笑，師云：「把手將他行不得，唯人自肯乃方親。」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云：「班白賓朋拔命標，丁當都的動天韜，棒頭點破三千界，鬼伏神驚徹夜哮。山僧即將從上來事八字打開，盡情分付了也。靈利衲僧聊聞舉著，逴得便行；淈[泳-永+盾]之流困於顙頇，何妨聽取註腳？」遂靠拄杖，云：「切磋琢磨，傷今動古；元本具足，抱石沉淵，何況領略於掣電光中，徒勞鈍置；薦取於嶮崖句下，未足稀奇。」良久，云：「畢竟事作麼生？」以拄杖劃一劃，云：「上士遊山水，中人坐竹林。」

上堂。「直截單提向上機，頭頭本自絕離微，擬將心意求玄旨，石火電光罔復追。然而，把斷要津，不通水泄；放開一線，略許商量。」良久，云：「還會麼？攝十方法界於一微塵裏，寬闊非外；促百千萬劫於一剎那間，寂寥非內。絕彼絕此，表裏一如；無去無來，古今不二。常在動靜之中，要且動靜中拘他不得。所以道：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香臭、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畢竟如何？趙州道底。」擊拂子，下座。
示眾。云：「祖意分明指似渠，趙州東壁挂葫蘆，風吹歷落團團轉，聒嗒叮噹會也無？」
解夏，小參。拈拄杖，云：「智照雙流，觸事而真，原情屬物，了絕纖塵，綿歷無間，貫古通今，若隱若顯，任運騰騰。」驀豎拄杖，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卓一卓，云：「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通；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復擊禪床，云：「信手擊開不二門，當堂坐對秋空月。」喝一喝，下座。
解夏，上堂。問：「結制九旬無空缺，安詳動止絕淆訛，明明百艸西來意，一本無歸事若何？」師云：「眉毛額上橫。」進云：「恁麼則靈光獨耀，普照萬方去也。」師云：「非公境界。」僧便喝，師云：「這一喝，落在甚麼處？」僧擬議，師震威一喝。問：「結制已前即不問，解制後如何？」師云：「拄杖卓頻鶴膝短，芒鞋踏久蝦鬚長。」進云：「堂內、堂外，悟得多少？」師云：「一串穿卻。」進云：「悟後的人如何受用？」師云：「三生六十劫。」乃云：「四來禪眾雲水高流，自從四月十五日聚首於國祥山中龍池寺裏，三月安居而坐消白日，九旬休夏以笑傲林泉，運水搬柴慣用祖師巴鼻，饑餐渴飲惟同古佛家風。大千剎海翻騰，一念包含沙界，抑揚有准，圓應無虧。所以溈山問仰山云：『子一夏作得箇甚麼？』仰山云：『鋤得一片畬，種得一籮粟。』溈山云：『子一夏可謂不虛過。』仰山問溈山云：『和尚一夏作得箇甚麼？』溈山云：『日食三餐，夜間一寢。』仰山云：『和尚一夏可謂不虛過。』看他溈仰家風，父慈則子孝，子孝父心寬，古今之道至矣盡矣。龍池則不然，或有人問國祥：『一夏作得箇甚麼？』向他道：『薰風幾度涼生腋，聖制周隆取自由。』」下座。
住龍池禪寺語錄終

雲峨禪師住湖廣隨州法興寺語錄

師在龍池受請，於順治十二年，歲次乙未，八月二十一日進院。至山門，云：「其第一義門，廓通內外，道達靈府，出入自由，腳跟

點地貴當人，豁爾逢渠賓中主。」
佛殿。云：「麻三斤，乾屎橛，殿裏的，別別別。杖林山下竹觔鞭，龍池到此重漏泄。」乃上香，云：「噩。」
據室。云：「全提正令，大整頹綱，把釣垂綸，頻拋香餌，來龍赴鳳則鼓浪翻騰，透網離鉤者疏而不漏。」
即日，眾請開堂，至法座。「毘耶寶座始從燈王借來，曲彔木床今向∴堂突出，若要流通正眼，直下坐斷淆訛，不須道箇六五四三，管教千聖拱手歸降。」便陞拈香，云：「此一瓣香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安，伏願道超盤古，德貫羲軒。」復拈云：「此一瓣香，不假雨露之栽培，向無陰陽地生長，昔日南方酬價，幾番巖穴難藏，今朝第四回拈出，奉為天童堂上傳臨濟正宗三十一代林野先師大和尚，爇向爐中，用酬法乳。」遂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畢，師云：「把斷要津，不遺涓滴；放開一線，塞壑填溝。總不溜麼，聖凡乞命。還有知利害者麼？試出來道看。」僧問：「緊峭艸鞋即不問，全身放下意如何？」師云：「看腳下。」進云：「赤心片片無人會，種月耕雲自哩囉。」師云：「孟八郎漢。」進云：「早被學人看破了也。」師云：「猶隔萬重關。」僧禮拜，師便打。乃云：「問荅已畢，無勞更覓，各自歸堂，好箇消息。若不知委，吾當再舉。」(敘謝竟)復舉：「法燈禪師開堂，謂眾曰：『山僧本欲跧棲巖竇，隱遁過時，奈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今日出來為他分析。』僧云：『如何是不了底公案？』燈便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甚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你。』」師拈云：「法燈老漢雖則大開宗苑，流布真風；檢點將來，未免打作兩橛。山僧始從出世已來，或行、或住，若隱、若顯，俱皆發明天童先師未了底公案，何消更為分析？即今若有人問：『如何是天童未了底公案？』山僧直棒打出，不唯免致互相累及，亦令直下作箇脫灑衲僧。還會麼？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劍逼人寒。」喝一喝。維那白搥，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當晚小參。「庭柏搖風，簷前雨滴，長老登堂，袈裟打濕。這裏會得，方知眉橫鼻直，眼色耳聲、坐臥經行，縱橫得玅；苟或未然，山僧將第二杓惡水潑汝諸人去也。」乃拈拄杖，云：「還會麼？棒頭有眼，喝下無私，敲唱雙行，卷舒自在。點破生死牢關，冥通三際；掀翻得失窠臼，洞達十虛。當陽勦絕淆訛，直下頓超諸有。拈起也，則聲和響順；放下也，則海晏河清。處處為祥為瑞，頭頭體用圓明，可以權衡佛祖正宗，便乃開鑿人天眼目，有照有用，全主全賓，挽回上古之風規，光揚今時之法社。且道：有何憑據，便恁麼游刃旁礴，得大自在？爛研巴荳三千顆，瀉卻諸方五味禪。」

十月十五，開爐，上堂。「節屆應鐘，日衡紀望，園林露枝，春玉谿山，晚菊飄香。天道無私，作陰風而釀寒；人間光辦，走離火以試煖。乾坤造化，律令無虞。法興今見時節到來，亦不違條越例，也無禪道佛法與人談，唯只就地開爐燒火，向飯飽茶餘頻添榾柮。雲來聚首，叔世良緣，大家幸是了事衲僧，論甚麼南方無賓主句？然雖如是，直饒贏得一團和氣，須防額上兩行眉毛。若能於烈燄堆裏翻身，始可向紅爐中著腳。」驀豎拂子，云：「這箇若喚作火則燒殺你，若不喚作火則凍殺你，畢竟意作麼生？」良久，云：「還委悉麼？冷灰豆爆知端的，兀坐蒲團樂太平。」下座。

示眾。「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諸法從來不相到，萬古晴空付與誰？所以，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處，臨濟喝中眼瞎。二先德鼻孔被山僧一串穿卻了也，汝等諸人還見麼？」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歸方丈。

晚參。「禪禪禪，午夜晴空霜滿天；道道道，無孔銕錘呈巧妙；佛佛佛，混俗和光厮淈[泳-永+盾]；法法法，明月清風誰定價？禪道佛法無多子，秖要渠儂偷心死，鯨吞海水盡無餘，露出珊瑚明月枝。山僧今將禪道佛法縛作一束，拈來撒向諸人面前了也。若能於此薦得，便見百艸頭上罷卻干戈，紅塵堆裏縱橫自在，笑他超凡越聖，剜肉補瘡；即妄明真，朝三暮四。直饒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若到法興這裏，更要勘過了打。」

上堂。僧問：「承師有言：『禪道佛法無多子，秖要渠儂偷心死。』偷心未死時如何？」師云：「水向石邊流出冷。」進云：「偷心已死時如何？」師云：「風從花裏過來香。」進云：「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師打云：「切忌詐明頭。」乃云：「若論此事，如將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閻浮提、北鬱單越四至界畔早已盡情揭契分付與諸人了也，只是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何也？當頭如坐斷，一劍倚天寒。」復舉：「疏山問洞山云：『未有之言，請師示誨。』洞山云：『不諾無人肯。』疏山云：『還可切也無？』洞山云：『闍黎即今還切得麼？』疏山云：『切不得即無諱處。』洞山深肯之。」師拈云：「二老宿與麼酬唱，可謂正偏回互，兼帶協通，拱密威嚴，誰敢正視？然雖如是，在洞上家風則可，若據法興這裏，拄杖子未肯放過在。何故？無漏國中留不住，月花影裏見應難。」

晚參。「箇中誰解共揄揚？無位真人不覆藏，試把霜鐘敲夜月，聲聲清韻落寒光。」

示眾。「牛頭馬面虎狼肝，月骨風神海量寬，倒握龜毛三丈二。」乃云：「請續末後句。」便下座。

體監院誕辰，請上堂。僧問：「最後牢關即不問，主賓互換意如何？」師云：「瑞艸生嘉運。」進云：「恁麼則推倒界墻去也。」師云：「靈花報早春。」僧禮拜，師便打。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如何是萬象主？」師舉拄杖，云：「會麼？」僧擬議，師便打。乃云：「天根栽下無明種，銕樹芬芳博曉煙，智慧花開香世界，菩提果熟劫空前。」

示眾。舉：「昔城東有一老姥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迴避。雖然如是，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師拈云：「老姥不欲見佛，無地藏身；世尊隨處偵之，何曾撞著？」遂驀拈拄杖，云：「世尊與城東老姥即今來也，在山僧拄杖頭上，不以佛見、不以法見，汝等諸人作麼生與伊相見？如向這裏見得，不妨逸格超群，隨方顯現；脫或未然，山僧重為頌出：婆婆年老鬢如霜，羞見同庚淚兩行，一念纔興迴避處，撞頭磕額竟難藏。」

佛成道日，呂總戎請上堂。僧問：「釋迦老子夜睹明星，悟箇甚麼？」師云：「盜賊入空房。」進云：「五湖四海王化裏，更無一物是塵埃。」師云：「閑言語。」乃驀拈拄杖，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卓一卓。「聖遠乎哉？體之即神。」復靠拄杖，云：「還會麼？萬里雲收天宇廓，瞿曇午夜睹明星。」

小參。「圓成正偏，智絕纖塵，寂寞幽閒，體周法界，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直饒恁麼也秖是箇黃連甜、甘艸苦，砒霜涼、甘露惡。豈不見道：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且道：法興為人在甚麼處？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喝一喝，下座。

除夕，小參。「金烏東上，玉兔西沉，寒暑遷流，窮通變化，始見椒觴餞臘，俄然梅信傳春，爆竹吹煙，迎新送舊，正當恁麼時，曾憶北禪老漢烹露地白牛分歲，闔院肥；通玄先師煮透海烏雞過年，齊家省儉。然雖二老各善因時致宜，仔細檢點將來，猶未稱衲僧本分作略。法興今日臘月三十日到來，無可與諸人分歲，也不忍害物傷慈，宰割生命，唯只薄剡明月，細切清風，醋煮森羅，薑調萬象，殷勤作一家宴，且不許貪滋嗜味，貴圖諸人箇箇一飽忘百饑，免得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山僧如此施設，汝等還曾知足也無？」驀拈拄杖，云：「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擲拄杖，歸方丈。

堅白禪德製大法被回，上堂。「東君智巧，化母功深，把住洪鈞密運，放開仁育無私，不假玉線金針，繡出雲山疊翠，信乎天機梭意，織就花雨繽紛，氣含百億須彌，等現微塵剎海，賽過吳綾蜀錦，拈來高掛∴堂，便見牡丹、芍藥仗春光而鬥彩，師子、象王承

法力以爭雄，不唯祖室增輝，更乃人天交慶，何妨空一心而仰望，盡五眼之奇觀？然雖如是，且道：憑誰恩力？」遂拈拄杖，指法被云：「還會麼？卷舒方外乾坤廓，葉綴花王寶座新。」下座。
示眾。「昨夜三更走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渾家廝炒理不清，我罵你兮你罵我。休罵我，萬法因緣隨分可。」
解制，上堂。僧問：「結制之時即不問，解制已後是如何？」師云：「小慈防大慈。」進云：「恁麼則打開欄圈無拘束。」師便喝。進云：「放出金毛獅子兒。」師復喝，乃云：「橫按吹毛遶萬旂，∴堂山下破重圍，九旬戰罷成何事？贏得心空及第歸。」下座。
師誕辰，眾請上堂。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便打，僧便喝，師又打。進云：「離卻棒喝又作麼生？」師云：「不知好惡漢。」乃云：「囙地一聲，打破乾坤全體露；光通三際，劈開混沌永流輝。即真即假而性相圓明，非異非如而玄機普應，卷舒自在，動止恒然，但了諸見同源便是無生法忍。所以道：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既不自、不他生，不共、不無因，且道：如何是無生？」驀豎拂子，云：「囙地普天何處覓？東風漏泄柳條邊。」下座。
住隨州法興禪寺語錄終

雲峨喜禪師住河南汝州風穴禪寺語錄

師在湖廣隨州∴堂山法興寺，受請於大清順治十三年，歲次丙申，八月十一日進院。至山門，云：「門墻岸岸，高而不危；關鎖重重，深莫可測。不須動著關捩，早已八字打開，信步便行，任渠出入。」
佛殿。云：「琉璃殿上，簸土揚塵，糞掃堆頭，紫金光聚，且道：優劣在甚麼處？」撒開坐具，云：「看看。」便禮拜。
伽藍堂。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為法金湯多義氣，渠儂曾不隔毫釐。」
祖師堂。云：「一花開五葉，深密固靈根，萬古及千秋，香飄因果熟。如何見得？」乃上香，云：「一二三四五六。」
方丈，據座。云：「對眾拈花，掀翻囊橐，逢人面壁，漏泄天機，輥毬舞笏而枉費精神，豎指擎拳而徒勞鈍置。且道：新風穴又作麼生？」拈拄杖，喝一喝，便起。
中秋日，開堂。至法座前，以拄杖指云：「當陽一句，坐斷毘盧頂[寧*頁]；格外三玄，放出衲僧巴鼻。有利有害，全主全賓，還見麼？」便陞座，拈香，云：「此瓣香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安，

恭願睿筭彌隆等乾坤而鞏固，龍圖鳳曆同日月以常輝。」次拈云：「此瓣香奉為滿朝文武、天下宰官、本郡諸衙勳貴，暨及鄉紳文學眾護法，伏願壽等椿松之老，福於滄海之深，常為聖主之股肱，永作法門之城塹。」又拈云：「此一瓣香，大包無外、細入無內，渾圇無縫罅、收放絕形蹤，昔年棲真第一句下承當，今日風穴第五回拈出，奉為浙江寧波府天童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林野先師大和尚，爇向爐中，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把住牢關，點水滴凍，放開一線，塞壑填溝，拈頭掇尾，迥絕名模，不屬見聞，還有解觀者麼？」良久，乃云：「摩訶衍法透脫凡聖根源，般若智光洞明生死幽闇，直超物外而不歷僧祇，跡溷塵中而遠離諸著，無在、不在，互攝互融，觸處現成，全機獨露。諸佛以此度脫眾生則無生不度，祖師以此提持心印則無法不圓，國王以此化育蒼生則天長地久，賢佐以此保國安民則皋夔稷偰，山僧以此拈提向上巴鼻則追迴人天寶所，重興風穴道場，大闡玄音，恢弘祖道。然雖如是，且主賓契合正令全提一句作麼生道？」驀豎拂子，云：「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謝辭竟)復舉：「當山遠祖沼和尚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於此明得，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卻天下人，亦能迷卻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師拈云：「沼祖恁麼施設，可謂文武兼備、將相雙全，傍敲正打而迴絕離微，收放縱橫而光揚聖化。還知端的處麼？秋水長天同一色，落霞孤鶩與齊飛。」維那白搥，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汝州僧和菴同居士田錫九、趙天雨、徐顯吾領眾請上堂。僧問：「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因甚顰蹙？」師云：「風幡繚繞。」進云：「庭前生瑞艸，好事不如無。」師云：「燭影搖紅。」進云：「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因甚安怙？」師云：「贏得自幽閒。」進云：「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師云：「看腳下。」進云：「放出銕牛耕夜月，展開木馬撞春風。」師云：「天高地厚。」僧喝，師便打。乃云：「覺天朗耀、智海澄渟，了無名相之端、頓絕是非之表，譬如獅子哮吼而壁立萬仞、象王回顧而截斷群疑，大用現前，動入無作。風穴恁麼提唱，直與八字打開，更不囊藏被蓋，十分顯露，自然月白風清，頭頭不昧，剎剎圓融，世、出世間本無二致。且道：如何是無二之旨？」以拂子擊禪床，云：「但能萬法不干懷，一超直入如來地。」下座。

結制，示眾。「參禪別無奇特，秖貴心頭休歇，稍有纖毫情存，敢保驢年未瞥。所以道：靈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

解。良由不識本源，迷其正覺便乃隨情附物，逐境心生；但能一念情忘，自然真常體露。」驀豎拄杖，云：「這箇是風穴拄杖，那箇是真常體？」擊禪床，云：「這箇是真常體，那箇是風穴拄杖？」復作釣魚勢，云：「還會麼？長竿夜靜頻垂釣，曉得金烏帶月收。」

開爐，結制，河南府郭定宇請上堂。僧問：「龍象交參，高賢聚會，今日郭居士覿面拈香，請師指示。」師云：「庭前古柏參天秀，溪底清泉入海長。」進云：「畢竟如何？」師云：「向陽花易發，背陰雪難消。」進云：「謝師指示。」師云：「錯。」問：「高踞毘盧頂[寧*頁]，直透威音那畔，猶是聖諦窠臼；秖如杖林山下，竹筋鞭意作麼生？」師云：「山頭翻白浪，海底起紅塵。」進云：「萬樹逢春皆翠色，百川到海一般聲。」師卓拄杖，云：「這箇墮？」進云：「松環翠壑雲為伍，詩瀉泉聲月共徘。」師便打。乃云：「今朝孟冬十五，祝聖搥鐘擂鼓，長老拽杖登堂，四眾雲臻若堵。諸方說道談禪，風穴一味愚魯，深深掘地開爐，秖要烹佛煉祖。不容擬議踟躕，直截當陽薦取，虛空努目揚眉，覷見賓中之主。燈籠拍手呵呵，庭前露柱作舞，門外案山點頭，老僧未敢相許。為甚如此？從來重法有先賢，此道時人賤若土。」復舉：「趙州諗禪師因真定王攜諸子入院，州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州曰：『自小持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猶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州下禪床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床，今日將軍來為甚麼卻下禪床？』州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人來，下禪床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師拈云：「道尊德備，善能誘掖三根；縱奪可觀，到底終歸一致，在趙州可謂建化之門至矣。若據風穴又且不然，無論上、中、末等到來，一例看承。何也？不用抬眸列賓主，相逢盡是箇中人。」下座。

示眾。「三世諸佛說不著，歷代祖師提不起，天下老和尚袖手傍觀，風穴不費纖毫力直下信手拈來，橫拖倒拽，任其所為。且道：利害在甚麼處？」驀拈拄杖擲下云：「一馬生三寅。」

小參。「將心作佛，剜肉補瘡；了妄歸真，潑油救火。機前荷負而平地千差，直下承當而白雲萬里；總不恁麼，入無間獄。行但行、坐但坐，饑來喫飯、困來打眠也只贏得一味平常，猶未是衲僧向上事。何也？三面狸奴腳踏月，兩頭白牯手擎煙。」

郟縣徐邑侯入山請上堂。師拈香祝聖罷，復拈香，云：「此一瓣香，爇向爐中，奉為縣主徐居士，伏願道心堅固，同日月以長明；福海淵深，並椿松而永久。」攝衣就座，云：「把住則天寒地凍，涓滴無遺；放行則耀古騰今，淆訛太煞。當恁麼時，不放行、不把

住，試出來道看。」僧問：「爐韛宏開，高賢聚會，天廚始建，土曠人稀，即今縣主徐公入山設齋，請師垂示。」師云：「瞻之仰之。」進云：「財、法二施承普利，直截根源意若何？」師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僧喝，師便打。問：「橫按莫邪全正令，高提祖印喪全機，如何是傾湫倒嶽的事？」師云：「險。」進云：「大冶爐中銷片雪，電光影裏走轟雷。」師云：「纖毫竟不存。」進云：「掀翻獅子窟，倒捉玉麒麟。」師便打，僧便喝，師復打。乃云：「兀坐虛堂適自饒，庭前喜鵲噪聲高，山童報道無他事，幸荷文星慰寂寥。當此之際，古寺崖房頓覺祥雲靄靄，僧堂寮舍偶爾瑞氣騰騰。正恁麼時，全賓即主，蓋古通今，凜凜孤危，澄澄光彩，廓示人天眼目，鼓揚佛祖家風，超出毘盧頂[寧*頁]，永證金剛種智，始從般若願力，得如是自在威神，以此祝聖則天長地久，以此修因則福慧圓明，以此治政而教育生民，各各安家樂業，識法根源，俾其凡聖無二無別。且全機一句又作麼生道？只將補袞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門。」

冬至，上堂。僧問：「一陽來復，大地春回，為是神通玅用？法爾如然？」師云：「烏雞雪上行。」進云：「秖如無孔鐵鎚又作麼生？」師云：「石筍夜抽條。」僧掀禪床，師便打。問：「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跡。秖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且道：是漸耶？是頓耶？」師云：「兩段不同，收歸上科。」進云：「恁麼則學人把斷要津，一任針鋒不入去也。」師云：「你即今在甚麼處？」僧喝，師亦喝。進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師云：「看腳下。」師乃以拂子劃  ，云：「混元雖剖道常存  ，寒暑遷流日月新○，偶爾群陰消剝盡⊙，嶺梅又放一枝春  。」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深居方丈，正令已行，既出法堂，如何施設？」師便打。進云：「梅花放出先春信。」師云：「節令不相饒。」進云：「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師云：「惹得清風動地來。」進云：「野老不知王化，只解醉舞村歌。」師云：「好箇消息。」僧便喝，師便打。乃云：「茲因雪兆知客偕登封空寂比丘領彼一鄉善士，不憚溪山迢遞之勞，得得來山揮金辦齋供養十方龍象，仍請山僧陞堂舉揚箇事，與大眾結般若之良緣，以表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若據箇事，諸人未動腳跟以前、山僧未出方丈之際，元來具足，大道天然，本自現成，靈光不昧，何須更覓談玄說妙、指東畫西？恰似與缽盂安柄，有何益耶？如其向這裏薦得，各請歸堂，不

妨省力；苟或未然，山僧向土上加泥去也。」遂以拂子作圓相，召眾，云：「還會麼？智鏡光寒，一舉千差，同照燭心，淵澄徹圓。收萬汎，盡朝宗，動止信其自由，行藏了無向背，隨緣不變，任運騰騰。正所謂：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居僧本淨，處俗無塵，二諦融通，了無障礙。」下座。

示眾。「道在尋常休自謾，當陽拈出與君看，冬風驀面吹來急，無位真人徹骨寒。」擊拂子。

均濟禪人同若愚領眾設齋，請上堂。師云：「南無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遂召大眾云：「此三身中，且道：那一身合受人天供養？」乃合掌，云：「心燈烈焰傳芳遠，一點無私照古今。」下座。

晚參。舉：「趙州示眾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師拈云：「趙州恁麼舉揚，可謂盡情剖露，徹底掀翻，大千沙界不立纖毫，一微塵裏全身獨露，法法不相到，念念無所虧。且道：是何意旨？貧無達士將金贈，病有閒人說藥方。」

示眾。「風生大野，霧起長空，冰鎖寒泉，霜凝艸木，一一正法眼藏，明明佛祖家風，卷舒本自一如，表裏元無二際，普天匝地，徹古通今。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然雖如是，有人於此蹲坐，風穴打了趁出。」

佛成道日，洛陽同源法師領眾請上堂。僧問：「橫抽寶劍，亞豎青鋒，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師云：「喪汝命根。」進云：「大鵬直奮摩霄翼，誰顧崩騰六合雲？」師云：「看腳下。」僧喝，師便打。乃云：「擊碎虛空，一一山河歸自己；掀翻沙界，明明慧日照群生。超情越量而物我同源，蓋色騎聲而古今不別，該羅萬有，及盡玄微，不離夢宅而遠登真覺之場，匪隔幻身而直證金剛之體。正所謂：即含靈顛倒之心，見諸佛圓常之性。是以釋迦如來始於正覺山前，臘月八日，忽睹明星，廓然大悟，乃云：『奇哉，奇哉，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蓋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且道：離卻妄想執著，喚甚麼作智慧德相？下座，各具威儀，至大殿拈香諷誦。」

除夕，小參。「白雲堆裏，風穴寺中，坐消日月，歲盡年窮，我此一眾四來禪似，箇箇懷勇健之能，人人絕情謂之見，隨緣著衣喫飯，坐臥經行自由，雖云春夏秋冬，不被寒暑遷其本志，使得十二時辰，不被十二時辰使。何故虧？今年今月今宵盡，明歲明春明日新。」

解制，小參。「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擔雪填枯井；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灘頭鳥作窠；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月巢空鶴夢。若能於此薦得，便見靈源玅密，智體虛閒，及盡玄微，了無依倚。秖如打破生死牢關，掀翻聖凡窠臼，又作麼生道？」驀豎拂子，云：「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

元宵，永寧僧云何領眾請上堂。僧問：「一堂龍象眾，同上白牛車，秖如車在這裏，牛在甚麼處？」師叱云：「快走。」進云：「打開欄圈無拘束，一任東西自在遊。」師云：「看取水艸。」僧喝，師便打。問：「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學人不會一字。」師云：「海墨書而不盡。」乃云：「十五日以前，東西南北位依然；十五日以後，海潮東注皆仍舊；正當十五日，天高地厚藏虛寂。夜月燈光徹曉寒，敲鑼擂鼓絲絃吠，村歌社舞鬥施呈，幾能於此知端的，無位真人笑點頭，萬象森羅皆惺歷。大眾！還委悉麼？」乃攛下拄杖，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本寺慧菴耆舊領眾為師慶誕，請上堂。云：「太陽溢目，匝地韶光，覺海無涯，性天寥闊，艸木含紅綻綠，漁樵鼓腹謳歌，人人喜氣盈眸，物物舒情暢意，不離見聞知覺，當體越色超聲，即此便是華藏莊嚴毘盧境界，塵塵顯露，剎剎圓明。正當恁麼時，且道：無位真人本命元辰落在甚麼處？翠竹叢中歌款乃，碧崖深處臥煙霞。」下座。

慧泉禪人領眾，請上堂。僧問：「拈起吹毛劍，截斷葛藤窠，請師向上機。」師便打。進云：「木馬衝開獅子窟，石虎產下玉麒麟。」師云：「那裏見得？」僧便喝，師便打。乃舉：「黃龍南禪師住歸宗日，因化主回，陞座示眾，云：『有五種不易：一、施者不易，二、化者不易，三、變生為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且道：第五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噩？』便下座。時翠巖真和尚為首座藏主，續問：『第五不易是誰？』真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楚石琦拈云：『山僧即不然。第五不易是誰？莫怪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師拈云：「風穴又且不然。第五不易是誰？澗水如藍花似錦，法身何處不相逢？」

觀音會社首王化仁領眾，請上堂。「大道恢弘，神情莫測其量；玄機玅密，聖智無以等階。統萬法而遇緣即宗，會一心而歸根得旨。明如杲日，寬若太虛，動若行雲，止猶谷神，以此津濟四生、梯航九有，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所以道：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為說法；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應以國王身得度者，即現國王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宰官、居士身而為說法；應以天、龍、夜叉、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

皆現之而為說法。由是悲心普運，慈濟無方，隨類現之，本無作意。然雖如是，且道：大悲菩薩即今在甚麼處？」以拂子擊禪床，云：「萬籟有心聞不得，孤崖無耳卻知音。」

結制，小參。「萬年一念，一念萬年，性空寥廓，體最幽玄，取不得兮捨不得，仰彌高而鑽彌堅，提起衲僧巴鼻，穿透佛祖心肝，直指分明。如不薦，更與重重說偈言。還會麼？須彌搥打虛空鼓，取之左右得逢原。」

結制，上堂。僧問：「爐韛未開，煙光寂寂；鉗鎚既動，烈燄騰騰。假饒不涉肯綮的，又作麼生煆煉？」師云：「收歸自己。」進云：「與麼則天地同春色，萬物盡含輝。」師云：「甚處見得？」僧喝，師便打。問：「水天湛碧、夜月涵輝時如何？」師云：「恰。」進云：「向上還有事否？」師云：「眉毛八字橫。」進云：「與麼則一陣繽紛花雨落，依俙鳥宿不萌枝。」師云：「火官頭上風車子。」問：「十方世界，智體全彰，性海流通，竟歸何處？」師云：「速禮三拜。」乃云：「朔風凜凜掃林木，而葉落歸根；彤雲冪冪作霜寒，以時還舊令。蠢動含靈，閉戶森羅，萬象收聲，境物蕭然，乾坤肅寂。當此之際，五湖衲子、四海遊人，脫下芒鞋、拋卻拄杖，同居風穴山中、聚首白雲寺裏，無拘堂內、堂外，不容學佛、學祖，但以無功用行，於十二時中行住坐臥、運水搬柴、著衣喫飯，隨緣自在，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箇箇顯發莫大一段威光。然雖如是，離四句、絕百非，上無攀仰、下絕己躬。」驀豎拂子，云：「且道：這一著落在甚麼處？冷向地爐燒煖火，來年春雪日輪銷。」下座。

高平直指法師至，陞座。僧問：「虎生七子，為甚第七箇無尾巴？」師云：「香煙合匝。」進云：「自有一雙窮相手，未曾低揖等閒人。」師云：「太尊貴生。」問：「鉤頭有餌，句底無私，如何是無私句？」師云：「一跳出洪波。」進云：「孤輪獨照江山遠，長嘯一聲天地驚。」師云：「且喜上釣來。」問：「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性海，如何是大陀羅尼門？」師云：「如是我聞。」進云：「三世諸佛皆從此經出，是否？」師云：「信受奉行。」乃驀豎拂子，召大眾，云：「還會麼？靈光不昧，智體何依？觸處圓成，有誰鑑覺？於此薦得，竟虛空以為體，三乘五教湛心源，遍法界以作身，頓漸偏圓歸性海，豁開頂門正眼，直下爍破昏衢。你若採折將來，直教頭破腦裂。何也？一句窮源，沉埋祖道，萬緣寢息，獨露真常。」遂舉拂子，云：「這箇是色，那箇是真常？」復擊禪床，云：「這箇是真常，那箇是聲？還委悉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晚參。僧問：「不得有言、不得無言，離四句、絕百非，直捷一句，請和尚道。」師云：「省卻山僧多少力。」進云：「秖要和尚恁麼道。」師云：「你不是知音。」進云：「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青松帶露寒。」師云：「瞎。」僧喝，師云：「瞎，瞎。」乃舉：「芙蓉問歸宗云：『如何是佛？』宗云：『即汝便是。』進云：『且道：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師拈云：「傍敲正打，豁開向上玄關；語的言端，拽回衲僧巴鼻，歸宗可謂好手。若是風穴即不然。如何是佛？嶺梅殘雪後，雲鬢未梳時。且道：如何保任？森羅萬象，不礙眼光。」

示眾。舉：「趙州和尚因僧問：『初生孩兒還具六識也無？』州云：『急水灘頭打毬子。』僧復問投子青云：『急水灘頭打毬子，意旨如何？』青云：『念念不停流。』」師乃召大眾，云：「還知二老落處麼？如其知去，念念攀緣，心心永寂，圓融法界，親證無生；脫或未然，更與頌出：急水灘頭解打毬，波翻浪湧不停流，要知念念圓明處，萬象森羅一鏡收。」擊拂子。

焦應斗領眾，請上堂。僧問：「萬法從心生，諸緣唯性曉，秖如一法不存時，心與性在甚麼處？」師云：「雲收天字廓，紅日照無寥。」進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師云：「好箇神通玅用。」進云：「不勞讚歎。」師便打。問：「棒喝交馳，衲僧茶飯，檀波羅密，便請垂慈。」師云：「蘇嚕蘇嚕。」進云：「與麼則日月光照遠，乾坤覆載隆。」師云：「嗟咧嗟咧。」僧喝，師便打。乃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南無薩[口*怛]哆阿羯咧虎[合*牛]都盧雍。恁麼，恁麼，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不恁麼，不恁麼，艸枯鶯眼疾，雪霽馬蹄輕。然後，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卻恁麼，顛拈倒用，收放縱橫，隱顯隨宜，得大自在。這裏見得，著衣喫飯，綿綿不漏纖毫；坐臥經行，歷歷了無回互。士農工商各營本業，六凡四聖同證無生。秖如截斷四路葛藤，獨露當陽一句又作麼生道？高懸日月乾坤廓，大闡洪音唱祖機。」

上堂。僧問：「人人本有靈光，為甚麼晝明夜暗，背覺合塵？」師云：「紅霞穿碧落。」進云：「覺塵俱絕時孰？」師云：「猶在半途。」進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師云：「且居門外。」問：「雪滿峰頭寒色翠，喬松野鶴影團欒，且道：是明法身邊事？明色身邊事？」師云：「江南三月裏，鶯囀百花香。」進云：「與麼則直入雲霄外，不宿梧桐枝。」師云：「腳下黑漫漫。」乃云：「今朝仲冬初一，萬里晴空，杲日峰頭，極目無涯，就中好箇消息。若問此意如何，佛祖都盧不識，風穴豈忍囊藏？特為登堂指示。人人頭頂青天，箇箇腳踏實地，諸仁亟切承當，大事因緣了畢，莫怪山僧多口，面赤不如語直。何謂？心同虛空界，示

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既無是法，又無非法，且道：虛空作麼生證？萬象森羅影現中，摩訶般若波羅密。」
河南府寧僧綱同灑輝敦請小參。僧問：「古人小參不荅話，和尚今晚荅話不荅話？」師云：「靴裏動指頭。」進云：「漏逗了也。」師云：「你那裏見得？」進云：「未向滄溟拋玉餌，金鱗早已逐浪飛。」師云：「跳出浪頭高。」乃云：「觸著霜風透骨寒，發明父母未生前，箇中如未知端的，白棒重拈為指南。」乃卓拄杖，云：「大眾！會麼？第一義門脫體弘開，諸三昧海當陽顯露，更不囊藏被蓋，何用吐膽傾心？在彼在此以隨緣，若聖若凡而莫測，人人常光現前，箇箇壁立萬仞。到這裏，須知轉身一路別有生涯，大用全提，放出衲僧巴鼻始得。且道：如何是衲僧巴鼻？掀翻海嶽無何有，明月清風福一生。」
冬至，小參。「寒暑遷謝，日月循環，不動璇璣，周而復始。茲乃陰陽莫測之神功，造化無私之妙理，豈非天有顯道而厥類惟彰變化窮通應時及節者耶？」驀拈拄杖，云：「雖然如是，爭似山僧拄杖子？列列挈挈，昂昂藏藏，彌綸萬有，不涉春秋，觸事無為，榮枯自異。且道：把定乾坤，滴水滴凍，包含法界，亙古亙今，又作麼生？」驀豎拄杖，云：「獨有寒梅藏不住，隴頭花發笑春風。」
佛成道日，示眾。「六載殷勤雪裏眠，忍饑受凍苦多端，掀翻鬼窟無尋處，一點明星照膽寒。」
值雪，孟津自奇禪人領眾請上堂。問：「掀翻海岳，永絕囊藏，衲僧分上如何施設？」師云：「好手手中呈好手。」進云：「頂門亞豎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師云：「萬古長空，一朝風月。」進云：「奮迅威獰輕哮吼，收來放去任縱橫。」師便打，僧便喝，師云：「亂統。」乃云：「鐘聲纔動鼓聲催，步步泥蹤上法臺，四眾臨筵齊側耳，天花繚亂點莓苔。當此之際，人人意氣崢嶸，箇箇頂天立地，直得眉橫額上，耳掛面傍，鼻孔下垂，通身布露，須知大事因緣備在其中矣。更覓談玄說玅，害物傷慈；論性講心，欺誣良善。恁麼會得，不辜上來；脫或遲疑，七七八八。」
示眾。「黃梅密付，雪裏埋牛；鷲嶺明傳，石中含玉。德山棒、臨濟喝，伎倆已盡；秘魔杈、子湖狗，笑殺傍觀。爭如風穴一味樸實頭，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熱則乘涼、寒時向火，從來不將佛法二字殃及於人。何也？蓋為頭腦相似，袈裟同肩，惻隱之心，其安在哉？」驀拈拄杖，云：「山僧拄杖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下透一十八重地獄，復向諸人六根門頭出入，還覺頂門重麼？」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除夕，示眾。「碧天日月走如梭，一歲光陰撚指過，爆竹迎春消息別，白雲堆裏笑呵呵。」

解制，小參。「當頭坐斷，千眼頓開，舉必全真，繁興大用，庭前露柱與古佛交參，殿內燈籠共聖僧鬥額，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諸法圓融，性相平等，且道：踢翻牢寨，打破漆桶，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擊拂子，云：「劈開華岳連天秀，放出黃河倒海聲。」

元宵，解制，上堂。「十五日以前，水濕地堅固；十五日以後，火熱風動搖。正當十五日，元宵美景，賞心樂事，處處火樹挑燈，烈焰光騰三界，家家管絃沸月，清聲響徹四維，憨醉佳人東倒西歪，風流公子狂歌大笑，一一文殊普賢境界，頭頭釋迦彌勒家風，幽顯均瞻，都緣有分。風穴始自結冬以來，幸喜大眾安享九十日。今之告圓，曾不聞有一人半箇妄自見神見鬼，箇箇眉毛依舊在眼上。然雖如是，且古風穴道祖師心印狀似銕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九萬里鵬纔展翅，一千年鶴便翱翔。」下座。

禹州若愚禪人同大心領眾為師慶誕，請上堂。「東風御柳撼啼鶯，春意綢繆花物榮，聲色堆頭親透脫，見聞知覺了無生。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且作麼生是佛性義？莫是囚地一聲時喚作佛性義得麼？莫是不生不滅之理喚作佛性義得麼？莫是春山鬱鬱、鳥語關關喚作佛性義得麼？莫是慈雲靉靆、春雨霏霏喚作佛性義得麼？莫是緇素雲集、雍穆無違喚作佛性義得麼？若恁麼會，庭前露柱子未肯點首在。既然如是，且看木上座又作麼生舉揚？」驀拈拄杖，卓云：「還會麼？揮開正法眼藏，洞明十虛；切斷生死根源，冥通三際。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雙融，體用自在，可謂理隨事變，寬闊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非內非外，坐斷淆訛；即事即理，流通不絕。還會麼？臘雪連宵白，春風透戶寒。」

鄧州華藏德然領眾設齋，請上堂。僧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是神通玅用？法爾如然？」師云：「梅肥花影重，腳瘦艸鞋寬。」進云：「恁麼則橫身當宇宙，遍界任縱橫。」師云：「腳下漫騰騰。」進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云：「且喜，且喜。」問：「婆生七子，為甚麼六箇不遇知音？」師云：「水急魚行澀。」進云：「遮一箇也不消得斸？」師云：「風高鳥不棲。」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那裏得這消息來？」僧便喝，師便打。問：「學人有一問，和尚還荅否？」師云：「不荅。」進云：「為甚麼不荅？」師云：「在你腳跟下。」進云：「謝和尚荅話。」師云：「錯。」乃云：「支那國中有一無位真人，燕坐汝海風穴道場，十方雲集，悅豫和雅，搬柴運水，墾土掘地，清淨同居。爾時，善護念諸菩薩虔備珍

饈、香花、幔幢……種種供養，領諸眷屬從彼西南方穰國大城而來恭敬圍繞，尊重讚歎，慇懃禮拜，胡跪合掌，請求大法普度群生。即時無位真人觀之，忍俊不禁，便乃因齋慶讚，云：『善哉，善哉！善男子！若據大法，汝等未動腳跟已前、老叟未開口之際，早已八字打開，盡情分付了也。只在日用二六時中、行住坐臥之際，更擬馳求，大似與缽盂安柄、土上加泥，復何益耶？』恁麼會得，信受奉行，作禮而去；苟或未然，再打葛藤去也。」遂拈拄杖，云：「這箇木上座有權有實，有利有害，無作無為。」乃豎起，云：「如向這裏薦得，穿卻你眼根。」復卓一卓，云：「如向這裏薦得，穿卻你耳根。若或進前退後，即穿卻你腳跟；若擬議思量，即穿卻你意根；若道總不恁麼，即穿卻你舌根。且道：如何即是？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拋卻拄杖，喝一喝，下座。開爐，知還監寺同慧泉知殿領眾請上堂。僧問：「重整爐鞴，選佛場開，衲子到來，如何煆煉？」師云：「照顧眉毛。」進云：「風穴上堂與靈山說法，是同？是別？」師云：「今之古之。」問：「二六時中收來放去，出入自由，未審作麼生證據？」師云：「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進云：「正恁麼時如何？」師云：「分身萬象中。」問：「釋迦說法四十九年，又道止止不須說，和尚陞堂是說？不說？」師云：「一箇鼻頭，兩孔出氣。」乃云：「纔把鉗鎚輕歇下，叢林便覺日荒涼，今朝重整舊爐鞴，佛祖從教盡放光。烈燄堆頭煆凡煉聖，大火聚裏革故鼎新。雖然本自圓成，要在當人指出。全體是佛，不遣悟裏之迷；即妄明真，那擇金中之礦？直須坐斷情塵意路，乃可脫體親證無餘。所謂：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時了。且道：如何是了底意旨？」驀豎拂子，云：「千山勢到嶽邊止，萬泒聲歸海上消。」

鄖陽茶芽南明供法衣并謝針工，陞座。乃舉永：「嘉云：『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師云：「永嘉大師不合將盡大地人的物以為自己受用。雖然，且道：風穴又作麼生？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為甚如此？高山打鹿，見者有分。」

示眾。「碧天明月照蘆花，雁叫霜寒境界賒，多少江湖方外客？幾人就路得還家。逢緣理會，即境明心，撒手歸來，了無別事。所以道：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為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曹溪路且置，秖如生死作麼生了？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

菩薩誕期，心空禪人領河南府眾善信請上堂。僧問：「臨濟瞎驢、溈山水牯，與學人是同？是別？」師云：「看取水艸易，牽犁拽耙

難。」進云：「如何是和尚親切處？」師便打。僧以坐具撼云：「還有這一句道不破。」師連打退。乃云：「爍迦羅心，靈然不昧；摩醯正眼，光照無窮。承般若力而真機普應，奮那吒臂以大用全提，有權有實，或卷或舒，無作無為，能殺能活，便可與人解黏去縛、抽釘拔楔，流通正眼、迴絕羅籠。如獅子王奮迅吒沙，踞地返擲，正所謂法王法力超群生，常以法財施一切，久積正覺稱無量，導眾以寂故咸稽首。還會麼？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郯縣應期回，眾新戒請上堂。僧問：「郯縣正堂鋪氈結彩，請傳千佛大戒，歸來風穴上堂，未審二處道場是同？是別？」師云：「戶外風搖竹，庭前雪壓梅。」進云：「看破了也。」師云：「未具眼在。」僧便喝，師云：「瞎。」乃拈拄杖，卓一卓，云：「打開多寶藏，拈出無價珍，權施方便門，呼為戒定慧。洞明心體，亙古亙今，徹法根源，如理如事。行之在己，秉受從師，但了情塵，聖凡不二。所以道：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雖然如是，秖如風穴結制於開化、傳戒兩處道場，是同？是別？流水下山非有意，白雲歸洞本無心。」下座。

解制，小參。「結冬九十日內，晝夜二六時中，語默動靜，折旋俯仰，喫飯穿衣，經行坐臥，工夫綿密，妄想綢繆，仔細究竟將來了無巴鼻。行至水窮山盡處，做到羅紋結角時，驀地回光，當頭撞著。」乃撫禪床，云：「囚，元來在這裏。是即是，秖如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時如何？三邊一箭收功後，萬里歌謠賀太平。」

解制，上堂。僧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凡聖交參，如何辨別？」師云：「疙子相逢著，箇中無直人。」進云：「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佛法何用？」師云：「省力。」乃云：「打破情關，衲子頂[寧*頁]開正眼；放行一路，芒鞋腳底動春風。兩輪日月杖頭挑，去住縱橫沙界闊，隨緣得玅，任運逍遙。雖然如是，前程忽有箇不近人情底漢攔腮把住，云：『咄！還我風穴九十日落處來。』又作麼生道？」眾無語，師云：「莫怪白雲山勢嶮，前途猶有最高峰。」

師誕辰，眾請上堂。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春到柳條青。」進云：「四路懸巖，一林荊棘，向甚處措足？」師云：「八面玲瓏。」問：「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參箇甚麼？」師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進云：「未審音信何如？」師云：「就路還家。」問：「世尊初生，手指天地，四顧周行，今日和尚誕辰又作麼生？」師云：「天高有象，地厚無垠。」進云：「法王座上全身露，覿面承當非古今。」師云：「切忌道著。」乃云：「朕兆未分已前，極盡神思難考究；混元既剖之後，高懸日月轉光

輝。窅然冠古通今，卓爾超情越量，萬法演靈源而不昧，一真該法界以無涯，綿綿密密盡包容，物物頭頭皆顯煥，不拘動寂，體悟無生。正所謂：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執著、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乃豎拂子，云：「還識這箇麼？秖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佛誕日，上堂。「一鎚便就未為性燥，良工三搭不回顧副，英靈作者赤手空拳，與八大龍王鬥富，賣弄家風，熊心豹膽，餓眼下視於諸方，誇張意氣，雷轟電卷之機，出沒縱橫自適。所以釋迦老子纔生下時，便乃手指天地，四顧周行，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世尊恁麼施設，可謂即情塵而打歸自己，托境物以指似於人，取捨臨時，抑揚有準。然雖如是，且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了，貴圖天下太平。』意又作麼生？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鶯下柳條？」

中元日，佛岩默云和尚至，引座。「金風蕩暑，玉律鳴秋，雁唳長空，蟬吟古樹。屋外園林，朝來凝淑氣；庭前桐葉，日午墜秋光。田疇黍穀皆登，岩桂含香欲吐，碧天似水，素月如霜，一一絕纖塵，頭頭無滲漏。當此之際，且道：喚作心耶？境耶？喚作時節耶？因緣耶？到這裏，風穴亦不敢動著些兒。日昨幸承佛岩和尚到來山中，箇箇歡喜無量，須知法遇之緣非同小小。下座，偕兩序頭首率眾同伸拜請：『惟願不吝慈悲，直截道破。』」

小參。「當陽拈出，智眼猶迷，徹底無私，有誰賞鑑？」僧問：「風穴家風，佛來、祖來各與三十棒，有何長處？」師云：「今日不打你。」進云：「山光澹蕩，皓月依稀，未審是神通玅用？法爾如然？」師云：「鶴立孤松雪，猿啼澗下風。」進云：「千聖喚不回頭，諸佛迴無巴鼻，和尚將甚麼號令人天？」師云：「玉箸撐虎口。」問：「風穴重整爐韛，四眾雲臻，未審如何煆煉？」師云：「你是白銕漢。」乃云：「蒲團兀坐，事事不干懷；山寺棲遲，心心無著處。家風冷澹而煞有生涯，雲水相從而甘同寂寞。青山聚首，叙世良緣，莫當等閒，光陰可惜。」遂顧左右，召大眾，云：「秖如頭上是天、腳下是地，耳裏聞聲、鼻孔出氣，此意人人盡知，且道：眉毛終日在眼上，因甚麼不見？參。」

開爐，汝州眾鄉紳入山，東渤禪德領大梁觀察，沈內翰營齋，請上堂。問：「高提祖印，爐韛弘開，向上一機，如何舉唱？」師云：「烈燄騰空。」進云：「十五日以前，鏡中明潔；十五日以後，眼裏著沙。未審淆訛在甚麼處？」師云：「眉毛八字橫。」乃云：「豁開正法眼藏，洞明十虛；透脫向上玄關，冥通三際。理隨事變，寒梅漏墻角之小春；事得理融，汝海涵天邊之皓月。卷舒自

在，今古恒然。茲當元英啟侯，孟冬謹時，碧瓦凝霜，千峰寒色，方外遊人罷搖金錫，林間衲子掛搭開爐，著被青州布衫，焚燒丹霞木佛，說甚南方火爐頭無賓主句？惟貴一團和氣，大家共守白雲。且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良久，云：「失腳踏翻滄海月，大千沙界放光明。」復舉：「道林禪師至秦望山，見一長松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號鳥窠焉。一日白侍郎入山謁師，問云：『和尚住處甚危險。』窠云：『居士危險猶甚。』白云：『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窠云：『晝夜薪火交煎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窠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云：『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窠云：『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白作禮而退。」師拈云：「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止其流者莫若塞其源，侍郎拈出耀眼精金，鳥窠大展作家爐鞴，可謂懷藏寶鑑遇智者以增輝。如斯會得，便見善惡無根、真俗不二；苟或未然，更與頌出：良哉因地有靈根，腰佩黃金叩上乘，善惡兩頭俱剔脫，孔門日月照乾坤。」下座。

上堂。問：「酬天地之深恩，報父母之盛德，未審恩德作麼生酬報？」師云：「無明山上作雲雷。」問：「青山常舉足，緣水轉無流時如何？」師云：「八臂那吒輥繡毬。」進云：「意旨如何？」師云：「念念不停。」乃云：「茲因雲臺魏居士弟兄得得來山，盥沐焚香，延請風穴闔堂清眾啟建七佛道場，營辦香饈供養十方賢聖，乃復殷勤敦請山僧陞於此座，舉揚正法，為眾結般若之緣，專為堂上萱慈植福修因。山僧不辭牽枝引蔓，向錦上鋪花去也。」良久，云：「還會麼？大智圓明，光通今古，靈源玅湛，澤及群生，堅似金剛而不磨，寬若太虛而無盡，重重福德門，種種壽量海，隨時應物，觸處現成，動止恒然，了無作意。不是神通玅用，亦非法爾如狀，乃是當人從無量劫來本自具足一段大受用境界，契券分明，直饒諸佛出世各各放大寶光也則侵占他一星兒不得，唯貴直下一念回光，親證毘盧藏海。然雖如是，且道：承誰恩力便與麼鄭重？但得心空多快樂，經行步步踏青蓮。」下座。

太湖竺文侍者同紫峰陜西回，請上堂。問：「自入長安風味別，歸來仍住舊家山，且道：成得甚麼邊事？」師云：「芒鞋腳底活如龍。」進云：「恁麼則重沐和尚恩光去也。」師云：「照天照地。」進云：「不得錯舉。」師云：「已遍天下。」僧喝，師便打。問：「眼見耳聞，未起分別時如何？」師云：「青山常突兀。」進云：「了了常知非內外，如何進步？」師云：「眼見耳聞。」問：「絕塵寶鏡，衲僧臨臺，如何相見？」師云：「謝三娘秤金。」進云：「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師云：「鄧道士磨墨。」乃云：「今朝冬月初一，林間祝聖雲集，長老稽首焚香，大

眾歌揚佛事，風清月朗，星稀霜寒，普天匝地。歸來宴息方安，又見竺禪催逼，懇請為眾宣揚，鐘鼓喧騰不息。既然策杖陞堂，肚裏全無半字，頻將麈尾高揮，人各眼眼相覷，有等不省禪和喚作西來祖意，只饒虛空點頭，山僧向道：『未是不信誠實之言。』苦哉！自暴自棄。拈棒打出，山門大事因緣了畢。且道：是何意旨？」驀伸手，云：「還會麼？大千沙界掌中觀，摩訶般若波羅密。」

吳憲副入山，示眾。問：「正心誠意乃盡性之微言，嚥氣吞精是修身之笨法，離此二途，請師荅話。」師云：「薄暮鐘初動，開簾喜見君。」進云：「此猶是落艸之談，如何是格外一句？」師云：「問荅自分明。」進云：「某甲即不然。」師云：「你道看。」進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泒聲歸海上消。」師云：「三十棒待別時來。」乃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拈拄杖，豎起，召眾，云：「這箇是拄杖子，還見麼？因甚麼喚作拄杖子？」卓一卓，云：「還聞麼？若向這裏聞見分明，不用之乎者也；苟或未然，山僧更與下箇註腳去也。玅淨明心，了見山河大地；離諸名相，方知日月星辰，莫向外邊馳來，惟在當人本具，但自情消，塵塵盡是佛國；若以智照，念念常見真人。蓋因迷一心而跡困長途，悟萬緣而功歸大道。正所謂：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時了。且道：如何是了底道理？」良久，云：「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閒。」下座。

示眾。「現成公案，美玉無瑕，擬欲參尋，雕文喪德。何也？聞聲悟道，道不是聲；見色明心，心不是色。打開東南西北，一任豎抹橫該；若遇靈利衲僧，自然道頭知尾。所以昔日溈山問仰山云：『《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云：『總是魔說。』溈云：『已後說法，無人奈子何。』仰云：『慧寂即一期之事未密，行履在甚麼處？』溈云：『只貴子眼正，不貴子行履。』看他父子酬唱，略露風規，可謂獅子哮吼而象王回顧，大鵬展翅而丹鳳翱翔。還會麼？」乃豎起拂子，復擊禪床，云：「水到灘頭連月送，鳳飛天外帶雲歸。」

魏夫人設齋，偕男信官魏雲臺請上堂。僧問：「昔日李牧主請沼祖於郢州衙內陞座，今朝魏夫人領眷屬請法於風穴山中，且道：是同？是別？」師云：「今之古之。」進云：「秖如牧主道：『佛法與王法一般。』又作麼生？」師云：「左之右之。」進云：「與麼則看破了也。」師云：「甚處見得？」僧禮拜，師便打。乃云：「見聞不昧，指似覺源，根境雙融，打歸性地，智鑑圓明而照諸群象，真空湛寂而迥絕端倪，觸處卓爾現前，靈機了然獨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脫體虛玄。當恁麼時，如靠一座須彌山，巍然不動，拄地參天，歷歷無回互，明明絕覆藏，箇是解脫門，超諸

方便力，可以滅罪消愆、可以修因植福，改禾莖為粟柄、易短壽作長年，為瑞為祥，有規有鑑。所以道：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且道：如何是應底道理？豁開玅淨圓明眼，識取吉祥安樂人。」

若愚領南鄉眾施主請上堂。師良久云：「正令已行，十方坐斷，千差合轍，一句流通。蓋天蓋地，迥絕遮闌，亙古亙今，了無空缺。塵塵攝入，剎剎圓明，莫向外求，當人本具。在聖、在凡，不增、不減；若僧、若俗，何淨？何塵？譬如虛空包含萬象而不被萬象之所隔礙，又如蓮花從淤泥而生不被淤泥之所染污，一段光明，體本淨潔，無門無傍，四大皇皇。吾不知其名字，強名之曰道。」喝一喝，下座。

除夕，小參。「前年此日，去歲今宵，烏兔循環，光陰倏忽。尋常放過，大似忘懷；檢點將來，渾如昨夢。由是高提祖師心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不去、不住，正恁麼時，要知杷柄盡在當人手裏，心不思量過去事，亦不希望未來法，不於現在有所住，三際平等，一心空寂，淨裸裸絕承當，赤條條無向背，在彼在此、亙古亙今，任運翛然，隨緣得玅。所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然雖如是，且道：年窮歲盡時又作麼生？爆竹一聲除舊臘，梅花幾點笑春風。」

解制，示眾。「全提祖令鎮寰區，倒跨楊岐三腳驢，遊遍剎塵三昧海，須知元在舊茅廬。於此薦得，直須向高高山頂立，管教鼻孔遼天，深深海底行，倩取腳跟點地，無去無來，不動不變，非彼非此，自在自由。所以修山主云：『二破不成一，一法鎮長存，若作一二會，永劫受沉淪。』修山主雖則遍界分身杳無蹤跡，正眼觀來未免藏頭露面。風穴又且不然。」乃舉手，云：「舒則為掌，五指參差；握則成拳，全體獨露。且道：不舒不握又作麼生？動止行藏惟自得，縱橫收放更由誰？」

解制，上堂。僧問：「大事未明時如何？」師云：「百鳥噪春光。」進云：「明後如何？」師云：「皇風成一片。」進云：「現成公案蒙師指，德山因甚不會末後句？」師云：「闍黎道處自分明。」乃云：「汝海風穴寺，衲子雲來集，放下破蒲團，結冬九十日。不學如來禪，那參祖師意？坐臥與經行，毋固亦毋必。寒燒榾柮火，肚饑要飯喫，就裏問如何，最勝無倫匹。元宵制克諧，心空而及第，大眾念摩訶，般若波羅密。」下座。

泉州召化棲菴和尚至，引座。「蕭瑟西風破暑威，庭前喜鵲噪清暉，狼忙掃榻焚香竟，報道同門訪翠微。當此之際，倒屣迎門，顧鑑開懷一笑；拱陞揖坐，奇逢酌茗三盃。只知吐膽傾心，不覺忘前失後，非但主賓一致，更是水乳相投，可謂千載一時，欣幸無量。

所以道：我本無心有所希求，法王大寶自然而至。」遂召大眾：「如向這裏見得，世法、佛法一齊周備；其或未然，知事頭首恭詣召化和尚座前，慇懃拜請，伏惟慈悲開示。」

雲峨喜禪師語錄卷下

嗣法門人果性等編

住長安大興善寺語錄

師在汝州風穴受請，於順治十七年，庚子九月十五日進院。至山門，云：「跋涉江山萬里程，杖頭挑撥水雲深，林間識得賓中主，把手同歸不二門。」拈拄杖便行。

佛殿。上香，云：「三覺圓明，笑倒雲門乾屎橛；一真絕跡，拈起風穴竹筋鞭。空王殿上頻稽首，焦磚打著連底凍。」遂大展三拜。

伽藍堂。云：「吾今既到長安，唯有一事相托，煩君一臂之力。」驀豎拂子，云：「大家扶這箇。」

祖師堂。云：「東震與西乾，一夥白拈賊。」拈香，云：「吾今活捉來，當下俱勦絕。」便燒。

方丈。據座，以拄杖靠禪床，云：「橫按吹毛，全提正令，艸偃風行，十方鎮靜，縱擒殺活在臨時，從教聖凡來乞命。」復卓拄杖，喝一喝。

明日，眾請開堂。師至法座，拈請啟云：「大眾！會麼？內嚴外肅，水乳何分？箇裏無私，流通正眼。如或未委，試聽宣讀。」宣畢，師指法座，云：「須彌燈王如來早已向人天眾前漏逗了也，新興善忍俊不禁，為伊蓋覆一上去也。」即陞座。

拈香，云：「此瓣香，根蒂生於三韓，枝葉茂乎漢國，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金輪永固，寶祚彌昌，四海皆樂文明，萬邦俱陶至化。」又拈云：「此瓣香，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公卿、本省在任尊官、縉紳文學，高遷祿位，永佐堯天。本山請主、在筵緇素，伏願直下早悟真空，永證當來佛果。」又拈云：「此瓣香，二十載蜀水吳山，一朝相逢，兩手分付，今番第六回拈出，奉為浙江寧波府天童堂上林野先師大和尚，爇向爐中，用酬法乳之恩。」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諦無處迴避，擬議推尋，胡餅裏呷汁。畢竟如何？眉橫鼻直。還有知落處底麼？出來道看。」僧問：「舊日家風即不問，新入長安事如何？」師云：「腳跟元不動，時經萬里程。」進云：「恁麼則人人盡樂堯天日，家家齊唱太平歌去也。」師云：「一句道著。」進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琉璃殿上無知識。」僧喝，師便打。問：「長安青門燉煌菩薩曾翻此經，未審此經作麼生翻譯？」師云：「喝囉[口*怛]那。」進云：「且道如何受持？」師便打。僧

喝，師復打。問：「大地眾生為甚麼與學人鼻孔不同？」師云：「切忌以己方人。」進云：「如何是楞嚴大定？」師云：「動也。」師乃云：「大道虛玄，當陽顯露，真機妙密，脫體圓明，卷舒應用以無虧，出沒隨緣而自在，似水投水，如空合空，觸處現成，了無縫罅。恁麼則一任孤峰頂上嘯月吟風、十字街頭和光混俗，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豈有像於去來？到這裏，始可提妙明之心印，廓宗說之通途，施格外之權衡，會偏圓之一致。譬如樂蘊奇音，指妙則宮商應節；人懷覺性，智巧則動用冥真。然雖如是，秖如一句語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又作麼生道？」驀拈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結冬制，晚參。僧問：「無眼、耳、鼻、舌、身、意，畢竟是何面目？」師云：「庭前寒鵲噪斜陽。」進云：「眼光落地時如何？」師云：「一畝之地，三蛇九鼠。」問：「如何是百劫千生一句子？」師云：「斷跟艸鞋，尖簷蒂帽。」僧禮拜，師便打。問：「有苦有樂途中事，如何是歸家消息？」師云：「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僧頓足，師云：「手忙腳亂。」問：「二六時中收來放去，如何是親切處？」師云：「瞎子有人牽，跛子有人扶。」師乃示眾云：「月紀秦正氣象殊，光陰可惜竟何如？等閒獨倚南樓立，四顧風寒滿太虛。堪嗟祖庭秋晚，正法凌夷，乖違本心，人不根道，因茲水雲義聚，互為主賓，宜各慇懃，必不相賺。雖然如是，且作麼生即得？豈不見當年慧可大師問初祖達磨大師云：『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磨云：『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云：『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只今現前大眾人各有心，何必更安？但只著衣喫飯，坐臥經行，取性自由，至矣盡矣。何也？青山綠水仍依舊，萬古乾坤日月流。」

結制，燦然萬居士請上堂。僧問：「第一義諦誠難迴避，囊藏於佛祖機先，漏逗於長安鬧市，今朝狹路相逢，請師重下註腳。」師云：「須彌走入鄰虛塵。」進云：「迎來送往家常事，短限長期過在誰？」師云：「天高群象正。」進云：「謝師荅話。」師云：「海闊百川潮。」問：「鐘鼓聲聲談玅法，風旛繚繞唱圓音，未審是甚麼意旨？」師云：「聲色堆頭臥見聞。」進云：「眾中還有不聞者麼？」師云：「埋沒了也。」師乃云：「一句全提，該羅法界，千差坐斷，永絕端倪，佛祖窺覷無門，人天仰望不及，直得聖凡情盡、心境俱忘，湛寂凝然，泯絕無寄。到這裏，更須知有轉身一路，獨步大方，左右逢原，縱橫變化始得。」遂驀豎拂子，云：「還會麼？萬仞巖前輕撒手，大千沙界露全身。」

咸亨禪人領涇陽眾檀越請上堂。僧問：「承師有言『差排古佛離窠臼』，離卻窠臼又向甚麼處去？」師云：「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進云：「莫是他安身立命處麼？」師云：「三千里外絕淆訛。」進云：「謝師荅話。」師云：「不識好惡漢。」僧便喝，師云：「再喝喝看。」問：「火燒龍王殿，王在何處安身？」師云：「庭前驢子叫。」問：「四大各離，法身當在何處？」師云：「白雲淡淡，杲日暉暉。」僧禮拜，云：「謝師慈悲。」師云：「彼此不著便。」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云：「秋來一葉落，滿地月光輝。」進云：「那箇是親切處？」師云：「寒山逢拾得，撫掌笑呵呵。」進云：「箇中關捩子，了然無縫罅，如何透得？」師云：「退後三步。」問：「大國長安即不問，涇渭清濁事若何？」師云：「灞橋餞別，悲喜交并。」進云：「還有濁而清者麼？」師云：「高著眼。」問：「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如何著落？」師云：「深山藏獨虎。」進云：「畢竟如何？」師云：「淺艸出群蛇。」師乃云：「聲前一句，截斷眾流；信口道來，眼橫鼻直。入林不動艸，入水不動波，然而美則美矣，仔細檢點將來，猶未盡善。直饒掇轉驢腮，謾道止止不須說；掀翻露布，休云我法玅難思。何故噇？瓜田不納履，李下莫整冠，低頭又蹉過，抬眸落二三。興善恁麼告報，大似紫羅帳裏撒珍珠，盡情剖露了也。」遂以拂子作○相，云：「須知就裏深深意，莫把封皮作信看。」

晚參。師云：「真空寥廓，智體虛玄，玅契冥符，了無物我，所以拈花微笑，互相熱謾；面壁、安心，計窮力竭。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雖則二俱敏手，石火電光，徒勞鈍置。直饒古今諸佛祖、天下老和尚，任其千般施設、萬種安排，若到興善這裏，不消一彈指傾便乃高底普應、前後無差。且道：興善有甚長處？餐餐粟米飯，顆顆是黃金。」

高陵眾居士請上堂。僧問：「達磨面壁即不問，斷臂安心意旨如何？」師云：「物見主，眼卓朔。」進云：「正恁麼時，痛耶？不痛耶？」師云：「遠親不如近鄰。」進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師云：「休將庭際柏，擬比路傍蒿。」問：「風穴家風即不問，長安風境事若何？」師云：「商山四皓，其是一人。」問：「棒喝交馳且拈卻，請師直指第一義。」師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問：「世尊陞座即不問，見性成佛請師道。」師云：「迷的迷，醒的醒。」進云：「謝師指出當陽事，十方剎海現全身。」師云：「老僧不曾道著一字。」進云：「情知和尚不肯學人。」師云：「不識好惡。」乃云：「箇事分明不覆藏，何須特地更揄揚？慇懃三請重拈出，兩耳元來在面傍。恁麼見得，便見坐臥經行，人人樂自天常之性；超聲越色，處處輝騰

本地風光。雖則念念攀緣，便乃心心永寂，明明不昧，了了常知。且道：知一切法而即心自性又作麼生會？」良久，云：「風吹天際寒雲動，雪壓難摧澗底松。」

梁沖霄居士請上堂。僧問：「日中有影，因甚鏡裏無痕？」師云：「明眼人前三尺暗。」進云：「撥艸瞻風，貴圖見性，即今學人性在甚麼處？」師云：「海島金山笑善財。」問：「蚯蚓截為兩段，未審性在那一段？」師左右顧視，云：「會麼？」僧擬議，師便打。問：「喜怒哀樂尋常事，一念未生時又作麼生？」師云：「山青水綠。」進云：「懷珠乞丐覓他寶，帶露瞻風卻是誰？」師云：「雪峰道底。」問：「一念未生全體現，超凡入聖事若何？」師云：「上者不高，低者不下。」問：「心本無心因境有，了境唯心事若何？」師云：「眼睛似木[木*突]。」進云：「本來清淨，因甚又不了？」師云：「重添搕[打-丁+(天/韭)]。」乃云：「丹心一點，動合神猷，運化千般，冥符至理，雖則難思正體，非情可擬，要知莫測靈明，即緣而照，若洪鐘之在架，隨扣擊以成聲。大道虛玄，故無求而不應，正所謂：無門無傍，四闥皇皇，吾不知其名字，強名之曰道。還會麼？金蛇入夢情偏喜，龍過禹門燒尾新。」遂喝一喝，下座。

請斌雅鑑首座立僧，天涯禪人領眾居士請上堂。僧問：「盡大地是箇禪堂，未審誰是禪堂裏面人？」師云：「家住大梁州，更覓長安路。」進云：「內不放出，外不放入，且道：是甚麼意旨？」師云：「鼻孔元來搭上唇。」問：「朝日忙忙即不問，古澗寒泉事若何？」師云：「雲在嶺頭閒不徹。」問：「心不是根，法不是塵，正當恁麼時如何？」師云：「見你納敗闕。」僧喝，師云：「好不識羞。」乃云：「拈起須彌鎚子，當陽擊碎虛空，徹底了無巴鼻，縱橫八面玲瓏。於此端的，始可開鑿人天眼目、提持格外風規，一任換斗移星，與人解粘去縛，著著有出身之路，頭頭全殺活之機，權衡佛祖龜鑑宗乘，奪食驅耕本無作意。興善僧堂眾雖不多，箇箇病在膏肓，宜早晚至首座寮請求發藥便可痊安。」

冬至，山林知殿領眾居士請上堂。僧問：「大地乾坤即不問，狹路相逢事若何？」師云：「退身三步。」進云：「一年三百六十日，返復元來是這漢。」師云：「錯認定盤星。」問：「碧潭一釣蛟龍上，請師相見事若何？」師便喝。進云：「一聲喝轉現全身。」師云：「庭前古柏翠，谿底霜雪寒。」問：「如何是西來密旨？」師云：「昨日有人從東土來。」進云：「人人有箇影子，因甚踏不著？」師云：「為你腳跟不穩。」乃云：「乾坤有象，化育無私，四序遷移，玄樞不動。截群機於未兆，剔突團欒；戢冥運於即化，混融翬翟。那邊、這畔，無可、不可，若隱、若顯，體用全彰，更

須把住牢關，凝然湛寂，滴水滴凍，佛祖覿捕無門，人天難以措足，便好放開線道，一陽來復，匝地普天。然雖如是，把住則且置，放開時又作麼生？昨夜面南看北斗，梅花早報一枝春。」喝一喝，下座。

謝監院暨兩廊眾耆舊上堂，敘謝畢。師復云：「兩廊義重同監院，遠請山僧結勝緣，佛事人情皆周備，風拋瑞雪喜成團。」下座。

解制，小參。師以拄杖驀擊禪床，云：「拈起千尋兔角杖，敲開蓬戶萬重關，莫將心意求玄會，月落潭空碧玉寒。」復舉：「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五祖演云：『若有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築著磕著。』」師拈云：「八面玲瓏，須是釋迦老子；通身手眼，還他五祖禪師。雖則同床各夢，檢點將來，大似徐六擔板。興善又且不然，若有一人發真歸元，饑嗔飽喜，閒坐困眠。且道：與他先德相去多少？試檢點看。」

解制，上堂。僧問：「把住牢關即不問，放開一路事如何？」師云：「艸鞋獰似虎，拄杖活如龍。」進云：「朝來門外千峰雪，頃刻陽和當下消。」師云：「誰恁麼道？」師乃云：「十方雲集，善哉良緣，表裏雍容，當為何事？結制共開爐，同向無煙火，冷灰忽豆爆，三千世界簸粵。自客歲孟冬暨望以至節屆上元，曲指從頭數來，看看九十日畢，然而慎初護末、原始要終，首尾一如，全無縫罅，不參禪道佛法，大家共樂無為，當場奪取錦標，直下心空及第。雖然如是，且道：不結不解，向上還有事也無？」乃豎拂子，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天童林野奇老和尚十周忌辰，超凡知事領眾設供，上堂。僧問：「初祖單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今日興善上堂，搖唇鼓舌作麼？」師云：「雲生嶺上，月落澄潭。」進云：「打鼓弄琵琶，相逢兩作家，秖如不動聲色還辯得麼？」師云：「三千里外少知音。」進云：「恁麼則秦川八百獅子吼，大地龍象盡皈依去也。」師云：「[口*迷]哩嘛哪。」乃云：「眾微互一，性相融通，充塞古今，隱顯不二。」遂驀豎拂子，云：「大眾！還委悉麼？」復作○相，云：「箇裏若言有生有滅，特地乖張；或謂無欠無餘，轉見漏逗。直饒來不可抑、去無所追，猶未是向上巴鼻、末後牢關。何也？不起滅盡定而現諸威儀，不捨凡夫法而圓諸聖行。如向這裏薦得，便見天童先師；苟或未然；下座至真前拈香，兩彩一賽。」上供竟，指真云：「只這闡提老倒，法門至惡遺殃，不肖之子更毒，極情證父攘羊。道大誰當辨的，機深不自忖量，藉沒拈花正脈，濟宗一泒綿長。電捲星馳兮滔天作略，金聲玉振兮擲地風光，十年晏寂天童塢，四海雄濤潑太倉。今者興善幸逢作忌，謹具蘋蘩之儀聊

申供養，不為酬恩報德，貴要整復頹綱。」遂召眾云：「且道：頹綱作麼生整？香爇一爐瞻九拜，明月清風曉夜涼。」
無際禪人生日，請上堂。「久不陞堂顯正宗，藥山之道有遺風，淮南禪者勤伸請，錦上添花又一重。時當季夏末旬之初，炎焚爍石，燎空蒸鬱，流金鼎沸，處處槐庭脫巾避暑，人人啟戶揮麈尋涼，伏火催詩，蟬螿聒耳。正恁麼時，薰風自南來，掀翻父母未生前面目，畏日從東出，照徹見聞知覺根源。即此會悟無生。觸境隨緣不變。所以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迴避？』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召大眾，云：「如向這裏會得，觸境不昧，性相圓融，知恩報恩，時時奉重；苟或未然，三冬向煖火，九夏取風涼。」
超凡知事領長安眾居士設齋，請上堂。師云：「蟬聲聒噪，秋色離披，月皎長空，香飄丹桂，明明生佛已前，了了見聞不昧，古人從此打失鼻孔，可惜而今寂寥，山僧到這裏固是分疏不下，未識諸人以為何如？試檢點看。」擊拂子，下座。
中元日，上堂。「金鎚影動，寶劍光寒，逼塞虛空，貫通今古，是以究一真而莫測，極諸法以無餘，絕凡聖之名模，出語默之徑路，性相平等，神機活然。所以昔有老宿一夏已來并不為師僧說話，有僧自歎云：『我只與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二字也得。』老宿聊聞，乃云：『闍黎莫[斯/言]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與麼道了，叩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鄰壁有老宿聞，乃云：『好一釜羹，被兩顆鼠糞污卻。』可謂本正則無正，這二老宿雖則激濁揚清、全體大用，仔細看來，也是泥裏洗土塊。興善一夏已來四方雲集，竟不論正因及於有無，但只饑來喫飯、倦即打眠、熱則乘涼，隨緣自在。雖然，秖如一夏至今九十日圓滿，明得甚麼邊事？突出虛空搏玅翅，踏翻滄海起游龍。」
長安大興善寺語錄終

雲峨喜禪師住風穴後錄

佛成道日，上堂。「離婁有意，徒使白浪滔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在掌。當機覿露，本自圓成，不落功動，豈從外得？所以吾佛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然雖如是，且道：正覺山前，臘月八夜，睹明星豁然大悟又作麼生？」以拂子劃圓相，云：「雲收萬里乾坤淨，一點無私照古今。」
師誕日，若愚領眾請上堂。僧問：「鉗鎚高舉即不問，鐵樹開花事如何？」師云：「地肥茄子大。」進云：「瓊枝遶動天關轉，綠葉

飄時地軸搖。」師云：「總不見些兒。」進云：「恁麼則和盤托出增光彩，普利人天鎮斯時。」師云：「放汝三十棒。」乃云：「東風煖逐晚雲輕，滿目晴光春色明，嫩柳妍花紅鬥綠，鶯啼燕語話無生。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於此會得，便見父母未生前面目，了知當人本命元辰，用處聲色純真，舉時乾坤獨露，物物頭頭顯示衲僧巴鼻，塵塵剎剎摠是佛祖家風，是以人天共本、凡聖同元，物我一如、心境不二，得非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者耶？」喝一喝，卓一卓，下座。

上元，解制，小參。「南尋諸友，可惜艸鞋；絕學高流，虛消歲月。二途不涉，平地喫交，打點將來，失卻鼻孔。且道：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云：「疑團撲破情何及？諸見空時理莫窮，南岳五臺從去住，桃紅李白笑春風。」

結制，晚參。「塵劫來事只在如今，如今不了更經塵劫。」乃召眾，云：「諸禪德！且道：作麼生了去？」良久，云：「還會麼？頭頂天，腳踏地，三千里外絕淆訛；眼見色，耳聞聲，二六時中觀自在。處處壁立萬仞，頭頭不著纖埃，百匝千重，貫通今古。這裏見得，何妨拖泥帶水，渾俗和光，智照圓明，全體獨露？雖然，秖如雲門大師道：『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卻是饅頭。』又作麼生會？」驀拈拄杖擊禪床，云：「當陽薦取來時路，策轉青藜信步歸。」便下座。

上堂。師云：「諸方十月十五結制，風穴仲冬初一開爐，雖則遲早不等，也應柴炭俱儲珍重，挑灰弄火，大家惜取眉鬚，贏得一團和氣，隨緣日用皆如雲來，同甘寂寞，清貧快樂有餘，坐臥經行自適，搬柴運水無拘，校之朱門富貴，林下道人迥殊。」遂左右顧眾，云：「且道：林下道人有甚麼長處？踏翻關捩生涯別，不愧堂堂大丈夫。」

解制，小參。「過去諸如來駕馬休征，忘功罷業，坐治太平，隨聲便喝；現在諸菩薩戈甲隨身，開天闢地，血戰沙場便喝；未來修學人各負良能，皆呈玅手，大家依樣畫葫蘆便喝。這一隊漢，若不遇山僧收伏，將來幾乎分疆裂界，獨守方隅，割截虛空，徒以自守。然雖如是，且道：風穴這裏四來禪眾雲水高流，三冬告圓，一期果滿，又作麼生酬？」驀豎拂子，云：「隴頭春逼梅拋玉，溪上風催柳吐金。」喝一喝，下座。

上元，解期，上堂。師乃云：「一夥白面禿頭虫，問水尋山訪性蹤，不在他方求住止，卻來風穴伴殘冬。荳腐饅頭小米飯，粗飽安然笑展容，富貴滿爐燒榾柮，大家相向煖烘烘。一團和氣好消息，幾箇知音就裏窮？現成公案都不會，妄想狐疑瞎用工。黑山鬼窟排身入，摸著根源兩手空。回首忽睹燈明佛，放光動地潑天紅，乘時

要賞元宵節，打開布袋任渠儂。」遂以拂子敲空，又擊禪床，云：「瑞瑞瑞鼕鼕端兒。」下座。

上堂。師乃以拂子作〇相，云：「若向這裏薦得，便見父母未生前面目；苟或未然，牽枝引蔓，再打葛藤去也。鐘鼓喧騰，群生聳耳，主賓酬唱，海眾翹勤，不落聲色見聞，突出當人面目，了無生住異滅，會取本命元辰，澄澄絕照，法法圓明，即此便見人天共本、凡聖同源，物我一如、心境不二。然雖如是，且道：如何是父母未生前一著？萬里風雲寒色重，紛紛雨雪戰春光。」擊拂子。

知還都寺、含白書記、圓蒲知客，德安、守賢侍者，同向南方請大藏回，上堂。拈香祝聖罷，敷座，云：「開口成雙橛，無言落二三，除卻兩頭，不居中道。如有作家衲僧，試出眾道看。」僧問：「大藏法寶還有一口氣轉得也無？」師云：「問處甚分明。」進云：「佛說三藏法，元為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佛法向甚麼處著？」師云：「是山皆有寺，何處不為家？」進云：「大海波心，瀑流不息。」師便打。問：「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錯過，如何有三藏十二部？」師驀豎拄杖，云：「速道。」進云：「猶轉第二藏也。」師云：「你道第一藏看。」僧便喝，師便打。乃云：「原夫先聖於無量劫中勤苦受盡，了悟真常，所得祕要法門甚為稀有，承無漏根力，唱道雞園、騰芳鷲嶺，四十九年三百餘會，鼓舌搖唇，橫揮豎抹，談說三藏一切修多羅教，謂之建法幢、立宗旨，東流震旦、西紹迦維，衣被一切眾生，洞達群靈心府，盡未來際永證菩提。然雖如是，且道：此一段奇特因緣向甚處得來？」驀豎拂子，云：「要知盡從這裏出。何也？豈不見道？一切諸佛及諸佛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左右顧眾，云：「且道：此經又從甚處出？」良久，云：「還會麼？如其會得，方知日用二六時中，著衣喫飯、阿屎放尿、折旋俯仰，俱是諸佛如來法藏三昧海；脫或未然，向第二義打之遶，互相熱瞞去也，乃敘事畢。」復云：「秖如祖師道：『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又作麼生？碧天明月流光遠，大地江河入海長。」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師云：「時逢上元之際，恰遇林下解制，昨歲孟冬聚首，看看九十日畢，光陰迅速何憑，於戲如駒過隙，諸方浩浩談禪，風穴法無滋味，搬柴遠上高峰，歸來汗流脊背，脫粟飯與饅頭，一飽噇眠熟睡，幸不見神見鬼，依舊眉橫鼻直，滿肚妄想紛飛，尖斗量之不及，大似雪點紅爐，究取了無巴鼻。於此若解承當，便是心空及第，正溜麼時，大家念箇嚇嚕嚇嚕嗍唎嗍唎。」以拂子敲禪床，云：「還委悉麼？信手擊開不二門，從君出入無迴避。」

修建水陸會，眾請上堂。師云：「宏機普應，正體湛然，大用全提，隱顯莫測，諸佛以此津濟四生而慈心廣被，菩薩以此梯航九有而悲智圓明，等閑收放縱橫，一段真歸掌握，神功如乾坤之覆載，化育若日月之照臨，光含萬象無遺，福庇群生有賴，由是或現三頭六臂摧伏魔軍、或示萬別千差成就正覺，難思玅德，利物何窮？所以道：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然雖如是，且道：法會告圓，離苦得樂一句又作麼生？」驀拈拄杖，卓云：「杖頭雨雪無層數，買得春光不用錢。」

上堂。「雨霽春光艸木榮，山花啼鳥話無生，覺天風月成何事？千載流芳化育清。恁麼，則物物頭頭包含法界，塵塵剎剎普現全身，當機指作司南，徹底了無向背。正所謂：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便能巨闢重關，單提獨弄，作人天之正眼，實佛祖之良模，照用同時，隱顯自在。然雖如是，且不落貪緣一句作麼生道？心地不栽閑艸木，滿途荊棘綻蓮華。」

風穴後錄終

問荅入室機緣

元一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運籌幃幄中，決勝千里外。」進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斫卻月中桂，清光倍更多。」進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金翅劈海，直取龍吞。」進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華山圖蹟上，潘閬倒騎驢。」

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東司籌子念摩訶。」僧云：「即是我。」師云：「這齷齪鬼。」

僧問：「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為甚麼天傾東南、地傾西北？」師云：「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僧云：「某甲把斷要津去也。」師云：「漏逗了也。」僧禮拜，師與當頭一蹋。

僧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請問：知有箇甚麼？」師云：「吾常於此切。」僧云：「某甲為甚麼不知？」師云：「汝喫粥了也未？」僧云：「喫了。」師云：「又道不知。」

晚參。師舉：「僧問雲門：『學人不起一念時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意旨如何超越？』」元嶮、貫一云：「撼搖不動。」養心云：「撐天拄地。」參退，師即一齊榜出法堂前，乃鳴鑼集眾，命三僧端容班立上位，師便大展坐具，將撐禮拜，三僧俱驚怖迴避，師笑云：「將謂有險峻之機撐天拄地，撼搖不動，元來只如此。」便一齊掌退，歸方丈。

悟元、率中、隱微三僧掛搭次，謝單，師問云：「汝等是身進堂耶？是心進堂耶？」僧俱無語，師勵聲正色曰：「你們主人公也不曾帶得來，如何要到我這裏住？」僧皆悚然，班拜一齊胡跪，師遂以拂子點云：「南無佛陀耶，南無達摩耶，南無僧伽耶。」復鳴指一下，歸方丈。

凌司李參，師云：「莫便是十如居士麼？」荅云：「是。」師即欄胸搦住，云：「覿面相逢一句，速道速道。」士茫然，師云：「不是，不是。」士云：「太鹵莽生。」師云：「賺我來，賺我來。」良久，復問：「向聞居士留心箇中。」士云：「元不曾。」師云：「幸值不曾，若曾，三十棒一棒也不饒。」士云：「且道：棒頭有眼？無眼？」師云：「山僧今日不打你在。」士云：「要且無下手處。」師云：「不知痛癢漢。」士無語。

問林我知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廢說，且不即不離意旨如何？」林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躲跟禪和。」林便拜，師即打出。

晚參。師垂問云：「適纔達磨大師從少林來，被趙州驀面一指，走入柏樹子裏去也，汝等諸人作麼生救取他出來？」眾下語不契，師云：「山僧救他去也。」便一齊掌退，歸方丈，遂問侍者云：「大眾救不得，汝等試救看。」玄印近前作聽勢，蓮萼云：「蒼天，蒼天。」慧生云：「相隨來也。」師哂之。

僧求開示，師云：「汝未進山門時，頭頭頂住青天；今進山門了，步步蹋著實地。」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幸汝不會，若會，山僧即無藏身處。」

問徹維那：「趙州道：『昨夜三更，文殊、普賢相打，各與三十棒趁出。』且道：是賞他？是罰他？」徹云：「賞罰分明。」師云：「鄭州出曹門。」徹纔禮拜，師即打出。

問福侍者：「明月在天，影涵眾水，是甚麼消息？」福云：「照天照地。」師云：「換卻你眼睛。」福即抽身出方丈，師云：「可憐生。」

問玄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印云：「放和尚三十棒。」師云：「山僧過在甚麼處？」印云：「再犯不容。」師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鄄？」印擬議，師云：「汝適纔道過了也。」乃直打出。

問耕畬：「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放過即不問，且道：一如何舉？」畬無語，師打出方丈。

問斷峰：「如何是賓中主？」峰從東過西。師云：「如何是主中賓？」峰又從西過東。師云：「賓主相逢合談何事？」峰便禮拜，師便打出。

問玄默：「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將甚麼對？」玄便喝，師云：「不是達道人。」玄云：「那箇是道？」師便喝，玄便禮拜，師直打出。
問真副寺：「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為甚鹹底即喜，淡底即厭？」真云：「少他一點不得。」師云：「是甚麼人境界？」進云：「嶽邊頓落千山勢，海上消歸萬派聲。」便禮拜，師便打。
師拈拄杖，問均濟云：「若喚作色，塞卻你眼。」卓云：「若喚作聲，塞卻你耳。不落聲色，你作麼生道？」濟便喝，師云：「落聲色了也。」濟便抽身出方丈，師隨後便打。
問慧泉：「如何是佛？殿裏的。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佛？杖林山下竹筋鞭。此三轉語，你道那一語親？」慧豎拳云：「與這箇無二無別。」師云：「錯。」慧便喝，師云：「納敗闕漢。」慧云：「莫謗他好。」師打云：「卻是你謗我。」
問煙樹：「聲前薦得，箭過新羅；句後承當，刻舟記劍。不涉二途，你作麼生道？」樹便禮拜，師云：「躲跟漢。」樹便喝，師即打出。
師拈拄杖，問僧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乃豎起云：「這箇是色，那箇是心？」僧便拜，師卓一卓，云：「這箇是聲，那箇是道？」僧喝，師云：「要知除去聲色、悟迷始得。」
問慧生：「有一人在萬丈枯井裏，不假寸繩，作麼生出得？」慧便喝，師云：「恁麼在金剛水際埋沒了也。」慧抽身便出，師隨後便棒。
問虎堂：「二邊不著，中道不居，你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堂便禮拜，師云：「無地頭漢。」堂便喝，師便打出。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臨崖看澀眼，特地一場愁。」僧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夜來風雨妒，花落有誰知？」僧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天子一怒，伏尸萬里。」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垂衣皇化，野老謳歌。」
問光明僧：「如何是你眼？」光僧指眼。師云：「如何是你耳？」光僧指耳。師云：「色身敗壞時，光在甚麼處？」僧便禮拜，師打云：「向這裏照天照地去也。」
問僧：「近離甚處？」僧云：「五臺來。」師云：「文殊為你說甚麼法？」僧云：「穿衣喫飯。」師云：「四大分散時，穿喫箇甚麼？」僧喝。師云：「鼓粥飯氣。」僧擬議，師云：「裨販菩薩者，罪不容誅。」僧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未審是那箇心？」師云：「露也。」僧云：「在甚處？」師云：「沒了也。」

指極禪人領眾同參。師問：「近從那邊過來？」極云：「楊山來。」師云：「楊山幾時解制？」極云：「正月十五。」師遂舉如意，云：「你從結制以來，腳跟下曾蹋著這箇麼？」極擬議，師便打。復問參眾：「適纔錯打這上座，入地獄如箭射，汝諸人還救得山僧麼？」眾無語，師云：「既無人救得，山僧自救去也。」以拄杖一齊打出。

一日，僧呈偈，師云：「汝那裏討來底？」僧云：「學人自作底。」師云：「木人騎馬過西天，且道：那邊有甚麼事？」僧云：「特來請問和尚。」師以手指云：「過者邊著。」僧即從西過東，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是汝自作底，為甚麼不會？亂統禪和。」便打出。

僧問：「靈苗瑞艸，為甚麼野父愁耘？」師云：「好事不如無。」僧云：「學人一拳打破虛空，向甚麼處藏身？」師云：「費力不少。」

昆堂問：「喚作虛空則觸，不喚作虛空則背，不觸、不背，畢竟喚作甚麼？」師云：「合取兩片皮。」空纔擬議，師拈棒直打出方丈。

淨白問：「大地無寸土，學人從甚麼處來？」師云：「你即今在甚麼處？」白便喝，師云：「胡喝亂喝。」白無語，師便打。

蕭居士求開示，師乃敲禪床，云：「會麼？」士云：「不會。」師云：「若不會，山僧更與下箇註腳。」遂遶禪床一匝，士云：「某甲亦隨和尚一步步去。」師云：「獅子咬人，韓盧逐塊。」

師與觀察[山*惠]巢張公茶話次，公曰：「若論箇中事，本自現成；到這裏，吾為甚麼不知？」師曰：「不知者即良知也，蓋無知而無所不知耳，但能一念回光，體會源頭明白，則道無不在矣。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公曰：「吾固不知，請師指教。」師曰：「檀越貴姓？」公曰：「賤姓張。」師曰：「居士元來卻知。」公乃快然肯首，師曰：「三千里外絕淆訛。」

師一日因侍御李公偕內翰松谷張公相訪，坐喜公池，李曰：「學生為此事不明，今特參承座下，請師不倦垂誨。」師舉起如意，曰：「會麼？」李曰：「不會。」師曰：「覿面相呈，為甚麼不會？」李曰：「然隱微之妙理，未足以聲色形容也。」師曰：「檀越高論，略違貴教之本旨。」李曰：「何謂耶？」師曰：「不見道：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乎。」李曰：「如何即是？」張曰：「據吾所見則無處不是。」師曰：「是箇甚麼？」張乃顧李公相笑，師曰：

「眼眼相覷此事，竟不致於隱諱矣。」李曰：「如何下手？」師即與二公長揖而別。

湛然禪人請益，云：「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乞和尚方便開示。」師云：「諸佛智慧者，即當人之自性也。何遠乎哉？此性囫圇無縫罅，收放絕行藏，正所謂：絕是非之端，超思議之表，得非甚深無量者耶？纔作與麼見解，則不能入、不能知耳。所以道：無門即解脫之門，無路乃道人之路，備矣。故日昨與公相見時，山僧即問大德：『向來高隱何處？』公荅曰：『牛家集，吉祥菴。』山僧曰：『業何所為？』公荅曰：『凡有往來者隨分結緣。』山僧曰：『忽然撞著箇銅頭鉄額漢來，汝作麼生管待？』公彼時無對就。向這裏若透得去，可謂功不浪施；其或未然，更與拈出：箇事元來無狀名，豈能詮註論疏親？頭頭應用無虧缺，處處縱橫本現成。隱顯翛然從去住，高低豁爾絕危平，芥中元納須彌在，莫謂須彌納芥身。」

拈古

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太平。』」

拈云：「世尊不解覆藏，惹得雲門眼熱。」

舉：「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花，獨迦葉微笑。」

拈云：「世尊具拏龍之手，迦葉有陷虎之機，然雖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要且謾他百萬人天一點不得。」

舉：「世尊臨涅槃時以手摩胸，告眾云：『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無令後悔。』時人天百萬悉皆領悟。」

拈云：「這老倒一生出乖露醜，抵死猶自不知羞。當時若遇山僧在會，便乃和聲推倒，喝散大眾，免致累及這一夥墮在聲色裏，直至如今出不得。」

舉：「世尊因外道手握活雀兒，問云：『為死？為活？』世尊以足跨門限，云：『你道我欲出？欲入？』」

拈云：「世尊被外道一問，至今出入不得；外道被世尊一擒，便乃收放莫由。有人救得這兩箇漢，便請下一轉語。」

舉：「殃崛托缽至一長者家，其家婦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卻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

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即往告之，其婦得聞即免產難。」

拈云：「殃崛回問世尊，往來辛苦；婦聞當下分娩，母子一雙。且道：『我自賢聖法來未曾殺生』，又且如何話會？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舉：「文殊三處過夏因緣，尊宿云：『好一搥，又卻放過，甘作小乘。』」

拈云：「尊宿與麼道，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殊不知，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

舉：「香嚴初開法，溈山令人送書並拄杖至，嚴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云：『和尚為甚如此？』師云：『秖為春行秋令。』」

拈云：「溈山送拄杖，兵隨印轉；香嚴接得便哭，將逐符行。且道：春行秋令意旨如何？舌頭無骨。」

舉：「法眼示眾云：『這裏聚集少時，為上座僧堂裏；這裏聚集少時，為上座三門頭；這裏聚集少時，為上座寮舍裏。為復說上座過？別有道理會？』下有數尊宿對，一人云：『諸佛出世也有這箇方便。』一人云：『今日離章義。』一人云：『你道他為人在甚麼處？』一人云：『點燈等上座多時也。』一人云：『甚麼處聚集來？』」

拈云：「法眼老漢只顧掩耳偷鈴，殊不知傍觀者哂。諸尊宿雖則孟春猶寒、仲夏毒熱，簡點將來，盡是隨摟撒漢。且道：普濟又作麼生？煙雨盜將山色去，溪風送出水聲來。」

舉：「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了也。』趙州云：『和尚棒教阿誰喫？』泉云：『王老師過在甚麼處？』州乃作禮。」

拈云：「南泉問罪依贓，趙州據款結案，若到風穴門下，教他自領出去。何故？罪不重科。」

舉：「疏山因院主造塔畢來白山，山云：『汝將多少錢與匠人？』主云：『一切在和尚。』山云：『為將三文錢與匠人，為將兩文錢與匠人，為將一文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主無語。後舉侶大嶺，嶺云：『還有人道得麼？』主云：『未有人道得。』嶺云：『汝回舉侶疏山，道大嶺云：「若將三文錢與匠人，和尚今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文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垂一隻手。若將一文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主回舉侶疏山，山具威儀，望大嶺禮拜，嘆云：『大嶺古佛放光射至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云：『我恁麼道，也是龜毛長數丈。』」

拈云：「院主雖與造塔，勞而無功；疏山不解還錢，徒為算數。當時若是風穴，待問：『汝將多少錢與匠人？』向他道：『分文不直。』不唯絕累大嶺不了，抑免疏山尸骸遍地。然雖如是，且臘月蓮花、龜毛長數丈又作麼生？蝸牛頭角兩丫叉。」

舉：「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公案。

拈云：「諸方盡謂這僧錯過馬師父子，枉費自家艸鞋。殊不知，馬師父子鼻孔俱落在這僧手裏，具眼者試辨看。」

舉：「趙州因僧問：『皓月當空時如何？』州云：『猶是階下漢。』僧云：『請師接上階。』州云：『月落後相見。』」

拈云：「透生死關方能高超物表，秉殺活劍始可接物利生，這僧若不遇趙州，一向扶籬摸壁、帶鎖擔枷。然雖如是，且道：月落後又作麼生相見？水歸大海波濤淨，雲到蒼梧氣象閒。」

舉：「溈山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山云：『若是百丈先師，子須喫痛棒始得。』仰云：『今日事作麼生？』山云：『合取兩片皮有分。』仰云：『此恩難報。』山云：『非子不才，老僧年邁。』仰云：『今日親見百丈師翁。』山云：『向甚麼句中見先師？』仰云：『不道見，只是無別。』山云：『始終作家。』」

拈云：「溈仰父子可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線去絲來，機輪活脫。當此之際，且作麼生是他得見百丈師翁處？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

舉：「長生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靈云：『露柱懷胎。』生云：『分後如何？』靈云：『如片雲點太清。』生云：『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靈不對。生云：『恁麼則含生不來也。』靈亦不對。生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靈曰：『猶是真常流注。』生云：『如何是真常流注？』靈曰：『侶鏡常明。』生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靈曰：『有。』生云：『如何是向上事？』靈曰：『打破鏡來，與子相見。』」

拈云：「長生玄關深鎖，靈雲八字打開，直得古今洞明、纖塵不隔。然雖如此，猶未是向上巴鼻在。且作麼生是向上巴鼻？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舉：「南泉示眾云：『法身還具四大不？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褌。』道吾云：『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泉不違前語，與褌一腰。」

拈云：「南泉雖則不食前言，要且不是好心。道吾贏得一腰褌，竟不知著賊。風穴當時若在，但道：『請和尚歸方丈喫茶。』不

唯契他南泉，亦免互相鈍置。」

舉：「五祖因僧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腳，未審切箇甚麼字？』祖云：『缽羅孃。』」

拈云：「這僧切腳頗真，其奈五祖還字未的，卻把音和之門切作麻韻不定。風穴又且不然，一大藏教是箇切腳，未審切箇甚麼字？劈脊便棒。何謂如此？豈不見道：有聲韻中直取，見形篇內活拏。」

舉：「國師三喚，侍者三應，師云：『將謂吾辜負汝，卻是汝辜負吾。』」

拈云：「國師三喚，竹影掃階塵不動。侍者三應，月穿潭底水無痕。且道：負汝、負吾又作麼生？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舉：「天皇因龍潭問：『某甲自來，不蒙指示心要。』皇云：『自汝到來，未嘗不指示汝心要。』潭云：『何處指示？』皇云：『汝擎茶來，吾與汝接；汝行食來，吾與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頭。何處不指示汝心要？』潭佇思間，皇云：『直下便見，擬思即差。』潭當下有省，復問：『如何保任？』皇云：『任性逍遙，隨緣自在，但盡凡情，別無聖解。』」

拈云：「天皇雖有打破虛空底鉗鎚，且無補綴陰陽底針線。只今若問風穴：『如何保任？』即喚云：『闍黎！』待伊應喏，向道：『歸堂喫茶去。』」

舉：「芙蓉楷侍投子遊園，子度拄杖與楷，楷便隨行，子云：『理合與麼？』楷云：『與和尚提鞋挈杖，不為分外。』子云：『有同行在。』楷云：『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楷：『早來說話未盡在。』楷云：『請和尚舉。』子云：『卯生日，戌生月。』楷即點燈來，子云：『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楷云：『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云：『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楷云：『和尚年尊，缺他不可。』子云：『得與麼殷勤？』楷云：『報恩有分。』」

拈云：「明投暗合，玉轉珠回，賓主和同，不無洞達。然則曹洞門下足可觀光，若據臨濟兒孫，麤硬拄杖未肯放過在。何也？那邊不住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日輪？」

舉：「神藏示眾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南泉云：『與麼依師道始得一半。』黃檗運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話。』」

拈云：「潑油救火渾閒事，雪上加霜愁殺人。」

舉：「藥山坐次，有僧問云：『兀兀地思量箇甚麼？』山云：『思量箇不思量底。』僧云：『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山云：

『非思量。』」

拈云：「大小藥山被這僧拶著，直至如今轉身不得。」

舉：「九峰希廣禪師首謁雲蓋智，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床，展兩手，吐舌示之。希打一坐具，智云：『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琳云：『你意作麼生？』希又打一坐具，琳云：『好一坐具，祇是不知落處。』又問真淨，淨云：『你意作麼生？』希又打一坐具，淨云：『他打你也打。』希於言下大悟。」

拈云：「九峰雖則三度令行，到底不知坐具落處。真淨道：『他打你也打。』正是金鍮莫辨、玉石難分。且道：即今還有辨得出底麼？若辨得出，生陷無間地獄；其或未然，鶴有九皋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舉：「西院思明禪師問保壽云：『蹋破化城來時如何？』壽云：『不斬死漢。』院云：『斬。』壽便打，院連道十聲斬，壽連聲打十棒趁出。復云：『適來這僧將赤肉抵他乾棒，有甚麼死急？』次有僧云：『某甲啟和尚，問話底僧在大覺處來，兩人同參，在這裏見解總與麼，恐已後委悉和尚法道，須是趁出二人；若不趁出，已後難得人承嗣。』壽便趁出陳白這僧。」

拈云：「西院縱然蹋破化城，要且腳跟未得點地。保壽雖則不斬死漢，早已血濺梵天。只如趁出陳白這僧，意作麼生？韜略雙全多意氣，安南塞北一齊收。」

舉：「翠微無學禪師因龍牙問：『自到和尚法席，每每上堂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微云：『嫌箇甚麼？』牙後又問洞山，山云：『爭怪得老僧？』後又問法眼，眼云：『祖師來也。』雪竇云：『兩箇漢被這僧穿卻，唯有法眼與他同參。』」

拈云：「雪竇老漢秖具一隻眼，只知兩箇漢被這僧穿卻，殊不知這僧被法眼穿卻。」

舉：「大慧拈竹篦問僧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云：『甕裏怕走卻鱉那？』慧下禪床，擒住云：『此是誰語？速道。』僧云：『實不敢相謾，是竹菴和尚教某甲恁麼道。』慧連打數棒，云：『分明舉侶諸方。』」

拈云：「大慧奮獅子之威獰，驗破群狐肝膽。這僧不合傳言送語，甘代別人喫棒。棒雖喫了，還知大慧老人為人處也未？」

舉：「雙峰禪師示眾，云：『進一步即迷理，退一步即失事，饒你一向兀然立，又同無情。』時有僧問：『如何得不同無

情？』峰云：『動轉施為。』僧云：『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峰云：『進一步，退一步。』僧便作禮，峰云：『向來有人與麼會，老僧不肯伊。』僧云：『請師直指。』峰便打出。」

拈云：「雙峰與麼施設，可謂八面玲瓏，十方自在。秖如末後一機，還有知他落處底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舉：「本仁示眾，云：『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僧作禮，仁云：『且道：為汝說，荅汝話，若人辨得，有箇入處。』」

拈云：「大小本仁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如何是聲不是聲？枯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如何是色不是色？紅入桃花嫩，青歸柳陌新。若人向這裏辨得，與你一緉艸鞋。」

舉：「汾陽無業禪師云：『若有一絲毫頭凡聖情念未盡，入驢胎馬腹裏去。』白雲端云：『直饒一絲毫頭凡聖情念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瞎漢但恁麼會。』」

拈云：「識得汾陽，坐殺閻黎；識得白雲，走殺閻黎。直饒你縱橫十字，圓轉一機，總是驢胎馬腹裏漢。畢竟如何？閒把一枝無孔笛，夜深吹過汨羅彎。」

舉：「風穴沼在郢州衙內陞座，云：『祖師心印狀似銕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銕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云：『慣釣鯨鯢沉巨浸，卻嗟蛙步[馬*展]泥沙。』陂佇恩，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穴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元來與王法一般。』穴云：『太守見箇甚麼道理？』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穴便下座。」

拈云：「沼祖雖是高提祖印，縱奪當機，簡點將來，翻成鈍置。當時待伊問：『某甲有銕牛之機，請師不搭印。』便與連棒打出，不唯不被牧主看破，亦免千古之下遭人簡點。」

舉：「深、明二上座一日同行，見捕魚，忽一魚跳出網，深云：『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云：『何似當初不入網好？』深云：『明兄猶欠悟在。』明行三十里方省。」

拈云：「有般漢商量道：『這二上座，一人附物顯理，一人色前不物，可謂同時應用，各得其宜。』與麼見解，苦哉，苦哉。殊不知，正似棋逢敵手、琴遇知音。既然如是，因甚三十里後方省？還會麼？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舉：「青原思問六祖：『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云：『汝曾作甚麼來？』思云：『聖諦亦不為。』祖云：『落何階級？』思云：『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契之。」

拈云：「這二老漢，前不搆村，後不迭店。」

舉：「夾山參船子，子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子便打。山落水纔出，又打云：『道，道。』山擬開口，子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子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進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子云：『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速道，速道。』山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子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子云：『如是，如是。』」

拈云：「劈口一橛，全機喪盡；點頭三下，有理難伸。還知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底麼？」乃靠拄杖，云：「月天雲度山頭影，江國風生水面寒。」

舉：「凌行婆問浮杯：『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杯云：『浮杯無剩語。』婆云：『未到浮杯，不妨疑著。』杯云：『更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云：『蒼天中更添怨苦。』杯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則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云：『苦哉，浮杯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聞得，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時有幽州澄一禪客詣婆，乃問：『南泉為甚少機關？』婆哭云：『可悲，可痛。』澄一罔措，婆云：『會麼？』一合掌而立，婆云：『跂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一舉似趙州，州云：『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伊口啞。』一云：『未審和尚作麼生問伊？』州便打，一云：『為甚卻打某甲？』州云：『似這般跂死禪和，不打更待何時？』婆聞卻云：『趙州合喫婆手中棒。』州聞得，笑云：『可悲，可痛。』婆聞，乃嘆云：『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聞得，令人去問云：『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僧回舉似趙州，州乃有頌與婆，云：『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爾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有頌荅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令，幾喪目前機。』」

拈云：「浮杯無語，可謂頭正尾正。凌婆不知天色，徒怪風雲。南泉父子雖則善識機宜，正眼看來，未出老婆見解。風穴或有人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對曰：『待我驢年有箇悟處即向你道。』管取聞者盡皆翹望。」

舉：「都尉李文和公，公主貴降，命三大宗師同日陞座。末後，葉縣橫拄杖，就膝上拗作兩截便下座。尉云：『作家宗

師，手段終別。』縣云：『都尉也不得無過。』」

拈云：「葉縣做處迴別，都尉見得分明，未審過在甚處？若人辨得出，罪犯彌天；其或未然，也不得無過。」

舉：「雪峰示眾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保福問鵝湖：『僧堂前相見且置，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入禪堂。」

拈云：「這一夥賣私鹽漢有甚憑據？」

舉：「南院因僧問：『從上古人見不盡處，師還見也無？』院云：『握髮吐餐人不顧，滿朝盡道好周公。』僧向口上打，院云：『道者太煞瞎。』僧云：『有恁麼瞎老漢恁麼道。』院便打。」

拈云：「這僧險似天關，南院平如鏡面，若據從上古人見不盡處，二人俱未敢覷著。何故鞏？瞎。」

舉：「芭蕉示眾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拄杖子。』」

拈云：「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畫蛇添足；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龜背刮毛。既然如此，且作麼生是你拄杖子？咄！」

舉：「雲門上堂，大眾集定。『是大過患，仔細簡點。』眾無對，門代云：『不用別人。』」

拈云：「抱薪救火，徒自燒身。」

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拈云：「龐公無處合伴，馬祖覓箇還稀，直至如今，孤凄冷淡。風穴則不然，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泣露千般艸，吟風一樣松。向這裏見得，便見古人落處；脫或不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

舉：「昔有一僧親近一老宿甚勤，宿每見來即揮手曰：『未在，未在，且去。』如是經久，其僧中夜思惟，曰：『並不蒙一言開示，秖管道我未在，教我怎生奈何？』思量來，思量去，忽然省得，歡喜無量。至明日上去見老宿，宿見來便點頭，曰：『是也，是也。』」

拈云：「這老宿只有順水推舟之作，且無抽釘拔楔之能。我此間若有來者，即點頭云：『是也，是也。』待伊忽然省得歡喜時，便揮手曰：『未在，未在。』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舉：「玄沙上堂，眾集，遂將拄杖一時趁下，卻回向侍者道：『我今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侍者云：『喜得和尚再

復人身。』翠巖芝云：『大小玄沙，前不搆村，後不迭店，且作麼生道得出身之路？』」

拈云：「鉤在不疑之地。」

舉：「盤山垂語云：『若言即心是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亦未是指宗極則。』」

拈云：「大小盤山只知收拾鼻孔，不覺裂破舌頭。」

舉：「雲門示眾云：『天地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秖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云：『逐物意移。』」

拈云：「截得他人腳跟，失卻自己鼻孔。」

舉：「乾峰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往徑山去。』」

拈云：「乾峰頭上是天，雲門腳下是地，雖則函蓋乾坤，各與三十棒栗。忽有箇傍不甘底出來道：『和尚恁麼盲加瞎棒，亦好與三十棒栗。』知我罪我，我何辭焉？」

舉：「雲門一日舉：『有為無三世，無為有三世，有為是斷滅法，何處得三世？無為有三世，不是守寂滅處法。』」

拈云：「動則埋根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咄！是何言歟？」

舉：「乾峰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劃一劃，云：『在這裏。』僧又問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拈云：「乾峰曲不藏直，雲門直不藏曲，然而曲直不同，大都路頭不別。忽有人問：『如何是不別底路頭？』但向道：『漆桶，參堂去。』」

舉：「雲門一日行次，以拄杖打露柱一下，云：『甚麼處來？』自云：『西天來。』復云：『來這裏作甚麼？』自云：『說佛法。』乃喝云：『欺我唐土人。』又以拄杖子打一下便行。」

拈云：「笑殺傍觀。」

舉：「太史黃庭堅一日參黃龍心禪師，求入道捷徑，心云：『秖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尋常如何理論？』史擬對，心云：『不是，不是。』史迷悶不已。一日侍心山行，桂花盛開，心云：『聞桂花香麼？』史云：『聞。』心云：『吾無隱乎爾。』史遂有省。」

拈云：「黃太史好箇孃生鼻孔，卻被黃龍和尚高高挂在木樨樹上，直至而今風吹日炙。」

舉：「《法華經》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

拈云：「幸自無瘡，勿傷之也。」

舉：「南泉翫月次，趙州指月云：『幾時得似恁麼？』泉云：『王老師二十年前曾恁麼來。』州云：『只今作麼生？』泉便歸方丈。」

拈云：「昭昭而溢目騰輝，何假神通之顯現？晃晃而無塵不透，豈勞玅辨之敷揚？翫時既不容取次觀光，鑑處那許安排著彩？且風流公子、翫賞佳人到此又作麼生著眼？絃絕聲消人去後，高山流水至如今。」

舉：「三聖然禪師參德山，纔展坐具，山云：『不用展炊單，我這裏無殘羹餿飯。』然云：『賴遇無，設有亦無著處。』山便打，然接住，推倒向禪床上，山大笑，然哭：『蒼天。』出去。」

拈云：「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舉：「茱萸因趙州上法堂東覷西覷，萸乃問：『作甚麼？』州云：『探水。』萸云：『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州遂將拄杖靠壁而出。」

拈云：「趙州雖解探水，要且不識淺深。茱萸一滴也無，早已沒頭浸卻。還知趙州靠拄杖而出麼？唵嗏唎嚩囉薩訶。」

舉：「雲門示眾，云：『你若實未得箇入處，三世諸佛在你腳跟下，一大藏教在你舌頭上，且向葛藤處會取。』圓悟云：『崇寧土上加泥，敢道：直得溈山水牯，觸殺東海鯉魚；陜府鋌牛，吞卻嘉州大象。』」

拈云：「俊哉，若非崇寧放出溈山水牯、趁起陜府鋌牛，蹋碎雲門葛藤，天下衲僧幾被繫絆，到驢年未有自由分。」

舉：「曹山云：『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

拈云：「當門切莫栽荊棘，後代兒孫惹著衣。」

舉：「普化居常入市，振鐸云：『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云：『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化托開云：『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侶濟，濟云：『我從來疑著這漢。』」

拈云：「普化好箇無孔鋌鎚，被臨濟一拶百雜碎，是汝諸人還知落處麼？」

舉：「修山主云：『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

拈云：「風穴當時若見，便呵呵大笑，管使修山主羞慚無地。」

頌古

世尊摩胸告眾

霜嚴歲盡冷沉沉，萬象無聲臥凍雲，總使春光能入目，看來何侶舊年春？

舉：「雲門上堂，大眾集定。『是大過患，仔細簡點。』眾無對，自代云：『不用別人。』」

可憐罪重覓根源，眼底生涯望得穿，回首夕陽何處是？捶胸還自哭蒼天。

舉：「九峰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峰曰：『無心合道。』僧曰：『畢竟如何？』峰曰：『土上覓泥由自可，波中求水實堪悲。』」

青山如畫勢參差，看到黃昏睡已遲，一夜西風吹古木，天明滿地拾柴枝。

舉：「盤山示眾：『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

江上漁翁把釣垂，生涯隨處不須歸，夜深月下眠清夢，風壓輕雲貼水飛。

女子出定

一亙長空雨霽時，綠楊深處臥閒貍，數聲啼鳥驚回夢，流水青山信不移。

善財採藥

信手拈來藥味全，不同甘艸與黃連，文殊用處多靈驗，一劑沾唇百病痊。

二祖斷臂

好肉無瘡莫去剜，少林立雪也無端，直饒覓得安心法，徒使孃生一臂殘。

臨濟入門便喝

不打諸方口鼓禪，深居丈室有威權，相逢拈出吹毛劍，幾箇如今性命全？

臨濟三頓棒

雷轟電掣雨如傾，錦鯉連遭點額頻，躍過禹門三汲浪，翻江攪海動乾坤。

趙州訪二庵主

等閒拽杖過山腰，問柳尋花一樣嬌，無限春光俱蹋碎，歸來始覺自身勞。

黃檗因裴相國托佛求安名

不知何姓覓安名？驀地當頭喚一聲，八字打開全體露，至今無處可藏身。

南泉因陸亙大夫舉天地同根話

春到人間艸木知，桃紅柳綠盡同時，劉郎一去春歸也，徒使遊蜂戀舊枝。

雪峰示眾，云：「南山有一條鱉鼻蛇。」

無端放出赤班蛇，頭角崢嶸氣宇奢，獨有韶陽弄得活，滿堂遭害奈何他？

南嶽讓參曹溪

甚麼物兮恁麼來？空到曹溪走一回，六載依然呈舊面，燈籠露柱笑咍咍。

典化打克賓

聚首相逢幾度春，一朝分袂過西秦，臨行更贈一盃酒，此去從教憶故人。

《楞嚴經》云：「若同見者，名為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明歷歷，黑漫漫，見兮不見兩頭關，須知結角羅紋處，莫把封皮作信看。

「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

不汝還兮是甚麼？桂輪孤朗映山河，寒光乍見沉西壁，時復東峰挂薜蘿。

七處徵心

徵心心不遂，七處無巴鼻，帶累老瞿曇，腳跟未點地。

八還辨見

老農浪跡江湖外，買賣經營竟不賒，貨利一朝花費了，歸來仍作舊生涯。

經首題「〆」字

造化虛含天地周，春歸艸木蔚綢繆，濃煙澹抹風光美，啼鳥一聲山更幽。

《圓覺經》：「一切障礙即究竟覺。」

丹爐誰識礦中金？糞掃堆頭色轉新，巨海翻波波即水，應知笑臉是愁人。

《金剛經》：「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等閑無事引壺觴，愛學陶公興趣長，自酌自吟還自醉，從教披髮樂清狂。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翠竹蒼煙襯釣磯，乘閑兀坐渾忘機，萬里寒光憐月白，夜深無睡露侵衣。
《華嚴經》：「菩薩以菩提心為家，以如理修行為家法。」
綠楊堪繫五湖舟，袖拂東風上酒樓，試把琴書從性樂，相將花下醉時休。

讚偈

大悲觀世音讚

碧玉岩前風月清，蒲團誰道等閒身？白雲淡蕩兮或舒或卷，瞻仰取足兮離相離名，要見圓通真面目，五更雞唱一聲聲。

紫竹觀音(二首)

怪石孤雲紫竹叢，笑看鸚鵡下長空，善財參遍無尋處，莫在渠儂耳竅中。
慈悲願海度生切，極盡神通施玅訣，隨類現形要逗機，尋聲救苦令欣悅。竹間奏籟洞圓聞，石上觀心悟未徹，莫怪相逢痛下錐，阿誰教你到風穴？

過海觀音

慈航倒駕一枝蓮，浩渺洪波勢拍天，聽罷潮音誰識我？善財眼底獨週圓。

達磨

親對梁王，道箇不識，摘蘆過江，無處迴避。咦！少林面壁絕追攀，楊子江心波浪急。

布袋和尚

可憐落魄長汀老，一袋深藏萬物稠，攤向街頭人不識，依前骨董自家收。

幻有老和尚

坐斷禹門，丰神浩蕩，月皎長空，光吞群象。海印圓明，何物可況？蓋古通今，超情越量。咄！你是阿誰？笑指山橫一抹煙，鷓鴣啼處林花放。

密雲老和尚(三首)

龍池嫡子，臨濟遠孫，心麤膽大，凌篾宗乘。披三玄戈甲，具四種主賓，握金剛王寶劍，截斷衲子命根，道大德備而殺佛殺祖，義絕情忘而知恩報恩。踢倒百億須彌，直使纖塵不立；吸盡大千剎海，必也涓滴無存。擢瞎頂門正法眼，只將這箇繼傳燈。
老倒從來用不臧，生涯曾做賣樵郎，銅棺盡把家珍喪，太白光分燈燄長。六處紅爐烹佛祖，一條拄杖作津梁，韜光拂袖通玄頂，聲價人間萬古揚。
咄哉者老賊，造一闡提業，捉敗老龍池，截斷曹溪脈，高據天童山，走殺閻浮客，無論佛與祖，棒下咸勦絕。只此結冤讎，兒孫恨不徹。恨不徹，萬古英風威凜烈。

林野老和尚(三首)

天童和尚，氣壓諸方，橫抽寶劍，虎坐堂皇。干戈未動，魔佛自降，等慈廣被而當道慣栽荊棘，方便為本而過橋折卻橋梁。可憐這般去就，盡是闡提心腸，俺曾錯禮三拜，冤深悔恨難忘，而今據款都結案，獅子翻身何處藏？
兔角拄杖，龜毛拂子，殺活全彰，誰合知委？道是本師和尚，驢頭不對馬觜，若論此箇元非，更乃棄波求水。當陽坐斷，淆訛明月，清風未已，不肖拜手，讚揚句句，罵入骨髓。
嚴儀自若轉威光，瞻者趑趄畏近傍，不在空王閒掛錫，特於末法整隳綱。離微盡向棒頭滅，魔佛全歸喝下亡，沒興當年遭毒手，至今遺恨沸如湯。

送海峰侍者

箇中之事了無多，佛祖由來沒奈何，四十九年苦饒舌，末後拈花當得麼？逢人面壁兮天高地厚，斷臂安心兮海闊山遙，曹溪波浪如相侶，及至鳥窠吹布毛，趙州鬥劣不鬥勝，馬祖磨磚要作鏡，打車打牛枉徒勞，即心即佛休錯認。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侶雷奔，歷代敲床豎拂，到底難滿窮坑。國師呼喚而趁出，吾不辜汝汝負吾，會得兩口無一舌，笑倒東壁挂葫蘆。挑囊負缽兮胸中忙

侶火，三登九上兮腳板溜如煙，半夜鰲山輕一拶，可憐矢上更加尖。假饒極盡心力，誰能為伊雪屈？嗇夫老子愧愚魯，兀坐虛堂窺今古，柱礎禪者來扣關，風穴龍池德雲山。巾缾左右勤朝夕，兩眼枯乾覷不極，嗔拳熱喝是良模，喫著棒頭血滴滴，纔方蹋步哆哆和和，肚裏便見肯肯可可。蟬聲砌葉秋水寒，偶來辭我下南參，長歌相送三五丈，短頌贈行七八篇，大千剎海缽盂裏，百億須彌拄杖前，築破腳指知痛處，歸來還我艸鞋錢。

參禪偈

心源未透被誰謾？歷劫徒勞受苦酸，若向外邊尋了達，終於箇裏不相干。萬緣放蕩宜先覺，一念回光徹底看，拶碎虛空無背面，圓明寂照絕遮闌。

華山寺次大州趙內閣壁間韻

碧月光搖覺海中，呈橈舞棹樂漁翁，分身化物頭頭別，撒手歸家處處同。雷語電機驅衲子，月鉤雲餌釣獰龍，相逢點破箇中事，綠水青山幾萬重。

崇禎庚辰春江安次破山老人題蟠龍寺韻

蟠龍鎮靜澄淵臥，徹底深藏伏爪牙，特地鳴雷迅浪遠，翛然掣電吼雲賒。為霖蘇亢山川秀，驤首珠含宇宙霞，宛轉優游隨隱顯，禹門終不宿桃花。

次本師天台山居韻(二首)

雲埋絕頂幾經霜？懶與時流較短長，秋至但觀黃葉落，春來唯覺白花香。罷遊猿止洞中臥，爭食禽喧嶺外狂，獨貴山居閒我老，從他塵世利名忙。
寄跡玄峰幾度霜？清貧寂寞道風長，生涯全在钁頭穩，飲啄須憑脫粟香。嶺上桃花含雨綻，澗邊柳絮趁風狂，癡猿捉月真堪笑，屢見谿西探水忙。

正陽題觀音閣贈冉次齋

畫棟飛簷聳碧空，吞雲吐月且玲瓏，當年指出憑仙梵，此日拈來貴冉公。清磬落淮澄覺浪，洪鐘匝郭啟圓通，大悲願海尋聲普，萬古嗣源渺莫窮。

贈別悅可兄住廣化

自來聚首度寒霜，遂把麟湖水共嘗，帆飽春風歸岸疾，詩成別恨詠愁長。鶯聲送客歡猶戚，花色迎人笑且香，惟羨武林江畔永，垂綸千尺釣滄浪。

春日感懷

寰中造化自天鈞，舉目遙看景色新，詩興搜空千種緒，攄懷撥動一腔神。不憐握髮遺風寂，惟笑牽車逐隊頻，翻憶當年曳尾者，濮邊贏得箇閒身。

白兔亭和劉明府韻

覺海艤舟掛古帆，鯨濤捷岸宿蘆巖，倦眠枕櫓連雲臥，渴飲持杯帶月饞。日麗雪消山卸甲，霜嚴冰結水添衫，縱橫收放渠儂委，脫略悠悠任聖凡。

荅用梅郭公遊風穴題大悲泉原韻，兼呈刺史金翁。

斷雲飛白萬山幽，靜對方塘湧碧流，夜浸寒光魚噉月，曉澄旭日雁驚秋。徘徊酌酒歌狂快，覽勝拋詩笑語浮，泉到汝南堪洗耳，清聲千載振瀛洲。

次復伊陽孫邑侯原韻

天公推月照吾廬，笑見文光大丈夫，可謂聖賢存至道，應知鸞鳳隱蒼梧。丹心此日恢皇化，赤手當年捋虎鬚，像法干城稽戍作，祖堂深沐鑑冰壺。

棲真留別諸兄

一笻廿載為餐風，蹋破忙鞋路已窮，決擇水中拈皓月，參尋鏡裏叩師容。生涯愧莫千人世，佛法慚無到己躬，收拾雲歸山嶽靜，

從教月映海濤空。

宿盛澤圓明寺

梵剎雖將塵俗分，五更雞唱隔溪聞，庭前水碧湖招月，戶外林深樹挂雲。地接南邦連北郭，橋通西舍與東鄰，杖藜暫憩全賓主，玉燭高燒繼夕曛。

秀水歲暮述懷

法社梅閒意最殷，笑談猶自喜同群，巴江入夢情難剪，吳嶽高懷暢未分。滿目風塵隨臘盡，半生心緒帶松焚，從前底事因除遣，庭際惟留幾樹雲。

初春，天台送別雲將兄。

數載逢緣信愜中，偶然相送話東風，梅花帶雪初兢蕊，桃萼含春未吐紅。愁聽松濤鳴不徹，忍看雲篆裊無窮，此回分袂江山闊，何日遙天得便鴻？

登白楓山觀海

玉削危巒擬接天，雲霞淡盪自蕭然，峰頭極目海涯闊，物外忘機胸次閒。巖桂風飄香觸夢，井梧月照影篩泉，幾回逸興頻攜策，一度登臨一度歡。

遊天台石梁橋

曇花殿閣隱深谿，萬景新奇動客窺，橋自天然跨澗迴，泉因地峻瀉巖危。輪囷松竹吟風舞，歷亂藤花帶露垂，五百高人坡下望，三更待月賞猶遲。

順治戊戌春，同侍御直愚李公、太史蕙巖張公二居士，坐大慈泉，共談向上一事，快甚，乃就流泉開喜公池，遂成一律以誌其事。

汝海玄淵一脈真，崖廊漏逗響清新，蒼涼山色堪行樂，澹碧溪光玅入神。世慮消磨閒日月，林泉依約澡風塵，劇談笑別儒宗後，

千載池空冷照人。

壽金刺史五鍾翁

二月和風開壽域，乾坤無處不春光，千秋松柏生靈運，滿座衣冠拜玉堂。唯覺新民忠報國，那知勤政髮凌霜？紫綸不獨喬遷祿，更喜蓬壺化日長。

秋日和原韻贈送孫明府南歸

杖藜久擲白雲隈，懶尚情緣萬事灰，道契攄懷頻款笑，秋光引興上崔嵬。畏聞汝北吟歸韻，喜見江南共舉杯，格外盤桓無次第，麤言細語若奔雷。

次原韻賀定州王刺史

睡魔初覺白雲邊，偶接瑤章感數年，加秩二千弘善政，搏風九萬仗金仙。汝陽臥轍愁遮馬，定水呈撓笑待舡，指日紫宸飛鳳詔，傳燈增照有生緣。

遲司馬拉阮、葉二邑侯以詩見訪，次原韻奉賀。

動地秋光飛駁啼，諸侯來自潁歸西，隨題次韻詩情健，白蕩風狂笑語低。褒德已聞頒紫詔，登高猶喜荷青藜，超遷補袞調羹日，記共山僧過虎溪。

壽西安楊府尊

雲從汝嶽共盤桓，劇笑宗雷治政寬，名覆金甌為宰相，化隆庶子頌仁歡。初承福護緣非淺，再接光儀覺倍難，海屋添籌銀漢闊，頻分八水遶長安。

次復羅山尚居士原韻

書債酬完可罷參，風雲撩起臥龍憨，胸中有義文千篋，眼底無私佛一龕。玅道虛玄唯自得，大功不宰倩誰勘？將來坐聽鹽梅詔，回顧山堂蘸齒酸。

復長安黃文學韻

攜取詩書館上方，山齋小睡熟黃梁，初離夢宅空諸見，猶帶仙都笑語香。畫篋文光多敏烈，劫壺風味幾能忘，乾坤輪我三秦樂，青眼頻看世諦忙。

盤龍寺步友人韻

連峰陳峻岌，堆疊擁盤龍，魚躍谿前水，鶯啼院後松。流雲穿巷陌，飛鳥度長空，寒暑更代謝，咸原造化中。

送別雨堂

離歌天地曠，一曲在臨行，風去馳雲遠，帆飄逐浪輕。空山愁滿目，寂室月孤明，記取登高日，蟬聲聒耳鳴。

棲真歲暮述懷

歲晚麟溪上，寒雲綴碧空，窗梅橫夜雨，簷雪舞晨風。電影追還及，韶光挽莫娶，餘生何足論？祖道若為崇。

過六合臥佛寺

四十九年簸觜唇，機關曲盡枉勞神，而今欹枕山齋寂，大夢何曾覺有身？

荅馬雲孫居士原韻

文樞久應得環中，濟旱驚雷起臥龍，沃政鹽梅調鼎日，金湯莫倦老雲峰。

中秋，贈吉甫丁文學得嗣。

露濕秋風丹桂香，儒庭鸑鷟喜呈祥，天倫鍾愛分甘樂，袞袞公侯福海長。

謝凌司李過訪

溪山艸際正凝霜，幸喜文星到上方，相見不勞重話會，從前鼻孔自昂藏。

金粟車水

竭世樞機本自然，輕輕拶著便周旋，就中有箇超方作，倒瀉滄溟浪潑天。

送雲將兄歸里山居

橫拈椰栗轉池陽，謾謂羚羊挂角良，縱使人天無覓處，柴門難鎖杏花香。

焦山

遙望瀛洲青一點，近攀蘿徑嶂千重，斜陽倒影沉滄海，界斷魚龍路不通。

巫山十二峰

巴水湍飛剪棹來，瞿塘三峽碧崔嵬，不知何代春生筍？十二抽條葉未開。

天童客堂偶成

午夜齁齁睡正濃，樓頭夢斷一聲鐘，翻思就裏渾無事，秖有鈴鳴殿角風。

送凌司李歸粵

廣南山水竟如何？鎮海明珠自古多，看破風塵歸去好，盧能相見笑呵呵。

滁州，示我空、我靜二禪人。

住止城西十里遙，山雲樹石艸蕭蕭，我空我靜誰為我？一枕溪聲破寂寥。

平行者求偈懺罪

多般罪業從心起，雪砌群峰萬疊高，一念回光如烈日，消鎔無復有纖毫。

示光州黃侯長

與君驀箚兩相逢，話到參乎唯莫窮，不坐無聲無臭處，密移一步看飛龍。

示五峰闍專使

萬里長途不憚煩，楚音達矣問來端，轉身腳底忘移步，踏著雲根徹骨寒。

寄五峰參眾

法門高敞賴扶持，笑倒靈山七佛師，不信老爺誠諦語，大家請問須菩提。

寄大興善寺易庵禪師

●◐㊉ ㊄〇地獄閻羅吞熱銕，天倉老鼠嚼黃金，蟭螟一吸滄溟竭，猛虎回頭月照臨。

寄正法師

虛空浩浩談真諦，萬象森羅著眼聽，坐斷舌頭一句子，請君拈出是何經？

示文明禪人

束箇乾坤作話頭，通身疑切莫隨流，一朝看破無多子，反臉欺吾罵不休。

題秋林禪悅圖

金風拂拂潑天涼，搖落亭邊萬樹黃，燕坐空林忘物我，夜深明月照茅堂。

寤寐一如

江國悠悠意莫加，寒濤浩渺屬漁家，忘機歸臥蓬窗下，一任蘆風撼晚霞。

寓滁州龍華寺有感

三冬憩錫滁山寺，高枕泉聲思莫窮，明月一溪生水白，樹頭鳥語咽霜風。

秋日，客陽山寺。

客笻深憩白雲中，飯飽茶餘過嶺東，兩兩相將看冷翠，樹頭紅葉墜秋風。

夏日初晴，懷天台舊遊。

雨過雲凝艸木芳，寂寥山寺日偏長，泉聲入水驚初睡，猶覺身心在石梁。

送無礙兄

歸去台山最上層，笑看雲浪自翻騰，峰頭幾度徘徊處，記取當年共我登。

示惺知藏

滴水翻波浪接天，龍宮海藏不相謾，源頭浩渺知何處？秖在渠儂日用間。

浴堂

水因忽悟無多子，玅觸宣明一杓湯，但自親來登浴室，方知脫體露堂堂。

天童募緣疏

太白峰前古道場，瞎驢逐隊日偏長，一回艸料輕拋出，飽後翻騰氣宇昂。

題風穴八景

錦屏風

院北峰高列翠屏，綠陰紅醉百花馨，狂風潑雨翻愁霧，老倒山翁侶不聽。

珍珠簾

山勒回流自古今，臨崖飛瀑瀉珠林，如簾高掛閒終日，未識仙房多少深？

吳公洞

丹巖曲徑謾追尋，洞隱斯文窈窕深，若謂先生窮至理，詩書鑿破聖賢心。

仙人橋

翠微深處有神仙，跨鶴來參風穴禪，打破玄關歸去日，過橋拋卻悟真篇。

大慈泉

臨池坐倚石欄杆，自肯低頭對影看，淨洗雲根山色古，澄澄空照碧天寒。

翫月臺

愛月登高景最宜，摩挲丹桂影相隨，山家不忍和根拔，留待鴻儒折一枝。

望州亭

召遊絕頂共躋攀，極目南州杳靄間，引手撩雲天際近，萬峰還抱水潺潺。

翠嵐亭

虛亭小立浴風清，四野嵐光山色明，景致隨宜供客眼，何妨載酒縱詩情？

採花吟

尋溪越嶺過山窩，采采盈筐春色多，葉底固含雲影淡，清香風引動歸歌。

寄茶芽鑑長老

虎兒跳出白雲窩，獰惡橫吞物命多，肉醉耽耽藏昨峯，宛湘遭害奈他何？

示超玄郭恒輝

搜抉玄根即物推，縱橫得玅好施為，掀翻歷劫風塵窟，萬古長空杲日輝。

贈淵僧正生辰

掌上經綸不覆藏，也曾拈弄貫諸方，天垂斗柄寒清夜，汝水翻波入海長。

示僧遊臺

捏之不聚劈難開，拄杖橫挑上五臺，相見文殊渾莫顧，依然躬自負歸來。

寄朗上人關中(二首)

禪天空闊任徘徊，把住關頭佛祖哀，寄與一尋兔角杖，敲開蓬戶起風雷。

柴門高扃楚山空，笑許寒雲密密封，失腳踏翻關捩子，歸來扶起少林宗。

示鄖陽南明上人

自出秦關學老成，蒲團久戀楚雲深，為憐道大同今古，萬行莊嚴佛祖心。

示僧遊臺

策杖初尋根本智，清涼翠掃太虛寒，文殊當道騎獅子，不許禪流著眼看。

寄興善林我鑑都寺

白雲回首望西秦，華嶽風高冷逼人，義重乾坤方外別，頭陀想是不生瞋。

示交口玄宗上人

無怪心空絕點痕，蓋緣道大裹乾坤，隨機且作小方便，六字彌陀接上根。

孫文學求偈保嗣

歲首晴和到上方，殷勤禮拜笑焚香，臨行覓我伽陀偈，福庇兒孫日月長。

示曇晟禪人

眼底無俗物，胸中世界寬，但能不取舍，隨處得盤桓。

過海

八面天低水，風帆掛小舟，飄颻無限意，如在鏡中游。

法洪

行智覺源澄，光含福慧燈，慈舟興濟普，正法印南能。

聯芳偈

潼川斌雅鑑首座

風穴獅兒爪鉤獰，全機殺活解翻騰，出林踞地輕哮吼，狐兔聞知喪膽魂。

六安玄印恒侍者

天中汝海浪悠哉，養就金鱗偉莫裁，放過禹門電燒尾，興雲致雨醒枯荄。

金堂彝峰一首座

老成道重古風高，斤斧無煩動一毫，開闢祖基神宇廓，清光千載照兒曹。

溧陽絳山莘知藏

無情膽大太心麤，風穴堂前捋虎鬚，棒下翻身窮徹骨，潑天活計任枝梧。

金堂斷峰真西堂

汝海淵深養巨螭，桃花浪起用無私，風雲際會成頭角，大作甘霖濟旱時。

南部雪兆性書記

吹毛收得佩多時，照雪寒光徹四維，風穴當陽分付汝，臨機殺活任施為。

蓬溪含白徹書記

志素淵涵玉貴高，一竿絲餌付伊曹，林泉養就任公手，四海垂鉤釣巨鰲。

太湖竺文憲侍者

巾瓶數載侍吾傍，悟入機深出見常，蠆尾蛇頭分付汝，顛拈倒用任榆揚。

佛事

天童密雲老和尚忌辰設供，師云：「威振大千，氣吞海宇，轉大法輪，坐微塵裏。當頭截斷淆訛兮機輪活脫，格外流通正眼兮玅智圓明，去來絕跡而隱顯同源，體用全彰而卷舒自在者，其惟吾祖天童悟老師翁乎？故其橫拈白棒，亞豎青鋒，鏤碎佛祖頂[寧*頁]，掀翻衲僧巴鼻，殃及天下叢林、千古兒孫不了。」遂召云：「大眾且道：即今在甚麼處見伊？」乃以拂子劃○相，云：「年年此際秋空月，影落澄潭徹底寒。」

香嚴寺掃忠國師塔。師至塔前，以拂子打○相，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  ，纖毫極盡[○@∴]，充滿十虛。大用現前兮如掣電，全體作略兮似奔雷，虎踞龍驤，隱顯莫測，大小忠國師當時向這裏顛拈倒弄，縱奪自由，賺侍者耽源於三應三呼；譏南方佛法乃半生半滅，輸卻半邊鼻孔，贏得萬頃香嚴。雖然如是，且道：成得箇甚麼邊事？」良久，云：「還會麼？一塔蕭然，古往今來磨日月；千峰迥出，參天矻地鎖煙霞。就裏不變不遷，箇中無縫無罅。」遂召大眾，云：「雖然如是，且道：慶祥今日到這裏，向甚處與國師相見？」以拂子打○相，復劃[中-口+○]破，云：「還會麼？茶傾三盞世情外，香爇一爐煙靄中。」

天童林老和尚遷化，訃音至，集眾挂真，師乃捧幀，云：「碧天皓月出雲霞，照徹閻浮百萬家，江海魚龍競奪影，不知誰解著些些？」遂展挂，云：「還會麼？寒光一道輝今古，眼似眉毛玩莫涯。」

次日，上供拈香，指真云：「這老尊慈平昔面皮銕石、肝膽冰霜，了無佛法身心，慣用金圈栗棘，十年闡化，傳持臨濟正宗，五坐道場，掀翻衲僧巴鼻，全無伎倆，作用良多。今聞在天童堂上能事已畢，寢息諸緣，不肖徒某親承入室，濫叨法嗣，曾遭痛棒而斷送頭顱，嘗被毒言而罵入骨髓，若謂天高地厚，未足以表其恩，海闊山遙，豈致以方其恨？慎終追遠，傷痛何量？即今恭就慶祥寺裏焚一爐香、奠三盞茶，也不是佛事相酬，亦非人情之故。」遂左右顧視大眾，云：「既乎不爾，且道：是甚麼意思？」眾無語，即搥胸哭云：「蒼天，蒼天。」

師至少林達磨祖堂，設供拈香。「當陽顯露，徹底無私，彌綸萬有，充塞十虛，且道阿誰？惟我震旦初祖菩提達磨大師。掌握權衡，拶碎寶珠而光通今古；縱橫殺活，捉敗六宗而玅協偏圓。無端提箇教外別傳，明謾赤子，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誑謊閭閻，三週航海兮不聞腳底翻白浪，九年面壁兮那知頭上有青天？梁王殿上躲避無門，蔥嶺峰前抽身沒路，斷送神光一臂，喪盡自己全身，及至末稍無合殺，空棺隻履可憐生。然雖如是，且道：風穴不肖遠孫到此，如何為伊雪屈？」
乃上香，顧眾，云：「還委悉麼？一花五葉開無盡，萬古春風動地香。」
掃風穴沼祖塔。上供畢，師云：「黃面浙子，風穴老人，萬年一念，七載單丁。待讖仰山再來，遇風即止；傳持臨濟法道，亙古流芳。高提祖師心印，搭破盧陂老面門，倒跨銕牛之機，捩轉李州牧鼻孔，神情莫測，真箇白拈。誰知今日被不肖兒孫於狹路相逢，和贓捉敗。」遂左右顧眾，云：「當恁麼時，且道：放行好？把住好？」乃上香，云：「須知箇裏情相似，日日香花夜夜燈。」
掃首山念祖塔。師拈香，云：「門外三車，土曠人稀相逢少；箇中一致，背陰山子向陽多。若隱若顯絕遮闌，亙古亙今無障礙。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此乃吾遠祖法華念和尚尋常用處。」遂以拂子於空中點一點，召大眾云：「會麼？」復作〇相，云：「就裏綱宗何所憑？咄哉巧女拙郎君，著靴水上觀雞鬥，贏得清秋月一輪。」
順治庚子秋，師至熊耳山空相寺掃達磨初祖塔，上供畢，乃云：「碧天明月朗秋空，東震西乾一徑通，先聖去來無朕跡，蕭然一塔鎖熊峰。恭惟我鼻祖菩提達磨大師大和尚遠辭竺國，航海梯山，面壁少林，拋磚引玉，蔥嶺西歸逢宋雲，空棺隻履難迴避，一花五葉應時開，萬古聯芳香馥馥。」乃召云：「大眾！即今還見得麼？」以拂子劃〇[十〇]此相，遂展拜。
掛鐘板。師指云：「秖這二上座從來覿面無情，全體大機大用，傳持佛祖號令，艸偃風行；洞明衲子聲光，普天匝地。只饒諸聖到此，總教迴避無門，永振叢林真規，悉皆內嚴外肅，惺惺寂寂而圓應無虧，密密綿綿而抑揚有準。」遂舉起，召眾云：「還會麼？任是銅頭銕額漢，也須聽取令行時。」擊擊便掛。

為惺渠宗知客起龕(初任維那職)

師拈拄杖，擊龕云：「主人公，惺惺著，不拒見聞與知覺，語默動靜絕安排，十字縱橫活潑潑。且道：路頭在甚麼處？」乃以杖引

云：「須向這裏行，十方無壁落。」舉火。云：「數聲清磬，海眾同歸，一盞麤茶，高賓聚會。有禮有義，無作無為，輔弼宗猷，叢林綱領。此是惺渠宗禪人尋常用的，山僧即今更當示汝末後一著。」以火炬打〇相，云：「烈焰爐中飛片雪，當天迸出一輪紅。」擲下便燒。

香嚴宕山法弟訃音至，拈香，云：「釋迦大師昔向雙林入寂，宕山和尚今於香嚴收聲，雖然同道不同途，要知鼻孔無兩樣。何也？生死去來，了無朕跡，光前絕後，溜合一如，分明掣電爍長空，驚起泥牛入滄海。」遂左右顧視，云：「大眾！正當此時，還有知香嚴和尚安身處麼？」以拂子劃〇相，云：「透過荊圈與栗棘，當頭坐斷是非關[十〇]。」

為朗書記舉火

舉起火炬，云：「朗上座！還見麼？這是你尋常用處。如或未委，更與道破：一字不著劃，文綴珠璣；八法任安排，義空藏海，諸法性離故，秖此用無窮。雖然如是，切忌向這裏安身立命，更須懸巖撒手，直下翻身，自肯承當，了無餘事。何也？箇中莫使墨淋漓，此去再來吞佛祖。」

為慧生侍者舉火

「湛碧秋空月正圓，風凋桐葉墜翩翩，隨緣不變金剛體，獨露分明在目前。須透脫，莫貪觀，巾缾左右得逢原，更有末後全提句，烈焰爐中片雪寒。」擲下火把，喝一喝便行。

為還真舉火

師云：「春光婉媚，燕喜鶯歡，柳線繰風，百花爛熳。正恁麼時，本福禪人何妨放身捨命，直下承當，即境明心，了無障礙？」遂拈火炬指云：「委悉麼？地水火風各歸本際，見聞知覺共證圓常，去來杳絕形蹤，就裏隨緣不變。且如何是不變底道理？」乃擲下火炬，云：「銕牛火裏解翻身，無位真人歸帝室。」

為修明舉火

舉火炬，云：「單複圓修甚善哉，涅槃路上任徘徊，分明指點歸家處。」乃擲下火炬，云：「優缽羅華火裏開。」入塔，以拄杖指骨

襯，云：「這些子，最靈物，非色非心亦非佛，幾番嗔了幾番喜，光明聚散無拘束。」復擊塔，云：「好把無縫塔敲開。」遂以骨襯入塔，云：「隨緣且向此中住，此中住，聖凡同唱無生曲。」

為荷潔舉火

「蓮花荷葉，搖拽清風而體自馨香；出水離塵，靄映祥雲而元本淨潔。根敷曠劫，葉茂今時，開謝乘春，了然不昧。秖如不屬榮枯一句又作麼生道？」拈火把，打〇相，云：「還會麼？古鏡不磨還自照，靈花火裏濕秋光。」便燒。

為衡岳舉火

舉火炬，云：「衡岳衡岳，汝還會麼？覺海澄明，性天寥廓，直下承當，頓然超卓。如或沉吟，更與道破。」乃攛下火炬，云：「箇中但自了無餘，沙界縱橫活潑潑。」

為不二舉火

拈火炬，云：「大地陽回春晝長，東風吹徹柳稍黃，不二門中方措足，火裏曇花分外香。」便燒。

雜著

住鄧州慶祥寺安禪接眾引

茆堂冷淡，若據佛法全無；山寺凄涼，唯儲水艸具足。善解餧驢餧馬而休云接待不易，貴圖止饑止渴而豈懼設施艱難？為憐苦困瞎駒兒，要與打開正法眼，使伊箇箇暉天鑑地，踢蹋翻騰，亦任昂昂，北往南來，縱橫自在。莫只全靠慶祥，敢冀大家出手，但能樂意垂允，便請直下承當。

化浴室引

勺水恒河，好看滔天，浴日紅塵，滿面須信。達本還源，到此都盧，揭下炙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一澆一[泳-永+局]，休教打濕眉毛，百蕩百磨，直須揩拭鼻孔，掀翻跋陀婆羅境界，觸發無垢淨

光家風。不是慶祥開拓門庭，要顯當體風流脫灑，即斯玅觸宣明，便證成佛子住。

齋榜(二首)

弘開爐鞴，烹十虛而烈燄衝騰；高舉鉗鎚，煉三有而心空及第。饒伊聖見凡情，到此不留朕跡；縱是銅頭鐵額，總教徹底鎖鎔。奮大機，顯大用，還我風穴家風；助其柴，添其炭，盡在檀那出手。欲得一火鑄就，直須二事拈來，幸蒙垂允，請註芳名。

打破慳囊，洞見三輪空寂；豁開正眼，了知一性圓明。香積世界流通，法喜堂前親證，如或自肯，贏得飽餐。

茶榜

切以透脫情關，直截一條活路；抽開識鎖，當陽十字縱橫。但能足下無私，信知路頭不別，賢愚貴賤各有所歸，士農工商咸由此道。祁寒溽暑，往來曷辭苦骨勞觔？風雨晴煙，閒忙盡叫口乾舌渴。可憐心頭熱悶，不忍袖手傍觀，應須鎚碎龍團，正好當道煎點，掇出趙老三盃，欣然請坐；吸竭盧仝七碗，掉臂便行，不特滋味殊深，大都清涼熱惱。雖則任我攔街把住，憑君自肯承當，休怪看客兩停，元來一般管待。莫向就中取則，方知功德難量。誰肯當前共成斯事？

入室規約

風穴山深，負米搬柴不易；白雲路滑，經冬過夏殊難。衲子聚頭，無非要發明己躬大事；長老出世，本擬求箇有血氣丈夫。你既肯放下身心，吾不辭略施毒手。今當入室陞堂之際、搗虛煉實之時，快宜掃蕩胸中故習、抖擻從前骯髒，貴圖打開正眼，莫憐爐鞴通紅，秖要死盡偷心，豈懼鉗鎚惡辣？但能直截當前，管取這回及第。

行實

師一日因彝峰首座同兩序懷香率眾入方丈，請示行腳，啟迪將來，師卻之再三，眾堅請不已，遂曰：「山僧生平履歷備述繁多，不負懇請，略言節概。余乃成都之資陽人也，俗姓陳，母張氏 ，生於萬曆四十一年癸丑，正月二十四日子時。賦性果毅，世居隆昌清潭里，七歲入鄉校，智性遲愚，讀不甚解。

「天啟元年，中秋過溪，見深潭一屍被魚鱉嗟噉，爛臭不堪，乃追念云：『人既死已，性歸何處？』偶動諸行無常之感。一日館中讀論語，至『朝聞道，夕死可矣』，持問先生曰：『何如是道？』先生曰：『日用當行即道。』余曰：『一口氣不來，道在何處？』先生躊躇曰：『命之理微，吾所未知。釋門有見性高人，可往請教，當為發明。』余乃嘆曰：『秖此於道無聞，縱讀九丘八索、三墳五典，也了生死不得，須學出世法可矣。』遂掩卷輟讀，決志出家。父母難之，即數日絕食，饑渴殆死，時方鄰皆看，先母番然謂親族曰：『小兒原有其因，我記當年夢一頭陀僧造門投宿，觀彼容貌威嚴，乃卻之曰：「此是紅塵陋巷，不敢屈留。」僧舉手中如意曰：「不然，以此暫寄何如？」我即拜而受之，復問：「老師何處？」僧西指曰：「峨眉雪鎖白雲深。」覺而遂生。凡見僧便喜，稍長即歌詠梵唄，雖嬉戲，皆為佛事，以此可驗，則有夙根，他欲出家，宜無阻滯。』因送淨居山寶峰寺，禮寶山啟尊宿披剃，曉夕忘疲，惟勤禮誦。

「丙寅春夜，坐危樓，忽想：『天地間為甚麼有我？畢竟我生從何來？』極窮古今時分，莫測始終，十方虛空，盡無邊表，即駭然汗下，不覺黎明，尋走鐘興寺謁心玄和尚，玄引《法華經》云：『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禪定解脫，深入無際。此是夙植般若種子，今乃發現，志宜勇銳，必期證道而後已。』復問：『汝號甚麼？』余曰：『惟致得名，請師賞號。』玄曰：『據汝夢感生緣，可號雲峨。』仍贈以偈曰：『白雲鎖雪一峰寒，極目寥寥天地寬，象駕夤緣悲行普，夢回相笑太無端。』余禮謝而歸。

「余家寺敏兄志先在道，深承策進，往劉家靜室，同淨空師結社，依博山警語做工夫，雖曉夜參究，猶恨歲月飄忽，己事不明，仍回寶峰，立死限一年，苦於昏、散二魔，引錐痛箚，種種鞭逼，亦未了辦。復往祝家菴參印心和尚，一見便問：『汝從何處求？』余曰：『淨居山。』師曰：『父母未生前，你在甚麼處？』余曰：『某甲正疑不知我生從何來，胸中如一座銀山鐵壁，苦沒奈何，伏望慈悲指示。』師叱曰：『去，汝不會我語。』余方舉步，師驀喚一聲，余應諾，師曰：『且道：應從何來？』余恍然了解，自此凡閱諸典，皆達意趣。留止一年，侍師至天峰圓戒，時年十九，即崇禎辛未歲也，因遊峨眉，路逢一僧自南方來，敘及密雲老和尚乃臨濟正宗，在金粟開堂，有法嗣破山和尚現住萬峰，門庭孤峻。余聞之喜躍，即中夜焚香，遙禮默禱，早見為幸。至蟄江，適象崖師開法南山，往謁之，同見萬峰和尚，便問：『把住牢關，聖凡莫測；放開一線，略許商量。除去二途，請師相見。』山曰：『瞎。』余

曰：『虛空無縫罅，法體絕形蹤，為甚大悲菩薩現千手眼？』師曰：『死水不藏龍。』余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拈棒打出。

「不幾，辭歸省親，至內江東坡庵，閱藏三年，凡於義路文字便理會相應，佛祖關鍵隔絕難透，愈見淆訛，疑情轉熾。偶聞破和尚赴盤龍請，先到俟候，師見便問：『老僧到這裏已是無端，汝來堪作甚麼？』余曰：『不是冤家不聚頭。』山曰：『三日不相見，莫作等閑看，你鼻孔近日如何？』余曰：『依然搭上唇。』山曰：『為甚沒了半邊？』余曰：『盤龍門下。』制中每進方丈呈見識，屢遭痛棒打出，彼時世界身心渾成一塊，意識都忘，似不有我，惟覺昭昭靈靈而已。一日晚參出，問：『碧天明皎潔，皓月映寒潭時如何？』師下禪床，痛打一頓，昏絕擗地。時雲石惺渠抬至僧堂，五鼓方甦，冷汗如洗。維那圓明兄問：『老兄見箇甚麼道理？』余曰：『莫眼花。』明曰：『適纔向甚處去也？』余便掌曰：『會麼？』明變色曰：『羅剎禪。』余曰：『你只管喫掌。』次日，命入室，師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你作麼生對？』余曰：『某甲今日放和尚過。』師曰：『為甚麼如此？』余曰：『昨日喫痛棒，而今不覺饑。』師曰：『裝死賣活漢。』余曰：『怕某甲不實那？』師拈棒指曰：『你看：果然腳跟未點地在。』余便喝，師直打出。解制，師赴瀘州方山，請命余維那職。後侍師遊戎城，請假下南方，師乃種種開發。

「出蜀抵荊南，聞密師翁圓寂，乃謁金粟費隱和尚，問：『千里聞風即且置，覿面相逢意若何？』師便棒。余曰：『劉郎不解藏春色，漏泄枝頭多少香？』師曰：『不遇攀花手，徒勞造化心。』余便喝，師便打。見師鉗鎚玅密，本分接人，乃親炙座下，每與師往復諮酬，當仁不讓。解夏，師上堂，末曰：『諸兄弟從今解制，後或東去西去，忽然撞著猛虎當路又作麼生？』眾擬議，師拈棒下座，一時打散。余當下猛省，入方丈呈白，師曰：『如何是你本分事？』余擬荅，師曰：『得箇驢兒便喜歡，未在，未在。』即推出。余告假，師固留，余呈偈曰：『獰龍隱顯迴誰儔？氣宇昂藏出眾流，大底不貪香餌味，翻身破浪五湖游。』

「上天童禮密祖塔，參山翁和尚，一日入室，師舉洞山古鏡話問曰：『你道甚麼意旨？』余曰：『未到天童知何處？行來方見路高底。』師曰：『這漢拶著便見瓦解冰消。』余曰：『明眼宗師，天然有在。』師打出。解夏，辭師，遊天台，參通玄林野先師，問：『杖頭挑撥，罕遇知音，狹路相逢，如何即是？』師曰：『雲霧鎖青山。』余曰：『未到天台，不妨疑著。』師曰：『持蠡酌海，妄測淺深。』余曰：『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師曰：『峰巒挺秀，鳥道難通。』余便喝，師便打。見眾中俱是清苦操道之士，乃

親依座下。通玄高寒務重，余衣單淡薄，五年未得綿花上身，因染危病瀕死，方愈，即命職副寺。

「一日，師問：『在此作麼？』余曰：『打整庫房，收拾東西。』師曰：『佛祖爪牙，衲僧巴鼻，你作麼生收拾？』余曰：『別處容和尚不得。』師曰：『今年合得好醬。』余曰：『貪嘴老婆說食香。』師曰：『常住淡薄，老僧明日向尚州托缽去也。』余曰：『艸戒木。』師休去。一日，入室，師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以何為界？』余曰：『百艸頭邊露。』師曰：『甚麼人證盟？』余曰：『明月與清風。』師拈棒，余一喝便出。師乃命余主客司職，至丁亥五月十七日侍師遊山，至文詞庄，師問：『等閑拶著即轉轆轤的，我這裏總用不著，將你從前所得所證據實說與老僧看。』余乃盡情呈白一上，師搖手曰：『不是，不是。』余曰：『向來師皆肯可，如今為甚麼不是？』師曰：『此是口耳之學，識解依通，盡屬生死根本。』余殷勤請益，師曰：『且道：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與汝自己是同？是別？』余曰：『同則摠同，別則摠別。』師正色呵曰：『說得道理好。』余方佇思，被師攔胸把住，曰：『除卻摠別同異，速道速道。』余擬對，師驀向懸巖一推，不顧而去。值田頭來扶起，當時胸中寶惜廓爾冰消，一切淆訛明如指掌，返觀從前所得如大海之一滴耳，即衝口說偈曰：『罷罷罷，休休休，橫眠倒臥在山丘，翻身拶碎虛空骨，萬象森羅笑點頭。』

「次日，上方丈，呈先師看過，袖之，復伸手索曰：『這箇且置，將你悟得的呈似老僧看。』余舉足曰：『昨日無端被害，這腳一夜疼痛不安。』師呵呵大笑，余哭：『蒼天。』便出。午後，呼余至石船曹，將從上佛祖因緣、衲僧巴鼻重重勘驗，余一一對荅如流。師復舉德山托缽話，詰之曰：『且道：此二老端的在甚麼處？』余曰：『德山神出鬼沒，巖頭佛口蛇心。』師曰：『秖如巖頭密啟其意，德山會末後句又作麼生？』余曰：『一條拄杖兩人扶。』師曰：『為甚果然只得三年活？』余曰：『賺殺一船人。』師曰：『諦當甚諦當，敢保香爐峰未肯點首在。』余曰：『任從天下諾忻忻，我獨不肯。』師曰：『這回吾不汝欺也。』至秋間，委余同無礙兄代理通玄院事，師赴嘉禾請，余未敢方命，山中苦境難以具述。越明年，往麟湖棲真省覲本師，謝院務，俾典藏鑰。

「順治己丑九月十六日，師出源流拂子，囑余住山，余固辭曰：『某甲何人，敢當此大任？』師曰：『汝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耳。』乃禮辭本師，拽杖渡江，意在把茆蓋頭，了此餘生備矣。涉滁水，過壽州，寓正陽霍丘，諸郡檀越以名剎力致，前後一十三請，余堅辭不諾，乃上陽山訪慧公，不意龐摠戎領霍、固兩郡

檀信齎書疏信儀登山，懇請住大別山普濟寺，余卻之猶甚，慧師曰：『今觀法緣當熟，濟物乘時，有祖以來難逃此責。和尚豈可執意而謙退乎？吾亦率眾相從，光揚法席。』事既難辭，勉為應命。及進院，慧師白槌統眾，敦請開法，因茲囊錐始露，歷遷住持，然而或出或處、得失窮通，皆信乎天緣，非強為也。

「山僧始自出家行腳及領眾已來，數十年間，咬冰嚼蘗，甘苦備嘗，推己及人，以道為慮。汝等諸人各有本地風光，莫從外覓，學吾儕徒喫了許多生受。這般說話，愧揚家醜，明眼人前一場笑具。天寒久立，珍重。」大眾歡喜，作禮而退。

雲峨禪師語錄卷下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